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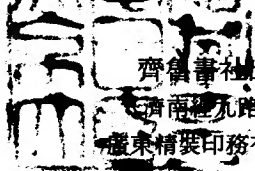


9 787533 305352 >

2B9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二

(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鳴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4.1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三二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諸史品節四十一卷

〔明〕陳深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

.....

諸史品節四十一卷

〔明〕陳深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史品節

三十九卷》提要

諸史品節凡例

一史莫盛於國語戰國策司馬遷其聖乎。文者乎。敘事則化工之省物也。班氏實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矣。范曄婉轉詳至。亦屬亞旅。故不佞所採摭者。自左氏以後。范史以前。摘其瑰異。輯爲一編。品節文。丹鉛幾易。總命之曰諸史品節。其三國以旋。則晉書南北史。唐書柳官小。說也。新唐書曆古本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冗朝報也。惟陳壽差稱簡質。荀張埒之於遷固。然亦遠遜前美矣。善乎。介山氏之言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而後。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蕭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文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奮最者乎。四也。嗚呼。豈稚子長即尼父亦然。亦經無可着手矣。故不佞採摭。斷以後漢爲絕筆。其它諸史。

且姑舍是。倘欲觀其大全。則不佞尋而有續諸史品節在刻。

一晚周以來。有國語策二書。世稱壯麗。幼嘗耽嗜隨行。餐以飴口。倦以爲枕。瞥目疏記。曩而成帙。近取閱之。歡情愈溢。得意處不覺撫掌。盧胡。復精加遴擇。錄爲茲集。壓卷。豈徒六藝之苞。蒲百家之臚。臚。抑亦學海之蛟龍。文河之星斗也。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二書之謂歟。

原缺後半葉

原缺前半葉

入東京。抑亦齊蔡之徒歟。不可知也。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抑亦其次。釐爲五卷。以俟極博者要刪焉。

一五太史之外。有偏史及他籍。可以互證者。如集中所載家語。隨巢子。楚漢春秋。刪通雋。永漢武故事。劉向紀事。塩鐵論。荀悅漢紀。東觀記。顏師古註。及諸公本集。悉爲綴拾。或參正文。或附疏解。篇以次。代以次。人庶汎濶藝海。不致恨於遺珠。含咀詞腴。足嘗鼎於一臠矣。

<p>黃珪壁。瓊瑤寶璐。光明焜晃。莫敢注視。如行衡 厓。高岱之境。山輝川媚。雲蒸霞蔚。龍拏鳳政。蒼 翠詭異。使人應接不暇。然則非登九層。其隻眼 者。鮮不爲其所眩矣。今所抄掇。大略小具。可抱 可持。可囊可運。可挈可依。輕齋遠適。一夫携之。 時餐與殮。時沐與休。愁讀之而舒。倦讀之而爽。 亦足以廣聞見。助發揮。雖不睹全書可矣。奚止 啖雞蹠哉。陸機氏曰。傾軫言之。瀝液漱六藝之 芳潤。其殆是乎。若夫弘覽博物君子。如子產之 別臺駘。卜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 識鼪鼠。方朔之名藻靡。文通之識科斗。數萬非 贏。五車猶少。區區採輯。曾何足云。</p> <p>歲在癸巳陽月哉生明日</p> <p>吳人 陳深 子淵甫 全識 陸翀之 飛卿甫</p> <p>凡例畢</p>
--

諸史品節目錄	
第一卷	晚周文 有引
周語	鄭語
第二卷	晚周文
魯語	齊語 晉語
第三卷	晚周文
晉語	
第四卷	晚周文
楚語	吳語 越語
第五卷	晚周文 有引
短長語	秦 齊
第六卷	晚周文
短長語	聶政 荊軻 齊 楚
第七卷	晚周文
短長語	
第八卷	晚周文
短長語	魏 韓 燕 附中山
第九卷	晚周文

晚周雜記 乃春秋戰國以後事附

第九卷 後秦文 有引

後秦記 李斯十事 王翦 以上節

第十卷 初漢文 有引

高祖 惠帝 項羽 田儋 陳涉 以上節

第十一卷 初漢文

張耳 陳餘 韓信 全 貫高

第十二卷 初漢文

留侯 周昌 酈生 陸賈 朱建 劉敬

目錄

隨何 蒯通 叔孫通 季布 樂布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以上俱節

諸將戰功 周勃 酈商 樊噲 灌嬰 漢家廟祀

第十三卷

漢文帝事辭 誅諸呂 魏勃 主父偃亂齊

賈山至言 簿昭與淮南書 全 張釋之馮唐

田叔孟舒 周亞夫平七國事 以上俱節

初漢雜記

第十四卷 初漢文

晁錯六事 枚乘七發 枚乘秦書吳王二篇

鄒陽二篇

第十五卷 盛漢文 有引

漢樂章 安世房中歌 郊祀歌十九章

漢百官記

第十六卷 盛漢文

東方朔傳 董仲舒火災對 繁露 凡十一篇

第十七卷 盛漢文

孝武以後椒房 漢書

目錄

褚少孫五事 西門豹 酈生踵見沛公

田叔燒梁獄辭 田仁任安 武帝外戚椒房

武帝輪臺詔

第十八卷 盛漢文 有引 自此以後九卷皆司馬

遷手筆親撰

封禪書

第十九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平準書 河渠書 貨殖傳

第二十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匈奴傳 東越傳 朝鮮傳

第二十一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大宛傳 西南夷傳 南粵傳

第二十二卷 盛漢文 司馬遷傳

酷吏傳 魏其武安灌夫列傳 韓長孺

第二十三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李將軍列傳 衛青霍去病列傳 郭解

第二十四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外戚傳 汲黯鄭當時 儒林傳 轅固 董仲舒

漢書中第

目錄

四

周勃 萬石君 衛綰周仁張敖

第二十五卷 盛漢文 司馬遷撰

伯夷傳 有說 屈原傳 伍子胥 騶衍荀卿

滑稽傳 年表月表序四首 倉公傳

太史公自叙 報任少卿書

第二十六卷 盛漢文 子長手撰止此

太史公史記小贊全

第二十七卷 盛漢文 漢書

漢世雜記

漢刑名 路溫舒尚德緩刑

詔書四首 景武

公孫弘 兒寬 吾丘壽王 嚴安 終軍

胡建

第二十八卷 盛漢文

徐樂 朱買臣 楊僕 江充 田延年

諸王 梁孝王 景帝六王 武帝三王

昭帝賜燕王書 中山靖王問樂對

河間獻王德 江都王連 廣川王去

漢書中第

目錄

五

盛漢雜記 戾太子巫蠱 燕王旦事

第二十九卷 中漢文 有引

霍光受遺詔輔少主平上官之亂 廢昌邑王

霍氏敗 金日磾忠謹 魏相逐武庫令

白去副封 丙吉舊恩 趙廣漢更治

尹翁歸

張敞十事

第三十卷 中漢文

李陵 趙充國 蘇武 張安世

第三十一卷 中漢文

鹽鐵議

第三十二卷 中漢文

楊惲 蓋寬饒 京房 劉歆移書太常

甘陳 劉向訟陳湯 谷永訟陳湯

耿育訟陳湯 薛宣 朱博 漢末清名之士

第三十三卷 中漢文

王褒 劉向偽黃公事 封事二篇

匡衡四首 貢禹 賈捐之罷珠崖對

目錄

太

中漢雜記十三首

第三十四卷 中漢文

蕭望之 陳遵 于定國 成帝起初陵

兩龔 史丹 雋不疑

西域 西域賁 匈奴賁 侯應罷還議

楊雄不受單于朝書 嚴尤三策

第三十五卷 中漢文

王莽 元后 莽依周書作太詔

第三十六卷 後漢文 有引

帝紀光武明章事辭 后紀陰鄧伏曹事辭

光武諸王 彭寵 隗囂 公孫述

王郎偽詔

第三十七卷 後漢文

竇融 馬援

第三十八卷 後漢文

功臣序 朱暉 子穆 附絕文論 蔡邕正交論

許荆 孟嘗 仇覽 馮緄 度尚 楊璇

孝行 宋弘 杜林 寒朗 鮑永 蘇竟

目錄

七

第三十九卷 後漢文

桓榮 桓譚 馮衍 班彪

第四十卷 後漢文

班固 班超 孔融 蔡邕 橋玄 丁鴻

陳登 獨行 李業 范式

諸吏品節目錄 終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晉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本用諸十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賓服，蠻夷要服，夷蠻要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蠻夷要服者貢。見荒服者王。一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穆王宣王幽王皆春秋不傳春秋可知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伐不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辭。告王布令。

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視氣，陽暉憤盈，土氣震發，薄厚憤積，盈也。農祥晨正，中於土，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中於土，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本用諸十

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土乃脉發。農書曰：春二月，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膏，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震動渝變，青安也。言陽氣俱升，土結，更為不殖。是日也，實帥音官，以省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東南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盥盛。而時布之于農，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

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汭。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烝。升也。陰氣在下。陽氣迫之。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使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鎮。陰所鎮也。鎮。陰所鎮也。鎮。陰所鎮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

漚而民用也。漚。水上氣通為漚。漚。水上氣通為漚。漚。水上氣通為漚。水土無演。民之。

財用不亡何待。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河。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紀。竭而商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隧。王。禮闕。地通。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

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

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

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

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狎。習也。故臣承命。若。

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昔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

依以勤叔父。而班先生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

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

曰。改玉改行。改玉。所以節行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緇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以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

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
震無乃玩而頻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
武無烈匪文不昭陽不承獲旬而祗以觀武臣是以
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若裔民謂凶惡之民
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
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殺升也升原公
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
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

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全其牲體王
公立飲則有房禮之立成者為親親嚴嚴宴宴則有殺

破後落之
說數言可
足為用是
禮記之
去左氏遠
矣

然升體解節折之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飫下禘焉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

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夫戎翟冒沒輕僂
貪而不讓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
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班故坐諸門外
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古人能達異方之女今我王室

之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餘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

亦擇其柔嘉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簋
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幕靜潔也

以覆其後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
俎加豆豆也其饋其後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
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體之貌夫王公諸侯之

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
而巳立成不坐升飲以顯物其備物而已以食好歲飲不飽
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

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
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饗同可觀

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可結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全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

觀矣道弗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觀見也草穢塞路為
候不在疆候人掌送司空不視塗澤不陂陂障也古

之川不梁渠梁古不防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
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墾田若執墾猶耕也言其膳宰
不致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

卷之二十一

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
成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角星名朝見東方連
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星之
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謂本氏也
潦盡竭月令仲秋水始涸本見而草木節解謂寒露
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見而墮霜謂寒露
水之枝節皆理解見而墮霜謂寒露
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故先王之
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謂月令之屬九月
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

木蘭華

七

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
時儆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畚揭名土籠也揭昇土
作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
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
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
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
也國有郊牧豎有寓望之境界之上有寄寓十里有
園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

卷之二十一

木蘭華

七

耜言常用也入土野無與草與深也不奪民時不
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之民從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功成而
不收若棄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
秩官有之周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理吏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掃除宗祝執
祀賓將有事于廟則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具徒從修
積司宗祝執祭祀之祀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祭祀賓客何
人積薪火師監燎燎庭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饌
司馬陳芻芻人養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宮以
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
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
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
于周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
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
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師其卿佐以淫
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

南冠以出。不亦簡褻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夫君子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

美秀而文終隨其性

六。周語一

九

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外。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高者近危疾速債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鬪者兩水格。有似於東入于瀝。至壘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王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邴。王欲壅之。使北出也。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張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澤居水也。實決也。四者為其反性。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高山陵。疏為川。下數澤。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提。是也。美謂滋潤。

諸侯子弟一奉

六。周語一

十

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

六。周語一

柳子曰天時毀王宮

無所比度王其圖之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於是

平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資財。權。民患輕。則

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則子。輕則母。行。物重則以母權

而行之。子母相。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通。民皆得其欲。若小大利之用也。故作輕幣。其

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用也。故作輕幣。其

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

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固備也。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藥是不相入也。先後各有宜

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輕而重

之離民。匪財。周固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

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

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

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聞石

餘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

仰君子。于祿億俸。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

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匪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既

也。散亡。謂無山。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既盡

麻地。爲之。荒。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險危。且絕。民用以寶。王府。錢。飲而鑄大也。猶塞川原

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

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忌。棄者

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王弗聽。卒

鑄大錢。其資。民離。叛。是達屏其民也。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鍾名。律中

射之覆也。修無射而爲太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

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

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謂

樂以金奏而。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

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

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

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

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

常之聞耳之察。餘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

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律。度量衡於石。弦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鈞。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耳不及知。目不及見。不度。不中。鍾聲。

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石。法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鈞。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鍾聲不可以知。耳不能聽。故。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爲之發動。故必聽餘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

六

—946—

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鍾尚羽。鍾聲大。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故尚角。角。故尚羽。角。故尚宮。以聲音調利。清濁之中。匏竹利制。為制無所尚。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鐘尚羽。輕者從大。大謂瓦。是以前尚角。輕者從大。絲尚宮。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

東坡集下卷

↑
用義

下

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華木一聲聲無清濁之變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爲之孔也樂記曰朱弦而越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餘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餘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餘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餘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謀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聰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餘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聰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餘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餘矣對曰未可知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擊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占之古樂正知天道死而爲樂祖祭於瞽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

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母。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爲官法云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寸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爲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會承處中。所以偏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正月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大簇。正聲。乾九二也。養六氣九德之本。

人

主

爲商故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
爲金泰洗乾九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四曰蕤賓所以安靖
百物修潔用之宗廟合致神人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蕤委蕤柔
神人獻酬交酢也說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
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
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言萬物既成
則平民無貳也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
射乾上九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閒六呂
閒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
故曰元以陽爲首不名其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
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

此篇備分夏
周紀年不
同俞樾陸
世六二說

諸史品節 丁卷

周記

夫

功也。二閒夾鍾出四隣之細也。三月曰夾鍾。坤六五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擊而成之。詠大鐘出四時之微氣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月日中呂坤上六也。四月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日也。初六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八月日南呂坤六二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日應鍾坤六三也。言陰應陽。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神無姦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行物無害。生細鈞有鍾無鑄。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有鍾無鑄爲兩細不相和。調也。鍾大鍾備小鍾也。故以鍾爲節。以大乎細。大鈞有鑄無鍾。大謂宮商也。舉官商

節丁卷 周禮

而但有鑄無鍾爲兩大不相和。故去鍾而用鈞。以小乎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鑄。獨鳴其細細。謂絲竹草木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歲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謂戊子日月宿房。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謂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星在天鼃。星辰星也。天鼃次名。一曰辰。是日月合辰。星在天鼃。玄枵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曰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庚三津。跡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巳未。晦冬至。

此後皆微
古語也
必有所受

辰星在須女
所建也帝嘗受之
之受顯項也
我姬氏出自天
牛馬
後逢公之所馮神也
分野也
野歲星所在
利以代人
月之所在
辰馬
農

諸星之

天周章

主

祥也
言月
農事
王欲合是五位
所馮神
分野
北之揆
子其度
七同也
可同也
律王以二月
則之上官畢之

微之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
則之上官名之曰羽
月皆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
其時各共樂為舞
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
以厲六師也
紂之多暴
反及羸內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
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

容民也

天周章

主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衛彪偃適周聞
之見單穆公曰長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
此詩也以爲飢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求監焉
夫禮之立成者爲飢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曲章
言飲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曲章曲曲曲曲
已故其詩樂少章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
爲也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

不亦難乎。夫周高山廣川大數也。故能生之良材。之通德禮法所以長育賢孫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壞毀高山以為魁陵糞土發絕川單子曰其咎孰多曰長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長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

穀洛關 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自后稷

以始安氏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其難也如是厲如堇典十四王矣。厲王無道至今三下至景王吾朝夕傲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紂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餘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焚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

之勳方子孫豐廩今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微亂也

鄭語 鄭語專敘鄭桓公遷難遷都一事中含成周列國興亡

桓公為司徒周厲王其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之民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

鮮虞洛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鄭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閭乎。言此四水之閭可逃也是其子男之國號鄒為大。是四水也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鄒殺補丹依昧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王業驪而食

漆汭山名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能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天開季紉故叔能不得立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懋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歷象三辰敬授民時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竟。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六姓之後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辛姓乎。辛姓變越不足命也。蠻季紉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平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辛楚姓代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體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識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與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古之陽中伯夷之國今在南陽對曰其民查食而忍不可因也其豈行不義。惟謝鄭之間。問謂鄭有謝此說鄭在焉其豈行不義惟謝鄭之間郊後屬鄭鄭表楚取之

人建九紀以立純德令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其萬
 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數極於姦故王者
 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忠信為周訓教也言
餘舉如一室也夫如是餘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
 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
 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
 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棄得乎夫號石父諛諂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剗同也棄聘后而立內
 妾好窮固也保儒成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譴應也不建立卿士而妖武幸推
 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
 桀弑其服實亡周國夏之衰也夷人之神化為二龍
 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
 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禁而藏之吉龍之所吐沫
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藏之傳郊之
傳祭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
於郊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而謀之化為玄黿以
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

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
 夫婦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逃於襄襄人哀納有
 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變是女也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太矣將懷淫
 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執為首臘
 申續西戎方報王室方驍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凡周
 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增其難速規所失時至而求
 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
 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
 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
 啓公曰素履其孰與對曰夫國太而有德者近與秦
 仲齊侯素履之傳也且大其將與乎公說乃東寄李
 與賄龍節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龍節驪驪
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
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釐及平王末而秦晉
 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
 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楚
此篇前數
事後必取
心
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卷之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

國語二

魯語

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土發而社，助時也。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收擔而烝，納要也。據拾也。社者，助時求福，為農始也。烝，納也。要，冬祭也。今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

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

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

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此記臧文仲之忠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讓夷也。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令，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

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主與王，磬如齊

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敕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

此記臧文仲之不智

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觥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諸史品節卷之二

天魯語二

二

凡什春秋以前著記皆此之供事也嚴錄以待舉

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殷契，木死，周文，以勞定國，則祀之。殷周高祖大王也。能禦大害，則祀之。夏能扞大患，則祀之。周武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夏之典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工之裔子句龍，地佐黃后土，故祀以為社。后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顯項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生之野，鯀郭洪

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生之野，鯀郭洪

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禮。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下親親故。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商人禘嚳。夏郊鯀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慕舜之後虞。也。為夏諸侯帥。

禘報顓頊有虞氏之祭。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世少康之子。季杼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後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弛毀也。孟文子公孫叔敖之子。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

對君之辭。毀之以益官。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服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虞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違去。唯里人之所命。次里幸有罪去位。則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益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

二臣皆以辭命之善故得免弛

邱敬子之宅亦如之。邱敬子。邱惠伯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昨者有數矣。致昨者謂君祭賜胙臣下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昔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昔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

舊學考左
傳特詳此
此不同則
此書非左
氏作明矣

其愛我其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曰夫
莒天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固

也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
復命文子得書使司寇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
之執里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奮

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賊
掩掩竊寶者為執執亂在內用執之財者為姦使君為
賊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

諸史品節二卷

下卷

五

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鉅品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濫也濫於泗里革斷其晉而
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

森然三段

寅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皆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漁師掌川澤之禁鳥獸

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魚鼈以為夏稿獸

此事左傳

字鳥獸之禁舍置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謂

備也稿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操刺魚鼈以為夏

儲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羅設
牢郭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以實廟庖畜功

得爾諫折

用也且夫山不槎櫟槎斫也林生曰槎澤不伐天魚禁禁鯢鯢魚子鯢鯢長麋麋麋子曰麋鳥翼翼穀穀卵生哺曰穀

也公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食無藝也公聞
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

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言見此罟則不忘里師
存侍樂師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此與左傳

下卷

六

以子為愛卿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

人其父兄之食廩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

之父兄食廩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

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叔孫穆子脾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

拜樂三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晉侯

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

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

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

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元侯牧伯也。尤夏皆篇名。載在樂章。夫歌文王大明。縣則

兩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皆昭

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

及之。故不敢拜。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求歌及

鹿鳴之三。伶人樂官。蕭樂器。言樂人以蕭。君之所

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

好也。敢不拜嘉。嘉善先君之好。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

也。敢不拜章。章著。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

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

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

詢咨。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

以征不德。師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

大國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謂以賦出軍

之君。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從征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

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應。今我小侯也。處大國

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

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

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

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叔仲曰。子之來也。

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

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

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幸實嗣。

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

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後嗣臣子。誰肯自將

謂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言魯不

任其政。其誰由已貳。言楚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

其讎。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

國。其誰云待之。言楚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

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

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

妙品

制事在日
能而折之
如指掌可
不危懼足
操縱手

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下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風武子名魯人不違而從之用其命必同心而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類以服東夷。而太穰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大書

九

妙品

諸侯之會
下卷
日左筆則
為用重出
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郛。官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

患所作不得
中以亂事也
作而不束將或導之是昭其不束也余
非愛貨惡不束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楚人乃

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晉侯。信抑

下卷

十

關矣。昔藥氏之亂。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師弊賦。躋跋畢行。無有虞人。以從軍吏次於雙。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椅止。晏棄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

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晉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皆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此公睹父

露睹父爲客魯大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

公父文伯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逐者逐其子文伯也。

齊語卷第十

不彙

土

故善者左傳不載或三書見明有詳舉也

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與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濬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因朝日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紀天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

刑。日入監九御。使潔泰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

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

工。使無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

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

而講。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紕。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祖而

賦事。而獻功。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也。男女效績。而獻功。而獻五穀布帛之功。男女效績。

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

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

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

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齊語通篇特敘桓公霸業乃一片文字蓋別一手也記事者用其全文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

但公若左
傳大略而
也獨詳詳
也獨詳詳
而謂有詳
略也

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
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
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
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
請諸魯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
用其政也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
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
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
而以退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
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
伍其鄙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陵爲之終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貴賤富貧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
雜處雜處則其言嗾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
羣萃而州處羣萃集州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
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桓公也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
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
比其善惡和其剛柔日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
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
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監視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
市之賈負任脩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
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
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莫除
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其耕草也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
待時雨時雨既至拔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
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襦茅蒲蓋笠也襦襦
裝蔽衣也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

制兵國中
之古皆為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竣。

而竣。已畢竣。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二。者不從戎。

役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鄉下所

云伍鄰。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

是也。高子帥五鄉焉。高子。左

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案

界也。分

國事以

臣立三宰。三。卿使

工立三族。族。屬

市立三鄉。

市。立三虞。虞。禮有澤虞之官。掌皮知

也。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

山立三衡。

衡。平也。掌

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

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每一軍為五鄉。鄉帥也。萬人為一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

人。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春以狻旅旅秋以獬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

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嚮。家與家相嚮。

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君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

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後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皆柑其實視也足以比成事也比輔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升以為土卿之贊謂之三選選選鄉長所進官長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朝不越爵爵不肖相能病也無行日能能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本其事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土官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

征賦之輕重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吾之故舊也不山也侈供也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衡虞之官禁今各順其時陸阜陵墮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道均平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穡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大牧政聽縣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縣帥也聽鄉帥之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煩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薄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擇其各餘上下信臣也

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菔

仁馬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也是故諸侯

歸之聲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幣也綦以為奉秦藉也所以借玉之藻也綦以馬也鹿皮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以文也四公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稱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

諸侯稱廣焉葉蔡紘晏負夏領金丘四指皆鹿塞與山其葉謂按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平蔡與壯丘四塞諸夏之關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敘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度河以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于晉也管夷吾甯戚歸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袂以衡袂齒牙為猾戎夏卒梓卒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

澤去百言之狀

有口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備其入也必其受逞而不知胡可產也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殺殺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言而備其凶凶之無肴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謬臣之不信國

之禍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史蘇朝于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而為其妨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

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墓，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也。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伐皆然。

欲之妄齊以試諸事以觀人心

子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于盂圖乎。天子曰：吾聞之，辛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

新史卷第二卷

八晉書

三

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蚤處之，使其知其極，當蚤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逆驪姬曰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小。

申生竟為其所料

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者守節不易其情不忍人必自忍也且吾聞之甚精則可疾變置也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公將上軍，天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蒍言於諸大夫曰：夫天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天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蒍

新史卷第二卷

八晉書

三

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帥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更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上手代下貳代復下足復周旋更也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達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與百物器？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用無異。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章旌聲章過數則有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章旌聲章過數則有變非聲章弗能移也樂有樂則敵入，軍法進退旌旗有數過數敵入而出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敵入而出。

殺賊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
難以征大以下傳武上可以侵君其圖之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

強強也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法術今謂君

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

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

曰太甚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

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

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

親為眾利而百姓和且能憐若以眾故不敢愛親眾

況厚之況謂重也彼將惡始而大終以

晚益者也益謂利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

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能志

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就不惑焉欲欲大子雖欲愛君

惑不釋也入大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

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下而其

臣不廢祀臣謂臣也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無知之

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

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蓋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

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

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

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

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

我失政而害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臯落翟之朝夕計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

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蓋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

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

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

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

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

我失政而害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

臯落翟之朝夕計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

庫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蓋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

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旱可也若

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

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粟益四鄰服封疆信君得

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

生伐東山

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

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於翟之善其志益廣狝突不

順故不出吾聞之中生甚好信而疆疆疆禦也信又

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言

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弭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

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

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使來從已。子為我具特

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也。驪姬許

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

曰：主孟哈我。大夫之妻稱主。我教茲暇豫事。君此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

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

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歿。而優去

夜半召優施曰：曩而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

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乘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

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謂何？曰：吾

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不然則

驪姬亦固太子。以誘之。固持太子以多為之。故以變

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

卷之二

諸史品節卷之三

國語三

晉語

重耳出亡。及相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

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

多悔。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越陋而

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為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

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乃遂之翟。

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

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

居異情惡。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

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

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

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

覺召史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秦收也。

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

夢

伐號之役。師出於虞官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

史 132-33

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謂舍晉軍除
聞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
惡於人。聞不除矣。謂假晉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
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信而留外寇。寇知其
謀而歸圖焉。已自取其本矣。何以能久。

蔡立之會。獻公將如會。過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
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

會乘車之會。三存。三。國晉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
也。雖是如室。既鎮其甕矣。又何加焉。甕。棟也。吾聞之。惠
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
惠如出責報也。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
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
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而汾河凍滄
以為淵。四者。水名。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汪。大也。荷。違也。
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
之勢。釋其閉修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

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
在殯。宋人伐之。

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
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
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亦不可乎。
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
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
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荀息也。
我為子行之。助行也。其車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

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
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言晉可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
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
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盡君
而誣國人。說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
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
恐其如壑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
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毋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
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

而賴其富貴。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既殺奚齊。卓子。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

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求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人。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列鋒父母死為大喪。議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

辭。夫國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已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盡請君于秦。平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幸。羣臣莫敢宣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

收其遺。遷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間之也。其誰不傲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

二公子難
命戰事
別異口之
成以決於
數

策下第三卷

太
意

六

懷挾者所
小賞以入秦
之路也下
之足

不稽下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紫退甲公子夷吾子
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
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
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
子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
萬鎰大夫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蔭之田七十萬
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
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
城五耳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
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璣以望君之座垢者懷挾者
所賞以
入秦之賂也下文黃金四十鎰曰王之所六雙上右
是嬰馬纓璣馬帶公子紫反致命穆公
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
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
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
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
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

戰事

策下第三卷

太
意

七

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定為惠公
不鄭之子曰豹山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
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
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馬能使
衆殺爾父及七輿且夫禍唯無
斃罪不至死足者不處罪足以死處者不足處國者
死勝敗若化轉化無常不鄭欲
也以禍為道孰能出君
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
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
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
整列寡人將身見猶云詰
朝請見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
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肖吾
又笑言哉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
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
師潰戎馬踴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
甘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梁由靡御韓簡將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
不兄救遂止於秦

重耳

五鹿衛地

柳子曰五

鹿之人篇
塊十二年

以有德

以爲

埋後十二

楚乎何沒

知其所會

廿六代

怪

請定品第

1

得塊始

也。申。申。廣。

晉之始封

至尾九度

紅祀大火

商之

如商數。

女嬰

康叔文之

將在武族

式美生

晉之守祀必公子也

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脅。欲觀其狀。骿并也。止。

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旣而揮

之。羸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

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

婦官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懼以爲子園妻

恐離其惡名。非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

之而今與於五人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謂降服唯命是

卷三 入晉詩三 九

聽公子欲辭嫌放骨肉相取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謂同父而

禮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女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一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

已姓其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已姓青陽金天氏帝少昊也

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形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取於西陵氏。

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

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

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

姬酉祁已滕歲任荀僖姑懷依是也唯青陽與含休

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十五宗雅青陽與姁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
 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昔少典取于有蟾氏生黃帝炎帝。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也。成謂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黃帝戰于阪泉。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乎懷德之驗。故又言此以勸之。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黷敬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其類也。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義。二姓為婚。姻合義以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保守也。今子於子園道路之人也。
 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董因迎公於河。周史辛有之後辛有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大也。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運也。公以辰。其神也。集。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實沈之災。梁也。自周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虛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土祀也。大梁。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變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
 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濟。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開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伯。高辛氏有子曰。閼。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王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主祀觀也。謂觀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晉史記之。時將如商。故今言嗣續其祖。明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先。和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申上泰。遇泰無動。爻並為庚。泰三。泰之八。與貞也。陶。陶。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升。故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而參在實沈之次。

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傳曰：大火為大紀，伐亦為大紀，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

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

匡困資無。性淹滯，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易道除，益賤也。茂穡

勸分，省用足財。勉儉樸，勸有分無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

援能，官方定物。立其常官，正名百類，正上下服位之，有分無也。

昭舊族。舊臣有功，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者之族。

考老禮賓，旅友故舊。故舊為公，晉籍狐其樂卻栢先，下時也。

羊舌肸韓宣子近官。一，族晉，諸姬之良，掌其中官，之舊姓。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縣師，公食真，大夫食邑，士食田，也。

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

之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埤，城上女垣。

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公過鄭，叔序謂

詹，謂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放

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

人將享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

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

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

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

也。乃就車，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

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

為將軍。

文公學讀事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應，咫尺

問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

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臼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讎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讎也。鍾餘不可使倪，戚施不

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矇不可使

視，瞽瞍不可使言，聵聵不可使聽，僂僂不可使謀，瞽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君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于豕

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動，處

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

圖八十七

祭原而

和萬民

教誨之

質故人

師之所

磬也不

司火無耳

100

簡十夫

印浦面

•
•
•
•
•
•

氏
姓 羸其

從之陽

不從之。

之天兒

之

見

昇平

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音反

昭信奉之如機。屈而勢之。胡曰。瀆

謀矣謀辭察也以濟益也貌以益其短也濟也密

不本而犯怨之所聚

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買

之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乃發令于

戒樂正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

蕭詠

有大役不鉦樞民而催鉦盡何也宜

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陟也是品。似備

戰以鎗千丁鎗倣其民也鎗碩與鼓

侵密聲爲變事也變變其今米人殺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

乃使明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

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

自鑒七十外三十三

公曰非
故也之乃
與為隨耳
足也

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
人於朝也。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析委

笄。委委貌冠也笄笄也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

禮。獻邊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官之獻禮伐國獲君

若秦獲晉也定為隕命今齊如敗頃公不見得非

隕命也故苗焚是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為

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愬御人。歸饋也愬願也御

報君御人前焚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於其伐而耻

國君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木音董

去

左傳無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兒有甚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辨智也陽子處父對曰陽子華而

不實主言而無謀也。主尚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

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

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土久矣

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亟亟也索求也庶幾

宗子伯得耳陽也。陽陽也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州犁楚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

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

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實諫臣逸

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

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弛風聽臚言於市

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與於路有邪而正之

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

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盡除而

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

而老為大大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

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

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

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

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

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

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于也。先主謂成宜露淵也。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教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臣，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大

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者，刑不及而忍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幸之能以教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

史記

書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大

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荀禮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僻，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獻道逆者，臣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平公六年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
 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氏且速寇恐及吾身苦之何
 陽畢曰國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
 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謂世有功亦掄
 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逞
 權及後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
 心皆可畜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
 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
 樂書書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

滅之猶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
 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略其所過之國公
 許諾遂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
 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為大戮
 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
 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
 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
 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
 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
 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
 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謫固止之不可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
 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
 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徵訊也訊問也問於
 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
 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
 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
 邪大夫之食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

應且憎也。問於藉偃。藉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拓。訾拓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左叔，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足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拓。訾拓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刑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郤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

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拓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拓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女求也。言心樂咨，私志雖秉，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君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扣也。扣動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

與左傳事同辭異

也亦云。
也逆

不敢謀畏。

大
學
書
館

廿四

德無爭先務

平公有疾秦

同辭異

生之對曰

方藥宗典

明
宵靜女

女害男也。

不昭穀明

未向見朝宗

文名而無其

古聖曰：『君子居則思，動則思。』

諸君歸來

天
尊

— 卅三 —

能其

存亡之計
存亡之計

將甲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奉之其自桓叔以下庶吾子之
賜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
援焉欲自繫綴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

名也
名也

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縣也叔
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來援
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諸侯之書

晉書三

主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醢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言

稱譽於前世也而主弗志忘識及臣之壯也耆其服

肱以從司馬耆致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

以隨宰人端玄端委委貌鞶韋也今臣一

且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

出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

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魯大夫趙文子謂叔孫曰夫

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少懦於諸侯以諸侯諸侯之

魯書文
此有地文
子一事故

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其為人也剛而尚寵有及
必弗避也以毒人於事者必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

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

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

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

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

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宋退而魯

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

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

國可無愛乎若皆邲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

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鑿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

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

也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鑿之加密石焉謂砥石

相鑿之也以密恐諸侯鑿之無密大夫斷之不士首之首

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

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聽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不斲於正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來仕其車五乘叔

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

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

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

之也對曰大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

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常尚韋藩木槌以

過十朝韋藩木槌也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

車文錯其服言當商之出是以金玉其車大能行諸

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

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窆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

蔡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經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右臣立曰土臣今君實

遜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再

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故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

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

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殷也若謂私利是為則君

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畔若有事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

度而至之也者皆如之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

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

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墮壞也壘晉

趙氏所作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與與吉射也尹

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

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頃余讎也耶無正進曰昔先

主文子少繫於難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朝之

公之女也姬淫於趙嬰嬰兄趙同趙同後之有孝德

卿同諸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溫德以成其名譽矣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

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

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

學于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

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

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
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
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允難之
賞賞尹鐸允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惟則有備足為允難也初伯樂與尹
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
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肅壯馳茲拜
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公主任晉
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
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
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瑤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益姑

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僕也張談曰地也可
地趙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暗
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暗
言無德而以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是
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曰吾何走
乎從者曰長子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
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
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
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
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寗產蠹民無畔意

諸史品節卷之三

諸史品節卷之四

國語四

楚語

莊王使士亹傳太子歲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聲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教之語使聞上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法時令也德於民也。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諸史品節卷之四

楚語四

一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誅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

諸史品節

諸史品節卷之四

楚語四

二

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民馬公馬足以稱賦。公之不是過也。公貨足以實獻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關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于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郢，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靡餒，日日已甚。四

境盈壘。盈滿壘壁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

所放。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

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

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

不禮於穆。願食能蹕。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

棄之如遺迹焉。

王叔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澤也。連屬也。水龜珠蘭角

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

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

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寡君其可

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曰

以

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

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

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

水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數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楚雖蠻夷。不

能寶也。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不可。其

為人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愛而不仁。詐而不

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周密淑復言而不

謀。身展也。言可復不欺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

也以謀益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

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

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恩報怨而已。則其

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其其詐也。足以

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其周也。足以益之。周密

其惡。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

義。蔑不克矣。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

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惡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也。惡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之；則驕下之。則惟驕有欲焉。欲專，則有惡焉。惡其欲，惡其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

知此語者，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昔也為之，關籬審

其疾，味其子之謂乎。疾味，味為已生疾。夫誰無疾。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昔也為之，關籬審

離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

之，死無日矣。昔齊驕馬，縶以胡公入於貝水。齊大夫

胡公大，公女孫之子，胡公也。鄭歌，閭職，莊公於國

竹，而公與鄭歌之，父爭田，弗勝，乃掘而刺之。也。二人殺公，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樹。與與，與與，與與

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夫子也。以小人怨其大德，吾不義也。請入殺之。師方城之外，以入。

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子則祀乎主。祭以牛，俎於主。致牛，俎王，問於觀射父。

曰：祀牲何及？王感組內而對曰：祀加於祭，祭加於望。

之盛。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會，會三太牢。諸侯舉以

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

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

過，廟栗。黍稷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

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

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

祭九州。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類

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餘聲以聽之。毛

以示物，血以告殺，遠不過三月。三牲近不過浹日。謂

鷄鶩之屬。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

以已。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震，震也。則民無所畏，民已畏，故震。生乃不殖，是以古者先王

祭月享時，類歲肥。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有日。

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祭大地。

吳王夫差於
越王勾踐心
結盟

諸侯與越王

妙品

妙品

今焉。若卿冠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符節以賂姓於王宮。賂。賂也。姓。一不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樂承盟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

諸侯與越王

妙品

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荒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

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討吾罪。今上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諸侯。疥癬也。且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上。王蓋亦鑑於人。鑑。於人謂鑑楚。楚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靈王。下文是。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亦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陂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壑。漢小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楚東部沮汾之間。乾。楚也。魯昭六年楚令

千湯師師伐吳。師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

吳王
失氣無聊
上在懷中

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惶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嚙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嚙趨而進

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嚙枕王以撲而去之也

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闌棘闌不納也

乃入羊尹申亥氏焉王公夏將入鄒芋尹無牢之子

惠執大焉乃求王縊申亥角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也今王既變鉉禹

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

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

禽獸然一个羽矢將百萃皆奔言吳民將望王其無

方收也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

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

績吳人有功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

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

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歸今大夫老而又不目安怡

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掩亂百度以妖孽吳國

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

如品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模也皆上

諸史卷四卷

吳語四

士

諸史卷四卷

吳語四

士

將死曰而縣吾日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

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

溝於商魯之間

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淞

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子伐吳獲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郭

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

定也

邊遠乃

邊遠乃

邊遠乃

邊遠乃

邊遠乃

邊遠乃

奇品

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

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齒年不以年大對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也正適齊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而移我旁擊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

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

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

可以濟事欲決一計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

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還我絕慮無還還彼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不能

以死與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

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

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不責之貢而先罷之諸侯必誅既而皆入其地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奇品

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吳兵探甲係馬

古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微行百行以百人通為

萬人謂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稍擁抱拱執也恐有聲也稍榮也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橋也文十行一廢大夫

十人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在板曰挾經十旌一將軍

萬人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百人皆

白常曰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矰矢名以白羽

玉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此王所左軍亦如之

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

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

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

親就鳴鐘鼓十寧鐸于振鐸丁寧謂鉦也鐸于與鐘

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譁和謹其聲動

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饒飭乃令董褐請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

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

奇品

奇品

奇品

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德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楚秦甲將。不畏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長切之。而征伐。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暗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左暗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左暗與王士五人皆罪人。

諸侯節四卷 大義語 十五

死。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使死士自剄以示董褐。其威軍士用命。

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上。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通於天子。無所逃罪。詎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進天子告諫之言。今伯父

奇品

有楚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用命。旅禮佐周公以見。

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周公周之太宰。今君掩。

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祗敢不順從君。

命長弟許諾。長先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賁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記為過。賁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脫州。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貸。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搃鐸。提振指。以與楚。昭王毒遂於中原。柘舉夫舍其東。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總其自執事。王闔廬也。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吳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專曰。夫吳王先歸。自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贊。不忍被

以多獲

甲帶劍。挺鉞。播鋒。遵汶伐博。登望相望於艾陵。言不雨。舍其。襄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令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汭江沂淮。關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竟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鄙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諸史卷四

大是語

七

奇品

此下其後越之謂吳也

吳王夫差。遂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曰。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存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浦。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後。人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樂兒臨之。樂兒。越北鄰。吳王若溫而又在今嘉興。

諸史卷四

此下其後越之謂吳也

奇品

中包胥一

戰幸遂可出。幸而吳王出奔。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取其兵賦。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美。聽樂不盡聲。不盡。求以報吳。

諸史卷四

大是語

七

奇品

此下其後越之謂吳也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幼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言北鄰。春秋皮幣。王帛子女。

諸史卷四

奇品

如
不更
是古文體

諸君此節開卷

此等佳話
似存意焉

五對無甚
分別何足
大對便口
可矣

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也。晉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渴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辛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請問戰矣。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實不失勞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過於殘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視聽分明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守禦之備精乃審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鍾鼓進退之聲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戒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策及職事所當自者皆進焉。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

諸君此節開卷

夫矣語四

幸

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過五日則軍當出。有謀略不及行也王乃入命夫人。與閭中夫人國中大夫長別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我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去筭去飾也。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壇在野所以講列列。土。壤。誓。告。之。虞。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瑑瑱。通相問也。通行貽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樂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是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事矣。子歸。

奇品
凡五狗

專有律

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
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
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
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
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
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還軍接
蘇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
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三子歸而不

諸史卷四卷

天吳語

廿

奇品

私卒君子
王所親近
有志行者
倘吳之賢
良亦用計
上也

吳不知越
復有軍事
故但中分
其師以資
之而越卒
以中軍致
勝

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左右而不
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
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
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衛
校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衛校踰江五里以須夜
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
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衛校潛涉不鼓
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

終其越進
兵處皆指
神書之文
可

諸史卷四卷

天吳語

三

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
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良王其無死
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
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
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七
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
人說于子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
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
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
故也

越語 越語止敘句踐
君敗吳一事

柳子厚云
吳越之事
無他
一國足以
盡之而反
分為二篇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
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
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賢人夏則資
皮冬則資絨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

奇品

行威

諸家書四卷
是宋書

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
如葉釜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
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
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
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敏微聲聞於天
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於王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
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
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妾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
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
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
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貞聞之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
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吳地勢自
智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
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

奇品

將三百人
以入事吳
若皆置然

奇品

愚民

必滅之此失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
人納之大宰豁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
將進之大宰豁諫曰豁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
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
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
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於是葬死者間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
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畢事夫差宦
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
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
里東西爲廣
南北爲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千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今老者無
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
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也元乳公令醫守之乳生夫
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
毋乳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
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

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仕其子其達士潔其居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願禮之禮之於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廉勝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令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

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念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也億三千所謂賢良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進則思實退則思刑如此則有賞實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

詞與句踐行成同古人不厭複也

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面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已年長於越王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安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通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

提金精

柳子厚云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多難益非出於左氏

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稱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以身。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

六越語四

王

人許諾。王曰。種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

范蠡

宦於吳。爲臣。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故更修政。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

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然後受其名而無其利。萬物終歸於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彌生。事不究。不可彌成。地自若以處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待

絲泉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安殷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無曠廢生業使民困乏。時將有反事。將有

聞。天時反還。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

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天因人

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及。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

甚少。而名聲章明。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

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謬喜

優。憎輔遠。弑聖人。不出忠臣。解骨。解體不皆曲相御

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

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

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征微

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泥稻也

此等奇謀
異於謀殺
機似木國
時語

蠡對曰。人事之矣。天應末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
然乎。亡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
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
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
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犬獵
無至。禽其宮中之樂。無至。酒其肆與大夫。觴飲無忘
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
得食。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九月王

大義書四

元

伐吳

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殽。大飯謂
其不及壺殽之救饑疾言已欲滅吳。盛飯未
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
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
者。猶救火追亡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與師
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
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
姑勿許也。王曰。諾。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靡縮
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機。究數而止。用人無執。
往從其所。無執無常所也。行軍用兵。剛強以禦。陽節

此等奇謀
異於謀殺
機似木國
時語

此等奇謀
異於謀殺
機似木國
時語

大義書四

三

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求禦已其彼來從我。固
守勿與。勿與之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
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
盡而吾陰節盛。節已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
滑則能奪之也。節已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
而不可取。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
而不可迫。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
左以為牡。陳有牡壯使相受也。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
軍二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鼉魚鼈之與處。而鼉之與同階。鼉蝦蟇也。水邊亦曰階。余雖視然而人百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者乎。談。談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

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上。正之。正者。正于五罰之。正言當斷其罪也。柳子厚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又曰。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雅後世之耳目。而讀其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愚謂子厚之學。實本於此。不尸社而戈才焉。何哉。

諸史品節卷之五

短長語一

秦

田華為陳軫說秦王

多如天
巧後

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謂其欲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

五國。之也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此蘇秦初出時時

初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其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桑輪。蓬篚羸膝。羸。疲也。膝。綽也。蓬。又纏約也。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見之。蘇子出。李兌舍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傳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

此處却須
接有幾句
家語之九

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諸史品節卷之五

末短長

二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蒲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此以下一段時論之大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闕者皆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

文章兵法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

文辭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天下不治

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

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

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實則兩君相攻

迫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

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侯非其非兵不

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

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

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羸膝羸與累通履履行纏也肩書擔囊形

容枯槁面目顰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

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大嫂

不以為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

發書陳說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

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

說入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平

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

集闕厚切近見說趙王肅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

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四

純曰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

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當此之

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

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於政不式於勇式

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

為用轉轂連騎後車燭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

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桑戶棧樞之

士耳拒門壯也扶軾軾也橫歷天下庭說諸

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路過

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

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

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之入師焉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

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

本其始仕秦時自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之情謂國事

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

約車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

妙品

子之楚子非楚且立一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

蕭又虎所五卷

天短長

五十一

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

妻者人誅其長者長者嘗之誅其少者少者計之居

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誅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

乎取長者誅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

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為我罰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

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

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

此下乃秦
王逐軫之

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

楚也則儀之言不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

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

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

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蕭又虎所五卷

本短長

五十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商陽楚

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討周主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

成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small>司馬遷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公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縹兵不傷，聚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用諸侯不以爲害，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食暴名也。而又</small>	<small>正大夫字</small>	<small>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small>	<small>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small>	<small>國，乃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以鼎</small>	<small>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small>	<p>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名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公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縹兵不傷，聚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用諸侯不以爲害，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食暴名也。而又</p> <p>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p> <p>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p> <p>國，乃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以鼎</p> <p>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p> <p>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歸，秦益強，富厚，輕諸侯。</p> <p>張儀欺楚絕齊交</p> <p>張儀前見楚王，秦欲代齊，曰：「敝邑之王所說者，無大過大王。惟儀之所甚願者，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p>
--	---------------------	---	--	--	--	---

<small>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今齊王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small>	<small>秦王獻商於之地，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small>	<small>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small>	<small>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small>	<small>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small>	<small>者畢賀。陳軫後見，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small>	<p>之王所甚願者，無大齊王。聞唯儀之所甚願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今齊王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p> <p>秦王獻商於之地，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p> <p>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p> <p>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p> <p>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p> <p>者畢賀。陳軫後見，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p> <p>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復有未來，又重絕之。張儀</p>
--	---	--	--	---	--	--

莫為張儀
反張儀王
無如如生

諸史略五卷

結筆數句
筆意高

妙品

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表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言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直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之貧囊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計。古無所喪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計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軫前後皆明計也。而不聽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軾前後皆明計也。而不聽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張儀商於之欺。雖堅子猶能知之。意而無忘者。知儀王之愚而軾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耳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當豈非中其此斷秦氣亦弱。通阮子之筆所計也哉。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諸史略五卷

太康本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明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肯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般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妙品
奇品

通鑑纂要
以類分
此等文字
世多不
見

諸史卷第五

此言不
特前此
言

緊切利害

闕而驚大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其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王文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約今王使成橋秦守待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秦必出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魏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也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通鑑纂要
以類分
此等文字
世多不
見

諸史卷第五

奇品

此言不
特前此
言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志毀楚之強韓魏也楚毀不能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覺鬼遇大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在前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再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者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聚剝腹折願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欲爲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

此言兵伐楚之實

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陶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必助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王邑故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水。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者，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

天發

王

此言秦之實

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謀期下於吏，慎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大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獨地於楚，讎反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其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投首。王祿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此若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韓魏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

此言秦之實

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海中斷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此四國者，不待漏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難。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此言秦之實

范子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

魏詞

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

此言王之實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此言王之實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

此言王之實

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有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及覆獨不

此言王之實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言王之實

此四寶者，王之所失，不能別之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此言王之實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諸史卷五

五

五

秦王謀退

計津令趙
與蘇秦事
略同文亦
疑是

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其人皆取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周榮也猶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謂其心以書意者臣愚而不聞合於王心耶亡其乃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

曰寡人宜以身受今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自傷見聞雖然不敏之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問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此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此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跡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

諸史卷五

六

六

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言太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

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今為而有補故以為榮臣又何耻乎

昭王受刺於太后後
侯而無可奈何故也
雖之自易入樓居二
發得中心

思冲也

許身節五卷

一八卷

七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屢也。是以杜口累足莫肯即就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聞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土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鴛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及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積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少

許身節五卷

一八卷

八

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則手曰非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益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樞紐天下之本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後欲親之魏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禍亂如此使人上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爲上其可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魏後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蠶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寧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秦陽。則成。羣之路不通。北。軫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此下史云。且欲發親復註用數年矣。因請范雎曰。先已摩切秦王。王問說曰。臣居山東云云。范雎曰。日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比策士之深術也。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

節要第五卷

宋

九

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謂刑人。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

推琴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魏相執與孟嘗君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君之賢。師強韓魏之兵。以伐

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駢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所以灌安邑。絳水所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其踵而正語。集其肘。躡其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

節要第五卷

宋

十

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侔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敘事真功切至

行文微西秦秋

此段通例
春秋口氣

白起嘗將
也其所論
亡者之兵
亦不遠矣

亦不遠矣

諸事皆五卷

大策

主

通篇略
修廷

得收傷者不得瘞涕泣相哀勸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與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唯稱王命大發軍入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跡斥亦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

大錄論事
略似此

諸事皆五卷

大策

主

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伐故言倍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敗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魏勢孤不欲才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帥韓帥非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視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

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蘇子諫秦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

多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

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不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

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復有事也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天功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

用也求待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

已邑必欲戰服使爲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靡而不

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去之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猶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

入也戰勝而愈戰則國危危則事不止功大而愈求功則權輕輕則地不入因上文用兵下止與雖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

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

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

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知耳爲大過

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

慮欲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著世之賢王也

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成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殺國之

上言秦不

敢出關十年據地言據取秦地秦人遠迹畏而避不服而齊爲虛侯戰敗其地爲虛其民爲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韓魏其國僅存以其兵久而自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而自受其殃

今當非有齊宣威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

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言合從無一可成容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

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皆曰曰馬非馬也已如目馬實

能繼不能

諸葛亮

入短長

王

山戰所謂不識從之一成要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南燕也人奪之

問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篇頭領

下駁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僂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而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

故曰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非馬此臣之所患也

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秦齊趙趙秦齊

依將楚文九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

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

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

奢鮑依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指五國伐齊之

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

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志期得

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于世稱之而毋絕

豈非道之符行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

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

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

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

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

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

父為戮辱戮辱之如刑戮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

國信也
邪卓也

諸史第五卷

天寶

无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舍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與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某文清勁

呂不韋說立異人為太子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目子之。乃變其名曰楚下使子。謂所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前。謂自昭無益於人之國而異人亦謂不習於前此抗焚之召也王罷之。乃留止。正官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會居趙之豪傑得知名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許其計。

諸史第五卷

天短長

幸

或為六國說秦

士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士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言能案止厥入聲乘之國二。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取之衛也劔牧薪採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夏取其文稱夏王。夏中一朝天子。天下皆從。

辭史第五卷
天短長
三十一

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此著書者設言

游騰為周說楚

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我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楊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

齊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執質執壁其詞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

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綽將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

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使陳毛釋劍振衣成釋劍釋振不自備示謙也委南聽罪委去南

聽罪西說趙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

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

王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

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此著書者設言

不足恃而六國皆欲議其後也

齊威王料章子必不肯齊

齊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使章子將而應之齊威王與秦

交和而舍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

變其徽章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為而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

諸史第五卷
天短長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而謝於齊左右曰王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啓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

之曰夫千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

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故不敢表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

哉

妙品

蘇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映麗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生談問之吾與

重性類
屈曲
之文也
徐公貌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則以爲不如。處鏡而自視，又弗如也。甚矣愛我者之謂也。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室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諫於市朝，聞寡人之過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聞進；及已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於朝廷也。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也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闔戶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

三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齊

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慮虛囑。秦自疑懼虛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

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

淳于髡

三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

燧也。是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田需對管燕

管燕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贖。而君裁驚有餘。食下官糒羅純。絳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天下為秦相割。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主必死辱。民必死虞。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諸史品節卷之五

諸史品節卷之六

短長語二

聶政 短長事頗略與史記少異今從史

韓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廬櫬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呈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聶政曰。韓之與魏相去中間不甚。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才人。因自皮面決眼。目層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能。於是韓購縣

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父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十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慘。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

燕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荆軻攝整之也攝猶視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

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性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

差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般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出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

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言禍大而不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遇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大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

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患。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騶鷁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騶駿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辭，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

最慘之心加之聲色
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
之男焉能成大業天
唯荆卿留意焉父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
見心欲測人多必生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
陽可不利也又欲有所待知非其王也
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荆卿染於車騎秦食其不能舉大事明矣不及為政遠矣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父之荆
也
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
荆卿非大
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
荆卿非大
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
荆卿非大
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荆卿非大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
荆卿非大
督元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
荆卿非大
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
荆卿非大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
荆卿非大
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荆卿非大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
荆卿非大
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荆卿非大
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荆卿非大
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言似畏秦又欲有所待非其力不接之勇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也抗音苦浪反
袖右手揜其劍然則將軍之仇報
燕見陵之愧除矣
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
而進必先後以左手扼右腕也
而進必先後以左手扼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到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入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入
諸史鼎節六卷
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人
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填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
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賢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
賢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
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十

還復爲羽聲。恍惚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設交物大備。卽謂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椎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

上

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補與柳同古字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旣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誚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

乃以鉛置筑中復迫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逐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開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或為六國說秦

奇品

秦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銖紂之後將存者

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

言能案止二國之兵厭伏案萬乘之國二兵則秦視二國千乘

之宋築剛平衛無東野剛平蓋趙取之衛也

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

還其委質不抱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

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惠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

之遇乘夏車夏取其文稱夏王一朝天子天下皆從

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齊執壁請為陳

侯臣齊陳敬仲後天下乃釋梁鄧威王聞之寢不寐

食不飽師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

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

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

釋二者不自衛示卑也委南聽罪委去南面

楚西說趙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

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鄧威王

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鄧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

哉鄧威王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政無何如馮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

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太短長

十四

魏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而不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

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對曰。王獨不見夫恃者之用梟邪。用勝上善。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不行。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太短長

十五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比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誠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

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顏率為周存九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周之君臣內自思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願獻九鼎。」

諸史中節之

天短長

其

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梁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華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楚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夫鼎者，非效靈寶，得之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効鳥集魚飛，與馬逝，雖然，止於齊者，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有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為大王私憂之，齊王乃止。」

張儀以連衡說齊

齊

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此即齊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齊以趙為
陸故云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鰲，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此士見辱處也。而來害相報者，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諸史中節之

六變

十七

鐵品

馮煖客孟嘗君

孟嘗君出記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實
 債於薛者乎馮煖暑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
 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
 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謂國
 憤於憂以憂思而性惇也愚沉於國家之事開也
 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實於薛乎馮煖曰
 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
 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
 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來聽命乃矯命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視孟長驅到齊
 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
 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
 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
 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
 愛子其民拊循猶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
 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
 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齊王謂孟嘗君曰

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也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
 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
 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必
 夫後起者藉也而不先事則而遠怨者時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
 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帥也而時勢者百

一篇志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利而劍非不利
 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
 車舍人主車不休傳言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
 也衛八門土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
 君既行告邈同於魏魏王武身被甲底劍挑趙索
 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而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

勤行其勤
而行其勤
次也

諸史卷六

大變

三

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合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降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降也。黃城之際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梁與楚事敗而好鞠之韓窮也兵弱為怨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言逐事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不為先事也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主強。不以兵為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偏用兵矣。齊無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王人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

諸史卷六

大變

三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多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謂不信謹靜而恃之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外不賣所欺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採變其初也蠹猶蝕而不服矣。倉庫實財用足小國道行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命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秦晉好謀。陳蔡好詐。皆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驥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驥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猶也不並滅。言與國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

而誅不直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謂隱其用
 亡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
 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聚事而不反交
 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共事不反覆割地不
 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
 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
 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然而其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
 役也可使趨役故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霸王為
 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
 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
 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言財
 於道中人禱祀國中之人君驛驛猶隱也言驛
 都小縣置社社不用命者或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賦
 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

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供藥完者內酺而華樂
 飲也華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示戰折鏖鉉絕傷等破軍
 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官如父
 之官古者寓兵於士大夫之所匿縣養士之所竊十
 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理權蔽之具舉衝櫓攻城家
 雜總全家併併作身窟穴中謂地罷於刀金謂兵而士困於
 土功將不釋甲或數月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
 倦於教士斷也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
 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
 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
 憂一主趙襄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
 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肯
 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
 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太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
 之國二再戰比相勝此用兵之上節猶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商者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守城期天下稱為

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焉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

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

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

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外罪於人

也便弓引弩而射之。審弓得便中者則善人善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倚也。惡其示人以

難也。的以對中人爭欲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

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讎之

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讎則明君不居也

素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

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而諸侯從辭讓

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

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闊遠其利不害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

非師者

雖有百萬之軍其堂上

言謀之於

堂彼自也

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互言之禽之戶內千丈之城

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衡折之枉席之上故鐘鼓竿

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

海內不為厚故去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

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

也。何以知其然也佚冶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

也。錯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

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

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堞女牆中為戰具競為守備

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

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

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

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

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華使也。不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華使也。不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華使也。不

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華使也。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
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詭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衛鞅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止末霸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為國以下止好性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謂日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為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為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第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復。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魏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魏之利。故應楚魏以為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魏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亦不攻秦之勢。合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秦南陽斷亦石壤，請平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共據持其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敵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齊之兵，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

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國華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權侯封陶衛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

六卷 短長 三八

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

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六卷 短長 三九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

此亦非
長則又固
之安

六卷

短長

三十一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欲往而拜撫委而服撫猶撫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受淪是以壁色不敵席壁變而幸者席不及敵而受他寵臣不避猶車敵則退去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車今不及然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驪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兒虎咆之聲若雷霆有狂兇群音詳趙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旌旄而抑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謂黃泉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鉅品

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

一昭三嘆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

諸果不卷

短長

三十一

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桂國桂國也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恢大也先君以掄取也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幸友千夫百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手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擊也一人若梓持也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

愈激發
精神

諸宋帝
上卷

但看重複
一字易則
非高品

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楚將蒙穀將結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之朝雀立也不
轉晝夜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在
絕也旄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冠帶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
也楚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人使新造蓋作整也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蓋
一說在彼故勞其身然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
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楚將蒙穀將結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日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

生食之
俱不在所
誤之內

諸宋帝
上卷

不短長

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失其次者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皆亂蒙穀獻與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
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
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勸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
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
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
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矣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臂以遠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
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臨之阻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
之使太子入敬獻地五百里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

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主墳
莫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
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
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
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
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
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

諸史常不奉

六短長

三

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
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
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
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
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
子良是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
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
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

諸史常不奉

六短長

三

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
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
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
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
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
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
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
十三十餘萬敵甲銳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
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
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
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
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
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
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
優千方之晉五
臣其男犯與
蘇秦以合從說楚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心其詞危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鼓之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附不安庸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應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

張儀以連衡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細柳聚作

國四方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

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

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

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敵明矣今大王不與

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

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倖交爭其勢不兩立而

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之地

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

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

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

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辭虛

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代

禍無及為已是以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

稗而有餘

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蜀三千餘里舫船

載卒一舫載五卒今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

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

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已秦舉申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

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平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亡強

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

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一偏之

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

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

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楚人不勝通侯執珪言貴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

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

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

矣是以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高

天下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也據之是關天

諸史紀事

六短長

三主

諸史紀事

六短長

三主

下句他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不待動也

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

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

燕王謀破齊其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問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夫以結上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

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

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

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諸

侯皆曰事秦獨楚云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

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

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

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於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

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之制寡人聞之

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

秦王

莊辛論幸臣亡國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悅

織品

啄菴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

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

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其類為招招誘之以其類而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

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鱗鯉仰嚙陵衡草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一本作筭當是辨字訛若若則與諸義同矣盧旅

也同黑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矰矰利也

也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耘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

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

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蔬食

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

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聶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填龜塞之內填兵而投已乎龜塞之外

唐睢說春申君

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者也梟勝以散暴佐之也散暴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獨善不

諸史節六卷

本短長

四十一

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或以合從說楚王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令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誦為信即屈伸奮患有成奮於急難者義之攝收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宜官之土夫報報之反言反覆墨墨之化言變化唯大君能之言其轉旋變化之妙禍與福相貫通生與亡為鄰言其勇者可及也不偏於生言重於生如雨不偏於死言重於死如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不足以橫世足以橫行於世

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言秦棄君人之德絕上天之命非一日矣而天下不知今天橫人噤口噤聲利機橫人所言上干主心下年取百姓公舉而私取利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人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辭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與魏王處京高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

諸史節六卷

本短長

四十一

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鴈也有隱痛於身猶學子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以瘡痛而墮今臨武君嘗為秦將於秦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召問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

悲鴻自書

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

湛。肱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肱。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

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棘言步寒。伯樂遭之下車。攀而

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

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

不肯。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

無意湔祓僕。湔。洗其惡穢。除不祥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梁。南梁。聲已之尉。

諸史品節卷之六

短長

里三

諸史品節卷之七

短長語三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趙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

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

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

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憂也。虎將

即禽。趙之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

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

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敝而歸其國於秦。

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

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

三晉之大合也。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僕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

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求救。

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燕

復通。而離三晉。言秦有合之計。趙不附。故秦不今王美秦之言。

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王已定。楚王入秦。秦楚

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楚趙美秦之言
韓不待伐割鞏馬兔而西走望地走秦疾如馬兔秦與韓為上

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
伐割鞏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助環中

趙矣視趙如在環中也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患

未入也三晉相親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
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

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

必不出楚王恐其出而合三晉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

也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連連說急以警動之迫促之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言此不大王收率天下以傾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
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
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
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四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

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
忿憤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敵甲鈍兵軍於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書閒居肥義侍坐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
之道也錯猶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

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
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

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

世不見也言世無能敵新者謂謂用力少而功多可

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

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

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夫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甘辭難有而

禹祖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趙之
肥義一人耳王曰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

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賤者卑也行政在於信貴者尊也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功功有所止備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公子成再拜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主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衽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林縫大越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使乎故夫就之變習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鄉鄰多異異曲

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知其異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念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是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趙文曰常順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所言不常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

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治。

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

於服之民，為上所制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

與政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

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

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

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

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

民。是以位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

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虞、虢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施，禮不一其道

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鄉鄰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

越無俊民也。鄉鄰好長，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

而乃有季札，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宜入者改易

大夫禮之屬，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

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

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商

傳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衡漢韓安

國王恢議伐匈奴，辭難之辭類此，亦聞采其數語。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懸過番，吾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皆道子之孝。故寡人

問子以壁，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

辭。人有言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忠可

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

計也。指胡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順行之，佚而不累，訪咨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而憂故

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

辭氣氣盛似至氏文

通史卷七

天短本

九

見其所以不以王于為難也雖曰事勿令其若學是

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莫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實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謂隱自匿也。臣之罪也。傳命僕，猶官以煩有司，以煩有司之辱官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末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

牛替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破敗步卒也。所牛替趙人進諫曰：而厚精士於此。

國有固籍。國言不變。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

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國快用，易其難。

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自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

攻明而用趙，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替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道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漢鄒枚終王之王似之。

通史卷七

天德本

九

奇

牛替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破敗步卒也。所牛替趙人進諫曰：而厚精士於此。

齊人欲說魏事齊

奇而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秦

王耶怒屬怨於趙李先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無功

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

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

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

也為趙也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

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先李先必死今之伐秦

也以救李先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

留之於秦已講則今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

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有

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子而乃今秦攻王以便

取陰陰即周人比然而後知賢不相北乃可和如王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

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

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

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

諸史記節七卷

大厚長

十一

在事

言無用齊人所不善之

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

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人

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別有謂魏曰有

秦陰疑齊親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

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用

之所不善失在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言此士

魏之功誠其欲事王齊也甚循順臣願王之亟聞魏

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據其怨於趙使魏願

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

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趙臣必

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猶五國

事趙趙從魏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

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聚齊之以威而王使

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以趙劫韓

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

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言

秦也與使迫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通篇皆歸

陰結之使怨歸於人德歸於已而又使之不使人知也

諸史記節七卷

大厚長

十一

在事

趙惠文王
此時趙強

複品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譁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

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季父也。曰。天下散而爭秦。事

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臣願君之

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大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

王受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天下常橫而親

今復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

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

事者。故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交兩王。一云

秦納之。復合衍。秦合相慎因使合之。交兩王。一云

楚王貴韓作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

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皆其國。以據魏而求安邑

是秦之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

而信也。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

趙已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不利於趙

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

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

攻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

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

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

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

燧矣。國燧。燧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

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

屈。而兵東分於齊。破分皆秦。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

是破因二晉之敵。乃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

君按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敵。救之而與秦爭戰也

君不收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交。秦國在謀之中。在

謀而君有。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

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

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何暇

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議。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

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為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無以致之。故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不抗。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韓故秦以亡韓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觀之也。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以示之也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疑之。恐天下疑已故出符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實欲伐空韓實欲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言微議秦之為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出於此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晉辱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今燕盡齊之北地。得地距沙

蘇厲為齊說趙王

丘而至鉅鹿。趙之界三百里。自此皆距於杆闕至於榆中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當今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言得地與國之歸。柞相屬。伐趙於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止秦之伐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兵以表禮。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公字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以上言齊德趙之事夫齊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今乃以卑。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言必其不敢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故收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

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
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
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
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
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子曰君非徒不達於
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則萬國七國之與夫吳于之

高品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
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
之劍材難材謂其鋒之利而鋒不入無鋒之
薄刃近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錐蒙須之
便鈞竿頭鏢竿柄也錐錐其刃而利則未入而手
斷鼻也蒙須疑爲劍絕操其刃而利則未入而手
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竿錐蒙須之便
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
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

奇兵能用

家而用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田單與趙奢論兵

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
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
數歲即君之齊已即下云齊以二十萬齊以二十萬
之衆攻荆五年乃能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
乃歸雖衆猶不今者齊韓相方敵而國圍攻焉或
或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
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
存其一角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亦不能圍君
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惠文王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孝成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名觸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
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怨太后太后不罪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亦恐後
不能前益自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情瑩而行曰日
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爲平功

直截之能

此是解少
約主身妙
不可言

此是解少
約主身妙
不可言

此是解少
約主身妙
不可言

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最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
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棋也最
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服故云
衛王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沉溺無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
曰婦人異其甚異於丈夫而後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
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
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亦來之矣已行非
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
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
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
對左師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執重器
多也重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以自託於地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
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聞之曰人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
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般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

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
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

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

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韓必懼

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

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

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

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相令韓與兵効地故以上黨

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

言望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王則有令而

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能守臣請悉發守

守之以應秦者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趙以報

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

馮亭代新鞋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

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

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裁之。趙王

喜，召平陽君趙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

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

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

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

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地

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

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

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秦近上，其

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

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城，踰年，歷歲未見

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

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半以與

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

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

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秦人使臣請耳。

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

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

辭，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

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

而食之，食封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

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

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

不敢對而
又曰不
以次

古尚品

諸君如七奉
不短矣

度身自
連二人不
役世利心
清微明天
下事如指
掌

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
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
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
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
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
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
王以其力向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
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
止是已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
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
非臣之所敢仕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
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負之故秦攻之啓關通幣齊
交韓魏與韓魏爭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

精義不煩

諸君如七奉
太短矣

度身自
連二人不
役世利心
清微明天
下事如指
掌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
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
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
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
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
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
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
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
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
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
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
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
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
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

復品

安平君而所得止於三威輕棄集取何得不亡
當是時趙奢趙豹馮亭斬之徒國豈無人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昭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新書卷之七

六庭長

王二

諸內多相
不厭也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入。臣也使事有職。吾

高品

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君此圖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也。魯連曰。世以鮑焦介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秦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皆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

諸事虎節之本

不氣長

王二

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下之地。天子下席。而東藩之臣。出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

諸侯之末

末紀表

末

天子之末
諸侯之末
大夫之末
士之末
庶人之末

而毋婢也。王后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吃
 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信然其無足怪。
 幸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
 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則梁之
 北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
 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
 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
 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
 待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莞鍵也。鍵其
 不敵有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
 也。魯人投其簪，論曰：下牲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
 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魯君及國王欲入，夷維維

諸侯之末

末紀表

末

千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頌，極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之臣生則不得事義，
 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
 鄒。原大。鄒之臣不果納。上言時君弱臣強，鄒之君
 得行聘禮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生時不得盡事義，死不得
 其臣皆不果納，是猶秦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
 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
 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
 將使其子女，此其後。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
 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收趙擊秦。
 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
 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魏游於秦，且東魏而辭

然則應侯之辭相印也

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

之命命之也

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

之命命之也

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

奢至

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平

謂史記卷七

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益梁人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

少多猶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

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

清風，聚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

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釜，右常山，左河間，北有

代，帶甲百萬，當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

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

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行字

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

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或為齊獻書趙王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主坐而天下致名

實，臣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

也。尊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難見臣也。以臣

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

偏，者也。言貴趙與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

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

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

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

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

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

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

齊故則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故勸王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

印庭不厭
言義

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材能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言意新可
發聲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皆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

諸史定印
下

八短六

主

者人所

同衡非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廢鹿。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司空馬料趙速亡

司空馬欲
以趙之平
昭秦時王
而難用故
人趙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

馬曰。趙將武安君李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平

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父甚親。其

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

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其

首自衛。如當死。武安君曰。綴牧病鉤短。身大臂短。

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恐懼死罪於前。

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綴請以出示。出

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捫。捫門捫也。牧右臂短故

也。經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

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拊

引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門

趨甚疾。出諺別門也。謂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

及。銜劍微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武

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

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遂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

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

諸史品節卷之七

諸史品節卷之八

短長語四

魏文侯論西門豹

魏

此縣志載
秋未遠君
臣未變態
張未出言
詞近正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以禾，莠似禾之草，黃黑色，幽言其色茂。鰲牛之黃也似虎，鰲牛，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諸史品節卷之八

不短長

鐵品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瑩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而曰：昔者帝女蓋堯女，今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言不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六經中治世之文，先古未遠，先公之訓。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仿

讀之懷恨，有餘感，然為戒，為悲。

徑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膏

膏而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魯周公之

魯仲尼氏作緇紳萃焉，觀魯君所稱，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萬世明戒，魯君非賢君哉。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

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

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張儀以連衡說魏

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

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

之游士莫不日夜搢腕，把子瞋目，切齒，言之以

言從之便，以詭人主。人主覽其辭，壅其說，惡得無眩

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

熟計之也。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蘇代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

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

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

二事友一臣又恐趙之益勤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正作四大甚矣。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

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

無益也。若用。月秦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

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此魏信之

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

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

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

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

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勤也。趙之謀

魏信見合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今其所信愛者

則必戰必守而不聽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

秦命是趙益以強

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

離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

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

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

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

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兵之國處削危

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

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

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

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

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

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

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如宋者。欺之不

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

用伐宋之策於魏

此大變化也

諸事皆人卷

此言如此

此代自注

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嚼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

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

已醜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

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

已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復秦其次堅約

而詳通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

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魏非明孰是言

此明故有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為魏傷

且然故有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秦之人亦不敢

顯明為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

下之傷秦也則先與國而以自解也非我與國為之

與國天下可令實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為

與國所劫出於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

自重也言與國以損秦為不可則如是人者當王以

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

節上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

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必為秦所

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無令天

下齊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已也

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

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合

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言欲為合燕齊以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

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

君韓珉周取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上之下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扮之扮當作

已身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

者臣也諸國之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秦奉陽

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皆陰在邯鄲臣

又說齊王而往敗之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

游榆揚天下之語語一作而以齊為上交非兵齊請伐

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

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

下也

周訴諫止魏王朝秦

妙品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諸史品第八卷

太極表

諸史品

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安死乎安死乎？所安死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侯樓緩入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

妙品

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卿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問王之愛王也甚忠，其謂王也甚明，故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諒之，所論者，理而主國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故二臣者，歷其為楚懷與

信陵君說魏王

會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諸史品第八卷

太極表

諸史品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行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能文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韓地也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地於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

趙國之勢危矣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
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關與之事也
趙者敗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絕漳滏之
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
秦又不取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
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
倍大梁而右士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
取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韓東山前入卷

不短秦

晉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
茅邢丘安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
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榮澤而水大梁大梁
必亡矣太史公曰晉適大梁之墟城中人口秦之敗梁引河海而灌大梁三月成陵王請降遂滅魏蓋秦克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之於秦用此策秦欲而取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
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趙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
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天憎

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忠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南國則韓之勢危魏不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
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韓安邑時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
而間之從林鄉軍秦伐外師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
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關所亡乎
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
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
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

韓東山前入卷

不短秦

大梁百里禍必自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
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捷之
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
下鷹行趙以地與韓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
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
海內之民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
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臂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
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
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常欲其使道已

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發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

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非為韓韓

不夫上黨則三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征商是魏重

韓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共之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

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今不

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言信陵之

韓陳魏天

下之大勢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

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

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

得而知也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

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

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

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武以父攻子

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

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

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

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社稷必危矣願君之

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

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受詔襄王

封後安陵趙襄王所以以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成憲雖

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

太位以余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

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

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勢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高死。服綈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忘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

諸樂節八卷

八短長

三一

韓卒超足而射。舉蹠發不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鄒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鑿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鐵墓。章坎咬齒。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壓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

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蹠跣謂徒科頭。不著冠履。奮然者。而後奮然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蹠後。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刃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裪以趨敵。左挈人。

諸樂節八卷

八短長

古

頭有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

地則王之國分矣

或諫公叔輕秦

陽侯古語
從漏不死
其神能為
大波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辦也於薛公而輕
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蘇代為韓說秦

中國曰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
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

諸侯第八卷

不短長

幸

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而韓秦合

必圖晉楚請以決事

蘇代為燕謀齊

當是說
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耨

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

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

下之明王也如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

如者也對曰臣聞之用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

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

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

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

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今人疑之

殆有謀人之心而今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

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

甲札者甲用革為之自組甲編組穿紆甲編組穿曰有大數

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

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

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

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

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

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謂長主也而自用也不

燕之南攻楚五年積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為齊民憔悴

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

面而一作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

之欲得也已得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且

有餘不盡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

敵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養兵以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

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救矣夫驕王必不好計而亡國

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

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前言舉宋亡

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

不與在內亂而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

敵齊臣自報其內謂治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猶連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選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真為

臣先後者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

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

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郭隗說燕昭王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

處亡國與役處役僕拙指折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

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先問而後嘿則什

已者至焉几據杖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矣若恣睢

奮擊跡籍跳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有

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

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

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

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

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

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

秦紀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秦燕。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奇譚

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

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都也。宋破。肥亦此地也。大大齊雖

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

欲以除齊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

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

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

秦紀

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齊與楚之國也。并宋與楚。淮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方七百里。加之

以管衛。言齊且舉宋。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秦紀

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

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

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紫。紫當時十金。

不得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以爲紫。而價反倍。越王

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

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

功乎。則莫如遷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齊主而後

秦。秦拔質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質。秦拔質以待破。一木質。客二客。字誤。

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齊。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到以。然而王何不使

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

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

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

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先於燕趙。秦有變。王母弟。先於燕趙。

燕趙。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

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

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

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

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

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

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

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齊受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

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

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

蘇氏兄弟
不信於天
不固猶然
星生

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蘇氏兄弟
不信於天
不固猶然
星生

蘇代

三十一

蘇氏兄弟
不信於天
不固猶然
星生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蘇氏兄弟
不信於天
不固猶然
星生

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

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

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

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有寵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齊者使燕毋去，失周室之土。言同執，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執，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

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劓，鈇，劓，登丘東嚮。」

蘇氏兄弟
不信於天
不固猶然
星生

蘇代

三十一

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

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

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

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妻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躋而覆之於是因伴僵而什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什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妻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

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臣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王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蘇代為燕紛齊趙

蘇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今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將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

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四事告陽君不聽

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亦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趙惡出為之以成所欲知有累而奮為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亂已特臣非張孟

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趙人曰此下代稱齊王使公王

人命先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友吾

所恃者順也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其順也其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無屬今賢之兩之與之並愛已矣吾無齊矣齊絕奉陽君之怒其矣此下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因是而倍之齊

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

蘇代獻書燕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諸人故獻御書而行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責於臣齊有不善

心術也。謂思。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非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臣之所處重邪。臣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

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於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齊謀。齊代國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

於虛北地。言不設備。其兵以兵。今王信田伐與

參去疾之言。三人言。且攻齊。使齊大馬而不言。燕使

又大馬制於人。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

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醉。臣專任所

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王十七年又

年。始合五國以破齊。其時代問齊。代之代來。其兵

罷其師。激秦。紛進。皆在樂毅之前。先爲之地。則燕之

報齊。代有力焉。雖其浮詐及覆。然於時。侯性情地。里

險要。持勢。刊害。抵掌而談。動中民。而又有齊以文。碎

之奇。少益。非揣摩不深。非訓練不精。非苦心

不工。非窮於不發。皆自覺。漸。絕。極。上。本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上燕王。往蘇代約。止。燕王曰。楚得相而國

希臣

之文。可讀。上品

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天下。告楚曰。蜀池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諸事品節八卷

八短表

三

錄。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

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斷

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封封陵。冀。冀。兼包兩周。乘夏水

浮輕舟。強弩在前。銘戟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

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

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

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

秦有燕昭
王昭王欲
延蘇氏約
之蘇氏見
下者似正
無一二及
昭王而人
於此在文
之蘇氏與
有也

天下地名
陰安則如
足跡耳且
出戶知
天下非素
招厚不能
有此

陽地

為齊罪秦欲文釋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
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
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
擊其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塞阻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
於秦因以塞阻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
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
因犀首釁行而攻趙相續兵傷於魏石遇敗於馬
陽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
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蔣則兼欺舅與
母蔣謂適燕者曰以膠東適燕者曰以燕適燕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阻臨適齊者
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不可致詰用兵如刺蜚
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
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
國之禍三晉之半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

此舉切切
指無以此
為二篇結
案於此

如自是案
才而心
觀之徒皆
對口氣從
安條理可
觀

諸史中節入本

謝詩亦溫

長句

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
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
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
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
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棄燕之敝以
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相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
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
之心恐低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
之義無罪而殺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

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

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

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羣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平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承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驕勝之遺事也關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准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樂名故鼎及平磨室齊宮名齊器設於寧臺燕之廟丘所植丘之植植於汶篁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其志以臣為不煩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

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

夫差弗是也齊之說賜之鴻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臣所

燕之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

諸史卷八

大經

三

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雖無出之趙，以明有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收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收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乎？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

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其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

所蒙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令奸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然豈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

寡人雖不肖，平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客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佳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諍，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無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累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諺曰：不驛之

諸史卷八

大經

三

詞雖深厚
意而事
自顯不
足以回
者之心

平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惡心。言前不善，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聞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中山君以壺殮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謂也。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人。中山在

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羣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

新全節人奉 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

壺殮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

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

在厄時。言施與當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吾以一

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死士。

諸史品節卷之八

諸史品節卷之又八

春秋戰國至後秦雜記

晚周文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

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汝維

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廢鹿在牧，蜚鴻滿

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

十夫，不顯亦不賔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

曰：定天保，依天室，求夫惡，敗從殷王受。日夜勞來

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

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

河，粵瞻維雋，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即王城，即維也。而後去。周

太史儋儋即老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

五百載復合。按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廟

之也。自秦別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歸合

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允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

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

趙，閼離石者。西河有趙閼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

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

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盜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我能教子支左誦右也

左手如距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嬰兒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不以其善而且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息止也今破韓魏打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

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明日武

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率

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進逆旅之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

之夜衣而行卒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

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

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

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蓋太公之卒百

有餘年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

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箕子朝周

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為其近婦人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楚

人有好以弔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

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鴈羅羅小矢之發也何足

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弔非直此

也昔者三王以弔道德五霸以弔戰國故秦魏趙者

驕厲也齊魯韓衛者膏肓也魏齊鄭者羅羅也外

其餘則不足射者矣鳥六雙以王何取超等十二國

故云玉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

此六雙者可得而獲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

獲非特是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

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

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射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綽繆蘭臺收繩索也。擊弋射鳥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潛新繳以石傳傳音什射。射豈鳥於東海還益長城以為防朝射。東首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趙三國齊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

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

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

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

之故地漢中析斷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潛新繳

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

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東面而立

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鄢郢在楚地擊韓魏垂頭中

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獵方三千里則秦未

可得獨探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

於秦正義
至巧於大
於於秦長
短錯綜顯
錯綜

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結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

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

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

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

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

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

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

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三

兩周之地韓多方城之外言楚取兩周則韓強有之必言厚韓也必為

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

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

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蔡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歸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腠其兵利身謂虎以利爪為兵而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猶麋鹿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子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幾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歷三翻六翼亦謂九鼎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范蠡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

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藁霍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古者有毋平子子權毋而行楚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處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

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
為見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
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
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
國而赦乃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
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
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
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
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

統緒子弟
不知家業
所從來為
盡乃已不
可用也不
用之中有
大用

生難故重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
逐依免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
所為欲遺少子固為其能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
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
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
止必成名卒老死干陶故世傳曰陶朱公魏伐趙
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
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
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利害在目
前而不知
知而不斷
焉得不歎

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
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
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
者衆矣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
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於馬陵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
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
也重者丞相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

諸人臣節又六卷

不虞用重記

九

此雖為克
死之詞實
救以市地
之計

重使欲重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
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
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
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食食其子若不
便則為餘行也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
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

設秦以殺
產之計移
於信陵君
恐之也

陳軫計
張儀計
張儀在張
儀之上

諸史記卷八

入地用雜記

十一

魏王曰善。莊因上書信陵君曰。莊故魏之免相也。趙
以地殺莊。而魏王聽之。有如。澶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早作高門。屈宜
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不利時。昭侯管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
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
此謂時紉舉。羸時衰耗而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
鯁申差於濁澤。修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
公仲韓相。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
國名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謂名都也。二謂使不韓王曰
善。乃警公仲之行也。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
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
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祝而求
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
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言信
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必不爲鴈行以來。言不信
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

諸史記卷八

入地用雜記

十一

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
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
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
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
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殺國雖小。已
恐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殺將以楚。御韓言
死助。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止不令公仲曰
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
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
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
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
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
韓。大戰楚救不至。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
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
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
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
折以清者。相也。覆之深。以爪擊之愉者。醉也。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晉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騶忌子曰。何獨語。王曰。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運而經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淳于髡曰。猿。骨。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猿。骨。猿。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穿孔若方則不能。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昔。久。舊。也。幹。以。言。膠。幹。可以。傳。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疏。疎。隙。縫。以。言。人。臣。自。宜。辨。結。得。所。豈。待。拘。以。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禮制法式者。

樹忌淳于
見但見上
如才情相
似故相親
如親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禁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齊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幸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漢陽之地。臨此。此。有濟西趙之阿。

東國危阿東阿也爾時屬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淮北

也東國謂下有陶平陸梁門不閉陶定陶平陸兗州

相值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閉陶定陶平陸兗州

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

而後使天下憚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湣王之遇殺

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

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

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

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父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

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

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

是為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

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楚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

且趙之於齊楚扞敵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

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

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

齊不借趙
堅形已
且何有於
耶加齊

諸史記節又八卷

八虎周雜記

十四

孟清詳

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

齊王弗聽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

御其後世輩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

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

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蓋孟增幸於

居之於阜狼阜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

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曰乘兩曰匹取與桃林

父於此得驥驥耳之乘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

驥耳獻之繆王繆王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繆王

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

博物志云徐偃王官人徐偃王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

獨身有大名鵠舍御所棄知以歸覆核之遂成小兒

生服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棄為徐君後鵠

舍臨死生角而九尾黃龍也鵠舍或名后舍也

繆王曰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

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

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說宣王奄父生叔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

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蓋興五世而生趙威

趙威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威為將伐霍

諸史記節又八卷

虎周雜記

十五

霍公求葬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風

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得復穰晉獻公賜

趙風耿風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

字子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

視之出董安子問安子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

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

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

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宋老而死霸者

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謂當時即記錄

書之於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

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

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其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榮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十世靜公二年為

三晉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羸姓也周人

也而亦不能有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敷

適余將以其胃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姓羸與廣

字也七代孫董安子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

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

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謁吾有所見子眙也簡子見

乃寤曰噫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日子晰也當道者曰

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

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大熊與羆皆其祖也范

中行氏簡子曰帝賜我一笥皆有副何也謂諸皆

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羆皆子姓也謂代及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

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

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羆武靈王於十

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常道者曰：

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

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

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

於路，始君之子也。簡子召子卿，毋郵至，則子卿起

曰：此直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

與語，毋郵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

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來無所得。毋郵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郵曰：從常山臨代代，可恥

也。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峽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郵果賢。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葦屋

方之險，亦天下之四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葦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蓋北請代王。

使厨人操銅料，柄取斟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世

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

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

之為摩笄之山。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

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尊簡子曰：大夫無罪，

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尊簡子曰：大夫無罪，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

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自存記。

君存成歲，存效也。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

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

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

諾。不與。君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

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

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令公

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

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

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

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然。通音由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

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

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雖

者之田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使。

賜相國水二鬴。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賜相國水二鬴。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人有大志而為愛中九原直南翼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封長子

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疆壯而志驕

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未小人有欲

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

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笑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

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殺而

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長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就甚焉變負之臣不

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

則特憐天

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

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諍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

今年耳涕泣而出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

子章儼然也及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轅主父及王游沙丘

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圖主父

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

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孔子適周見老子而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車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神者為神，謂諸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真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驢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惟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孔子遂行，宿平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

謂足以憂使人死，故敗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故敗可以出走也。終歲師已，反相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相子曰：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然而不得意，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衛州蒲在衛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可。

伐蒲

學琴

樂通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婦人恐懼欲保吾所伐者

不過四五人。本與公叔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

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入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入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

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

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

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論語集注卷之八

不與用筆記

南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

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

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

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初田嬰有

孔子作春秋

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

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

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

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

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

命於天者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

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問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

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

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廢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

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

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

侯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

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甘背文

而去竟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

此少長必重子時也

論語集注卷之八

不與用筆記

南

馮驩係生
毛遂毛公
薛公此皆
腹心之士
坐卧必俱
古之得士
者實其計
衆而已

諸史紀事本末

不曉月雜記

卷一

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
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
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
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
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
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
言。敢不奉教焉。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
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
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
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
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
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
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前曰。王之所以叱遂
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

諸史紀事本末

不曉月雜記

卷一

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
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
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
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
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
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
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
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
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
自目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
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
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邯鄲傳舍吏子
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
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
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
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
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

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戰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操其右券以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

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自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備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

諸葛亮之來

不曉前事

手

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

侯生教公子

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

侯生教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者朱亥可與俱

侯生教公子

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也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為公子先引趙

矣臣客者朱亥可與俱 嚙啗宿將 晉鄙合符 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也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為公子先引趙

諸葛亮之來

不曉前事

手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有趙乃與平原君欲目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騎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

侯生教公子

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待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

侯生教公子

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其歡

侯生教公子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

侯生教公子

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其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侯生教公子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公子交此
兩人半得
此數臣之
力
侯生毛公
薛公皆以
口舌計策
報公子然
皆國之所
以存亡天
下大計何
啻汗馬

諸史此節又公卷

不曉得此

三

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
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
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
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
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
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
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
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數使反間
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
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
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
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
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
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
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

中老之人
禍在旦間
不見

諸史此節又卷

不曉得此

三

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公楚王病且暮
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
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
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果治國而君
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
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
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
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
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魏齊夜亡出見趙
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履復檐簪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萬
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
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賢者也
賢武也

諸史記節文卷

不曉月雜記

手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

寫出大將
之嚴斷

諸史記節文卷

不曉月雜記

手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及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軍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

孫武者

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東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

馳三軍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機救闕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虛處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因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

之役彼疑也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商史記卷八

不曉用雜記

卑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吾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管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號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下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

當是時昭王至秦與似有禍機之期故詞進

終曰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樂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目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自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欬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過

商史記卷八

不曉用雜記

卑

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過

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度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殷祝懽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駟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鄆。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

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其可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忿念諸侯其可。

此段曲折
妙極無匹
儀秦所為

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其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室。渠能乎。渠音記古字。少微借耳。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

非君。其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室。渠能乎。渠音記古字。少微借耳。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

呂不韋
何亦倖此

謝安品節又卷

八晚月雜記

甲子

觀焉。故使長戟在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忘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能出，至期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起距猶也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外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郢南，殺其將軍項燕。陳勝之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

三不可知
然其報恩
然其辭飲
然其心知
何

謝安品節又卷

八晚月雜記

甲子

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諸史品節卷之九

後秦國史

始皇

記後秦精奇與史與諸家不同必其本國史也

即先秦精微簡潔有文此亦必其本國史也

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追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從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壁邊洮反言成蟜自殺壁壁之內卒。

諸史品節卷之九

後秦

二

屯留蒲鵠反。戮其屍。謂成蟜為將軍而反秦兵擊之。二色之反卒雖死猶河魚大上。謂河水溢魚大上。平昔戮其屍鵠古鵠字。地亦言遠水害也。對向所謂豕彘之孽。明年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官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已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驛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官。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

諸史品節卷之九

後秦

二

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四支車裂之取兩弟謀殺之取太后嫪毐始皇取毒今日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滅秦其有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殺父有姊妬之心囊橫兩弟有不慈之名還母咸陽有不孝之行炭蒸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開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及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治地志云茅焦涿州人也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天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晉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顰鼻。鷹鵠。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相。楊端和攻鄴。取九城。
王翦攻開與榆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千
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言王翦爲將軍。中皆歸千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得二人令從。
取鄴安陽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按不韋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遂出之。共葬於洛陽北芒山。
秦令六百石以上奪爵。遷其官爵。遷移於房陵。也。秦令六百石以上奪爵。遷其官爵。遷移於房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若是不韋。官爵亦遷移於房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謂籍沒其一門。皆爲徒隸。後並視。
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重。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

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者皇。宋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正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水數六故。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水

此亦天所以開其
之國章而
新此古今
子而之分
也

新史記卷九
後秦
五

敘事簡古
似而著

陰刑殺放急法刻於是急法。父者不赦。丞相緒等
刑以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父者不赦。丞相緒等
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
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
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
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
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門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
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
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豫章。滬
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屬門。上郡。
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
史為三郡。郡置守。尉。監。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更
名。十六郡。郡置守。尉。監。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更
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置官
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門北戶以向日。
日北之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之北。黃河陰山
南戶也。

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
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
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
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廟記云。北至九峻。甘泉。南
涇渭之安。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水。西至
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之。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
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二十七年。始皇巡隴
西亢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回中宮在雍州西四十
里。言始皇欲西遊。隴西
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作信官渭南。
咸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中宮。作信官渭南。
已更命信官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
泉前殿。築甬道。祭壇。如街巷。謂於馳道外。自咸陽
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天下傳曰。秦為馳道於
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泰山高
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王石長。津甘。泉仙人
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迴
三千里。鬼神立石封祠祀。為封禪。貢土於泰山上。為
壇而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

立石刻文
別見

皆謂諸侯
豈不同命

諸侯節卷

後秦

七

梁父禪闢廣土地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
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
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
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
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不朝相侵暴亂殘伐不
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
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
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
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
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漢
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人不遠蒼
海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會聚
白而黃金白銀為官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
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
世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
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
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其風

章

周曰大蟠
氏曰度不
感矣

諸侯節卷

後秦

八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
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
湘山樹赭其山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
其入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魯祖
父蒙乃於華山之中央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
諸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
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
聞諸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
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
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蟠
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設也道
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賜黔首里六石米二
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燕人盧生使入
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
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
十三年發諸管通亡人贅壻贅謂居窮有子使
就其婦家為贅壻買人
略取陸梁地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五十萬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
東並并傍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
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陶山北
假中王莽傳云五原北假
中膏壤瓊駘北假地名築亭鄣目逐戎人徙謫實

初縣

之初縣徒有罪而論之以實初縣師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論亦因於秦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

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

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

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

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

諸史節九卷

八後秦

九

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

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

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兩層辟禁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

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

諸則邪說而文明通美

文其甚美

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

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

非秦記皆燒之以諸代故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

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

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

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

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

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近

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爲關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謂爲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

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官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官隱官徒

燒詩書

除道

諸史節九卷

十後秦

十

韓山澤谷

周學爲閣

敬事神壯

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官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愉。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諸史品節九卷

後秦

十一

各案著不

五。其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著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

二生相語

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

樂方

諸史品節九卷

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言秦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衡秤衡也。言未暇奏請。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資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

諸史品節九卷

後秦

十一

諸史品節九卷

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曰。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誅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

是陳墓石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蒙或守心有壁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蓋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舒道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枕

亡也江神送壁於華陰平舒道即其處也有人持壁還使者曰爲吾遺清

池君服虔云小神是也江神以壁遺清池之神告始

告也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

諸史出節九卷

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

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

之先也使御府視壁乃三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

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挾中渡蓋在餘杭也餘杭者秦

縣上會稽祭太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

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

爲大鰲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

弩射之始皇妻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古夢博士曰水

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

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

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

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

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

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

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

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

奏字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

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

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

此句見
水史公分
折開史而
為列傳也

此等事
亦中事食
與精神乃
亦史為文
也

南史品節九卷

後秦

五

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
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
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
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
皇鄴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鄴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
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三重之泉。而致樽宮觀。
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言家內作宮觀及百官位。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
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

為燭。人與魚二。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其眾。葬既已下。或
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
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

山。

此為班固
手書為在
秦紀故周
之西京品

南史品節九卷

後秦

十六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後漢明帝
年詔問班固。太史遷實語中寧有非耶。十七年十月
十五日乙丑。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周曆
周仁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炎母也。
言曆運之道。仁恩之濟。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伐木。
言漢不令即代周也。秦值其開。呂政殘虐。然以諸侯
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者之辭。呂政殘虐。然以諸侯
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
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
圖。蓋疑辭。疑得聖人之圖。據狼狐。貽參伐。佐攻驅除。
主。弓矢星參伐。主。新史事。言秦
據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距之稱始皇。始皇既
歿。胡亥極愚。鄴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
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
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
不為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
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紱。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去守。偷
安。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
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秦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

素車輿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為力。嚴主退舍。楚莊王伐鄭。鄭伯內祖左。姚茅旌右執鸞刀以迎。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謂子嬰。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秋不名。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吾讀秦紀。至於子嬰重裂趙高廟以存姑姊妹也。不後秦。未嘗不促其決。憐其志。要死生之義備矣。

詩史卷九

不後秦

上

禁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入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

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

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

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詠

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泰山石 其二

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

初升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

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

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

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事隆

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

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

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

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

刻石凡七

文辭典範

李斯之筆

始皇所立

卷之

琅邪立石 其三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曰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
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
事。是維皇帝。臣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
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此石更前

諸史節九卷

李斯

十九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
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卑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
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不立石 其四

三句

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
巡祭之。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
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
明以義理。六國同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
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
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
未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
刻于石。表垂于常。

東觀立石 其五

諸史節九卷

李斯

二十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
罍。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
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
王。闢并天下。當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
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威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慶。臨古絕
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
烈。請刻之。刻。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刻碣石 其六

三句為讀

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
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宇。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
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
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父並來田。莫不安所。羣
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頌 其七

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
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蒼生。

南史卷九卷

六李斯

三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
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
貪戾傲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
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
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字。義舉萬事。遠近畢清。
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
靡有隱情。節省官義。有子而嫁。世死不再。防隔內外。
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失為寄殺。殺之無罪。男妻義程。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

蒙被休經。皆遵虔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
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
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鄒嶧山刻石 其八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
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
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
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

南史卷九卷

六李斯

三

邦。以開華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秦古始。世無萬
數。延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
起。災害除滅。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
石。以著經紀。

詛楚文父湫 其九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摯布幣告于
不顯大沉父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重親力同心。兩邦若一。紿以婚姻。矜以
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大沉父湫而質

大沉父湫
河神也
外楚國子
河神後楚
信祖重後
告于神物
石以樂楚
罪

金石之文
如君若此
則其義
於古有

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康回無道。淫佚耽亂。宜後競繼。

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戮剔孕婦。幽刺親戚。拘

圍其叔父。實諸堂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

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刻伐我社稷。伐

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邱祠主

王犧牲。速取我邊城新郢音音及郢音音長親。我不敢曰

可。今又悉興其衆。張於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

偪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備我邊境。將欲復其駢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輸

諸史節九卷

李斯

三十一

讀作音音輸音音棧音音輿音音禮音音使音音介音音老音音將音音去音音之以音音自音音救音音也音音亦音音應音音受音音

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

略我邊城。數上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

以盟大神之威神。

楚上音音蔡人音音李斯音音逐客書音音其十音音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

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

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前所
之今世
皆取
國字
不本
意

以上
不秦
於秦

諸史節九卷

李斯

三十四

之馬音音驥音音離音音蕭音音稍音音建音音翠音音鳳音音之音音旗音音樹音音雪音音鼉音音之音音鼓音音此音音數音音寶音音者音音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官。而駿良駛騾。不實外廐。江南金錫

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音音

列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綸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鏡。彈箏

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鼙叩鈺而就鄭衛。
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
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大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
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

勸行督責

開口說。露本意。後方鋪張。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循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
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

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謂肆情。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
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
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
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
非首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
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
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
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
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
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
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
二世放縱。橫引韓子。下所從史。亦曰韓子。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禁之案本無格悍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韓非李斯。勢不俱居。
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
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尋常以言其少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

重、常之、利、深、而、盜、跡、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跡、之、行、
 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跡、不、搏、百、鎰、而、
 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秦、山、之、高、百、仞、而、破、特、牧、其、上、夫、樓、季、
 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跋、特、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重、
 之、勢、異、也、峭、峻、則、難、登、平、壘、則、易、攻、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
 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
 斷、而、督、督、貴、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
 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
 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
 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
 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
 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
 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塵、俗、而、廢、其、所、惡、
 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
 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
 掩、馳、說、之、口、因、列、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

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
 之、辯、故、能、牽、然、獨、行、忿、爭、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辯、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
 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
 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督、貴、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
 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督、貴、必、督、督、必、
 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
 貴、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
 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
 雖、申、辯、後、生、不、能、加、也、
 王、翦
 荆、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
 之、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
 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
 寡、人、乎、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灤、上、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太、王、
 之、卿、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

請田宅於
使不疑者
心樂用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乞

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祖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荆

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壁

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

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十二斤為戲。發行

三百步。延壽有九能。以手投之。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拔距超距也。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秦因舉兵追之。

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蒙恬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

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

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

與之爭焉。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

九原抵甘泉。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

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蒙毅還

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

心。

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

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

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

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

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

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且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括物因被
對向未如
指事歸亂
之事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
所為。秦築長城亭障。斷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
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
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
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脉哉。

諸史品節九卷

蒙恬

三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十

初漢文

高祖楚漢春秋漢太中大夫陸賈所作記高祖
項羽項羽當時王侯將相及說惠文問事今行
世者是也。太史公採之舉其全文不用穿剔故
直名曰楚漢春秋。今觀者知其為楚漢舊文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

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

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尊敬之。引入
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解佩諸客

諸史品節十卷

高祖

一一

遂坐上坐。無所訕。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

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

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

呂公女。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漢書作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

鄭忠至計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

彭越復擊

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

後楚軍下

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

彭越餘

地十餘城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

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二人韓信將楚兵

諸史卷第十卷

八高祖

四

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

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時山東

中為秦形勝之國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秦地險固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

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在浩云勃海也旁出

旁出為勃名日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以言齊境闊不啻千齊得十二焉十二得十中之二

里故云千里之外言齊雖固不如秦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矣高祖曰善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

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殷上羣

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蕪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筑

樂有弦擊之不鼓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筑

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吟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

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

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悲沛將且朕自沛公以誅

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

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驪道舊故為笑

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

諸史卷第十卷

八高祖

五

王衍

汝單遣李嚴馳蜀降乃獻伐蜀之策明年鄭崇納伐蜀是歲改
 元號國衍行幸至梓潼大風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蜀有敗
 軍殺將者衍不省及至縣令唐師入境所至迎降主宗弼獻關
 隘急送款於唐唐即賜衍詔曰固當烈士而封必不薄又于
 陰三反在上二章不數行所然就道行至秦州驛莊宗甲景淮
 計遣間延嗣孫其族伯曾太叔二年歲次三月五年

○嗚呼自秦漢以來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祥之士不能知其
貶也予讀蜀皇王傳鳳凰圖其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
出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
爲之王氏不足當之則視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
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儼然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樂作樂馨和鳥獸聞之音設舞鳳凰
隨至史因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影於

後蜀攝政者孟昶字文卿

孟知祥

知祥邢州人爲晉王中門使扈兵營蜀則崇德知祥
臨行奏曰蜀平擇帥無如知祥
三年十二月爲成
尹西川節度使明立知祥副兵甲佐有王蜀之志置
定遂驍銳數軍飛梯奪軍主馬勝入命李仁罕趙延
將之初親王班師知祥學成都蜀人及王氏故臣家
萬緡以福軍餘者猶二百萬明宗以福泰良爲三川
蜀福軍餘錢知祥留李良而不奉詔安重誨疑有異
志以爲監軍欲祥斬之四年明宗遣李仁矩責勸
肯出安重誨又以仁矩爲保寧節度使及重誨故仁
遠舉兵反明宗命石敬瑭討之大敗乃班師知祥復
攻重誨之遠并有東川明宗崩分祥乃即帝位國號
是年六月卒

趙知祥子也趙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改元保寧

梁陳所見
略同通鑑
人即梁陳
通鑑所見
是時梁陳
並北州縣
實人其
必其命

諸史卷十卷

八項羽

八

時也。吾聞先即刺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
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
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
與牛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
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
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
人。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
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
自。言於梁。梁曰。前時其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
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
下縣。徇略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
楚王。上柱國。二世之二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東陽縣屬
下印廣陵以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
威服之曰下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
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

諸史卷十卷

八項羽

九

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
異軍蒼頭特起。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魏有蒼頭二
十萬特起。信言新起也。按爲蒼頭軍
特起。欲立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
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
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嘉廣已立景駒
爲楚王。景駒楚將軍彭越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
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
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胡陵屬山陽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
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
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
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

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居鄆縣在江都。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南方老人。

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按左氏以界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今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濫起之將。起濫猶言濫也。發濫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凡物交橫為午。言蜂之起。交橫也。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蜂午縱一橫為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

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

問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二世之從民所望也。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

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

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

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

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

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

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

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

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主

史 132—180

人憐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
 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
 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在宮垣之內兵衛所在
 咸陽留司馬門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
 為司馬也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
 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
 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
 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

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
 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
 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
 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
 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又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
 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

陳餘雖兵
 少張然
 其將甚
 亦足以
 分故趙
 之功張
 亦死

陳餘皆至
 項其係
 而擊之故

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
 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
 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
 度三戶三戶地名在梁淇西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
 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
 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
 與期洹水南殷虛上二世三年七月也已盟章邯見項羽而
 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

異時故郢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
 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
 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
 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
 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
 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
 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在弘農縣嵩山嶺今移在穀城
 頗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澗

項羽失天
 下雖布不
 能在此一舉

沛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在豐沛公兵十餘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名卿字伯侯射陽人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

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故樊噲之
其壯矣
細察中見

諸案第十卷

項羽

太

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什

細察

諸案第十卷

項羽

五

官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郿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曰。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

楚漢春秋
楊子法言
說者亦云
生漢書
者是轉生

諸史卷第十卷

六項羽

手

王則受壁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恨發聲之辭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

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言猶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項

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軍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以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

諸史卷第十卷

六項羽

主

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常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大縣古國阜陶之後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賄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

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統南皮三番君縣以封之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彭城為西楚

項王末年
高祖五年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

讀史記卷十卷

項羽

項羽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

此處提項王勇悍如神雖死不自然終是將之材

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期過山東分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

讀史記卷十卷

項羽

項羽

里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在牛渚晉初屬臨淮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

韓王信

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私也。上賜信書。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

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繇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聞日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痠。八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執不可耳。遂戰。

田儼

田儼者狄人也。今樂安臨濟縣。故齊王田氏族也。儼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儼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

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

狄。狄城守。田儼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儼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儼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儼因率兵東略定空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儼將兵救魏。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田儼於臨濟下。儼弟田榮收儼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儼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

史 132-187

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泰山贏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

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四馬下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尸鄉在偃馬以傳為乘傳。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

小新不說
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
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
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
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
畫之事何故哉嘆
畫人不知畫此也

陳涉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

諸史品節十卷

六陳涉

三

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
乃置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
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
帳容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沈沈宮室深遂之貌
故稱夥願也劉伯莊以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
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顧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
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孔叢子陳勝為
焉勝以乘實待之妻父怒云怙號陳王以朱房為中
而散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

帝王發跡
河陽而興
其亡也

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
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
之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
者即駿問不往下吏也

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
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
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諸史品節十卷

五胡且

三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初漢文

張耳陳餘

兩人錯綜成文條理自別蓋雜採楚漢春秋文氣大似陸賈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

嘗亡命游外黃

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往治云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亡命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

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

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

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

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

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

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

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常有過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

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

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此已識
人成敗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八張耳

一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八張耳

一

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

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

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

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

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

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

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

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

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

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

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

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

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

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騭為護軍以

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士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

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

陳涉自立
為楚王

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家家戶戶歛其財以資之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范陽令余公竊聞公之將死故乎？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傳音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戍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

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掠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賞，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却音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譏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

武臣趙

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說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無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韓信

韓信

韓信

韓信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開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令中曰。廝養者也。公羊。卒昭曰。折薪為廝。炊烹為養。以辭相告。吾為公說燕。為謝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

武臣既死
此兩人豈不自王而
王他人願
秦王之
以秦之
將之
亦如此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大以一趙。尚易燕死。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欲其君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請益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

諸史紀事本末

張耳

使騎謝李良。良素喜起，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文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驥。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劍頭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

陳餘雖數萬不敢擊秦五千人
馬勝秦軍此紅虛
點雙耳兩
人相激直
死五千人
何罪

諸史紀事本末

張耳

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二年十月，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重情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魚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
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
張耳雅游雅素也雅游言慣游人多為之言項羽亦
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
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
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海勃即
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
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
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田
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從故王王
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
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
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急諸侯無可歸者
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既
漢王亦還定王秦方圍張邯廢耳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

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
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
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
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
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淮陰侯韓信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案地
秋南昌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毋漂

以水擊素為漂有一母見信餓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

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太好帶刀劔中情怯耳當報辱之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悅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劔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魔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客也楚官名坐法當斬其輩十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嘔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不忍此所

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用陳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

諸史節上卷

六韓信

三

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獨邯鄲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謂為機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

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陳船者，陳列船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

諸史節上卷

六韓信

古一

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開與信之下魏。破代，漢使入收其精兵，請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陳涉傳喋血萬里之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惟蘇後爰，蘇取薪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

成安舊處
亂世不宜
此殿

原公於策
用不用詳
信已先知
問探知

諸史記節上卷

韓信

主

井水陣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
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
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
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
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
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
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
半傳發傳令軍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
草山而望趙軍楚漢春秋作平山誠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傳小飯曰食謂立駐傳食食待破趙乃大食也今日破趙會食諸將
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
被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球

諸史記節上卷

韓信

去

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收信所出奇兵二
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
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
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
下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
虜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
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
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
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

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太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閑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衿衣甘食。衿美也。恐威廢止作業而傾耳以待命者。不久故若此。將軍之事。夫衣甘食。不用以敗。趙信用之以服。是故趙信計未可先也。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請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舉楚又復擊圍之。六月。漢王出城。舉東渡河。獨與勝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

太史公曰
蓋其禍通
之深亂齊
之禍陰其
幸忘此兩
人不特是
也東魏
生五百人
海島何罪

諸史
此例李左
軍家成安
君龍且二
人皆愚將
在注諸侯
自漢其地
地則無戰
項羽係其
處下皆愚

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不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濟南歷下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淮水陳淮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壘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壘囊

霍去病之奇
種千此

諸史
諸史卷一
韓信

韓信

韓信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三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胎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軼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

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
 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
 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
 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
 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
 戟。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
 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
 祥。雖死不易。幸為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
 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
 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
 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
 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魚鱗雜遝。漂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

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
 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
 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
 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北。敗也。北奔。
 敗滎陽。傷城皋。於城皋。傷胸也。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
 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
 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繫於足下。
 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
 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殫齊。從燕趙。出空虛之
 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
 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彊強。以立諸侯。諸侯已
 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
 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
 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

韓王之言
分三股首
言三分鼎
足之利次
言交游之
不終三言
功尚難從
聖之傷心
刺骨敏心
亦祥

諸史卷第十卷

六韓信

三十一

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居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
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
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歷陳澤之事。二人相
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
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
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
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
歷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
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以後卒如
蒯通之言
如此而再
三不動者
天助漢不
佑齊也

諸史卷第十卷

六韓信

三十一

君。狗趙。勝。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
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
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
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
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
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
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
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
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
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識知之。決弗敢行者。
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
驎之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
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
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
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案漢書及韓信傳。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至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歎歎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為趙相國將兵代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必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楚漢春秋 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

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

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

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稀軍來至。見信死。且

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

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

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

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

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

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

並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

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

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

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

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

侯王雖齊
失期攻下
有此二恨
尚猶不省
區區繫獄
不能去悲
夫 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

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

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

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

不亦宜乎。

韓信黥布彭越三君。其雄武蓋世。包楚漢而騰奮。

固高祖之所畏。而不能一日安寢者也。使其不死。

漢未可知。雖高祖不能當。而況於繼世乎。將日夜

求其過而殲之。不俟其反形矣。敵國盡。謀臣亡。誠

不堪也。然則三君如何而可。高祖如何而可。辭國

釋兵而留侍幃幃。三君不能也。即能。高祖猶不釋

也。亡其踰湖入海乎。意三君與高祖固不可同世。

矣。當是時也。非有伊周之忠。湯武之聖。何能免於

相繼而誅乎。

信越失期。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

會擊楚。至固陵。始也。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

入壁。深堽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轅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愚按此二子所以種禍也。雲夢之事兆矣。

貫高

諸史卷第十卷

八信楚義期

元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父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晉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諫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耳。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之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罪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

洿王為平。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並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對獄。

諸史卷第十卷

六貫高

幸

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天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

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乃赦趙王上賢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
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
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
死一身無餘者曰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
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
上不殺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
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
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
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
得爲二千石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初漢文

留侯 記留侯
事甚奇

留侯東見
公海君從
死上老人
似隱君子
擊參星似
烈大夫從
古風似義
士甚象似
似儒者故
脫禍

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狙伺侯也謂狙之擊
秦皇帝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
聞從客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
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
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
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
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
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與項王有怨。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史記留侯世家

不留侯

十一

劉敬說高帝定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西有穀。北有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

定都之議
待別侯而
決

史記留侯世家

不留侯

三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四人非真
逃也。四
人皆不食
漢粟。有
為太子死
者。不從高
祖而死太
子。其欲以
子拒父耶
其為子房
之計者明
矣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亮傳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側。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灊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留侯從上擊代。出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其大略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溫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

諸葛亮傳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蕭曹絳灌樊滕皆沛人。

灌嬰。淮陽取繒者也。絳侯周勃。亦沛人。以纖薄曲為生。嘗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若此云。

周昌趙主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常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姬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

方與公相
街不許
諸史高士卷

六

六

六

諸史高士卷

入周書

七

周昌趙堯
焚之妙
亦行六年
非人可必

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昌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愛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稀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微。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二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酈生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常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數十

人鄒生問其將皆握轡好詩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鄒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鄒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鄒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我為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鄒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鄒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鄒生所說。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鄒生。鄒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鄒生。鄒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皆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助秦攻諸侯乎。鄒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鄒生上坐。謝之。鄒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鄒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鄒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鄒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鄒食其為廣野君。鄒生言其弟鄒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鄒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鞏洛以拒楚。鄒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於倉廩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往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

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
 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
 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鄒生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
 曰。先王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
 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
 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
 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
 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
 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利而不能授。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士怨之。而莫爲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劉項之勝
敗在此數
言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魏此車尤之兵也。非人之
 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倉敖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
 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
 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鄒生。罷歷下兵
 守瑕備。與鄒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鄒生伏軾下齊七
 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
 爲鄒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
 汝。鄒生曰。舉大事不細謹。過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
 若更言。齊王遂烹鄒生。引兵東走。

陸賈

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懸結
 韋一操以推而待之。主倭一人
難有談論箕俛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
 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直定。今足下反天
 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輔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
 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編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歎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

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

中大夫。署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

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

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琴。應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

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思汚辱。思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恩。公為也。

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祿附。士祿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請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言。

陸生不受
官道遠漢
是公卿間
亦有餘生
孔子曰智
者樂其始
陸生平

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
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
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
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
陸生頗有力焉

朱建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諸史品節士卷

一八朱建

十四

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
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
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
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
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
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
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

辟陽侯
路皆言君
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
誅且日太
后含怒

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說之曰君所
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
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
侯太后大驩兩王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
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
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
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諸呂辟陽侯
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

諸史品節士卷

一八朱建

十五

班固曰朱
建始名康
直諫辟陽
侯不聽其
言亦以害
朱建誅之
也

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
文帝聞其害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
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
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
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劉敬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
敬脫輓輅輓者輦也輅者鹿車前橫衣其羊裘見齊

此等傳似
下為本人

但為漢教

事非
傳曰教
四事也
今大事也

韓子有
計大見識

諸史品節上卷

六劉敬

十七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妻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
 是虞將軍入言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妻敬妻敬
 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妻敬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
 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箠居岐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
 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遂滅殷武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洛
 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
 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
 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
 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
 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
 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

此等家孫

成無地不
有事帝與
項羽爭
時勝則色

中賢士索
後及得天
下後則不
問矣非其
敬自求見
則終不聞
此大計節
留侯亦
慮不及此

諸史品節上卷

六劉敬

十七

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
 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
 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
 有也夫與人關不擅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
 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擅天下之肱而擅
 其背也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
 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秦東
 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
 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
 傑名家居關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從所言關
 中十餘萬口小顏云今高陵獬陽諸田華陰好時諸
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向多皆此時所徙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參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祈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句注山名。在鴈門。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

諸史品節士卷 六 彭越 木

彭越補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闔。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

彭越中首 彭越見後 不在良平 下後見功 事不見又 不記所然 何能立取 字不同功 黑漆不同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隨何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謂責也。

諸史品節士卷 六 彭越 九

彭越

召布。布愈怨。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諺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托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如是乎。夫項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擾淮南之兵。度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者。固如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淮南王曰。謹奉命。陰許之。楚與漢未何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帝徐奮力
當其折之
於其自明
今發無辭
本意不誅
出而謂之
自見斯為
國手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蒯通薦二士

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謝謂告里母曰。女安行。徐安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緼亂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曹相國曰。敬受命。

叔孫通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短衣。便事。非儒者。從其俗。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謂發石以投入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方取物為券。許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三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案諸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傳從上為臚。上傳語。告下為臚。周禮九臚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中間往來。清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開道也。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三

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廟。月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是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

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

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

諸史記節士卷

季布

主事

衣置廣柳車中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輅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誅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

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招求也以金錢事勢以自炫耀也文調曰事權貴也與通事貴人趙同等與黃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黃長君曰吾聞曹

諸史記節士卷

季布

主事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黃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樂布

韓信
趙王
彭越
張敖
之此
高祖
本意
與之
間此
三內
全商
在天下
復漢者耶

諸史品節十卷

卷一

主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作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貴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主之困於彭城，敗於陽成，卑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過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

樂布成心
平實能得
生必能得
無故焉正
社有榮名

諸史品節十卷

卷一

主

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侵與軍之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蕭何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大詔上已拔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非純生邪
平與客之
計何幾不
允成口

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嘗失軍忘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王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軍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蕭何雖起
太史史不
學於其存
心樂其力
所不及者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莖草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曹參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獄市兼受。姦人無所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史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君也。窋既洗沐歸。問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陳平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購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諂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車。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

前不斬髮
陰後欲留
中皆智也
唯欲結不犯

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嘗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

諸史忠節上卷

陳平

手

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節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收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周勃

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樵少文如此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

諸史忠節上卷

周勃

手

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外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

常謝太后
之言又見
太后云云

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緊急。薄昭
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
絮提文帝。陌頓絮巾為冒絮也。陌頓上陌頓也。曰。絳侯縮皇帝。將兵
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
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
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
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

諸史品節十二卷

八周勃

三十四

張釋之問於文帝曰。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
者也。則曷為召致廷尉。人主之馭權臣。如駕烈馬。
雖知其良。尤必謹其啣勒焉。絳侯縮皇帝。總南
北軍。威名氣焰。朝夕刺目。得無疑畏乎。蕭何守關
中。高帝在千里外。數使勞問。卒械繫之。宣帝與霍
氏驂乘。常如芒刺。死卒夷滅之。近世亦有宰相死
而籍其家者。勿曰。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有味哉。亢之為
言也。思深哉。亢之為誠也。不占而已矣。

臣二字
後漢書
者之詞不
可泛用也
之憤之

文帝既
平大將
國通丁

諸史品節十二卷

八周勃

三十五

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
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曰。
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
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又謂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
死罪也。晉灼曰。主。掌也。臣。服
也。言其擊服
惶恐之辭。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
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
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
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
欲知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
成王不蔽要囚。冢宰以歲之杪制國用。文帝此問。
正王者之心。宰相之事。而陳平憮然不知。顧設詭
辭以對。彼其椎埋之器。酒食游戲婦女之耽。而焉
國事之念。情乎文帝有志。而兩人不足以承之也。
嗚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而無臣。勃之愚。不能舉
其要。平之智。適足以自文。諸史品節十二卷終。

高祖時諸將戰功

初漢文

周勃

周勃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秦軍破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

之擊章邯車騎殺敵之吉頃也謂鎮軍後以并略定

魏地攻軹咸東縉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

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蕪城攻都關定陶襲

取宛胸得單父令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

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物士卒至

多謂多功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

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塞責令從沛公定

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柘陽緱

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即戶南攻南陽守齧

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

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之功

也止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比救沛風縣擊章

平姚印軍西定汧汧亦扶風縣還下郡

也賴陽在櫟陽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

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過最曲音丘

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死

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陽陽賜與賴陰侯共食鍾離

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

道為多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

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

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

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破之追

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

當馳追為多勃還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

豨將軍乘馬降名降也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

煩破之得豨將軍宋最鴈門守國因轉

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定鴈門郡

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

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

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

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周圍項籍陳大破之於陳縣屠

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

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

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

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

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相

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殘謂

殺傷遷為左丞相破得基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姓基毋名印也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

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柳谷斬將軍趙

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

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

王盧縮反噲與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抵至定

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

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

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諸史印一表

入諸將戰功

三五

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即幽州薊縣也得縮大將

抵丞相偃守陘盧縮守太尉騎御史大夫施屠渾

都細柳名破縮軍上蘭後擊縮軍沮陽沮陽

名屬上谷追擊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

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最

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勃為人木彊敦厚木謂質樸也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樊噲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

漢中還定三秦列擊西丞相白水北西謂隴西郡西縣

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縣之至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

豫丞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

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八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

軍騎填東地名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槐里柳

中咸陽柳中即細柳地也灌廢丘最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

杜之樊鄉杜縣之鄉也從攻項籍屠者集擊破王武

程處軍於外黃攻鄉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

諸史印一表

入諸將戰功

三五

評曰

漢中還定三秦

勳商

評商

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勳商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

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

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

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之關西定

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

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榆邑泥陽賜食

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

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

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及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

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

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

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

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

漢興

評與前

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灌嬰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

還軍於碭嬰以中洧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

於杜里疾關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

遇戰疾力攻戰速疾也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

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

陽守齒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

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

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

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

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杜縣之復平鄉

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故秦將降

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驛來殺

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驛將者皆推故秦驛士車泉人

李必駱甲督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驛將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饒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所將卒斬樓煩將五樓煩縣名其人姓名也漢亦縣名人樓煩縣名其人姓名也漢亦縣名擊王武別將樓煩縣名其人姓名也漢亦縣名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

送漢王到維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重騎將華毋傷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有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留縣名公留令也攻假密卒斬龍且要所將之卒也其下亦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亞次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長亦如身郡守也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處徐僅音趨又音秋處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鄉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鄉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於平楊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蕭相凡六攻苦譙縣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陶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吳郡長當特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

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曰題將一人也一名又受

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谿石坐若音千

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侯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卒謂所將之卒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黠布及以車

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

人又進擊破布上枉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

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

追比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

令嬰食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

二得將軍二人枉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八人

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

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

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

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

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而京

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

立廟悼皇考者宣帝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

便殿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如說非也凡

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言更殿更室者皆非正大之寢寢者陵上正殿

者寢則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

殿漢儀注宗廟一歲十

七月三伏立秋報妻父寧案八月先夕饋饗皆六太

宗耐祭用九太宗十月尊福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

一祀此十一月十二為二十五祠晉說是也便殿歲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

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

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

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諸史品節卷之十三

初漢文

漢文帝文辭

甘泉宮
不事大焉
泣聲文王
不事無二
也賢哉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十一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奴，朕甚不取其議。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

諸史品節卷之十三

文帝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

嚙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嚙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嚙，作惡音。』今縱不能傳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

記辭是存之心

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苗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

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德，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求

諸史品節卷之十三

文帝

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遺，遺留也。錢字與錢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錢足充事也。

餘皆以給置傳，

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置也。日乘也。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鐵七日。釋服。鐵者禪也。凡三日下謂粗已下於鐵。紀功也。勇功非一。故以工力為

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少使。

誅諸呂

少使。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親也。

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毋太后。君等。君

諸呂呂氏

諸呂

五

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通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通哀。呂氏權由此起。亡月中。高后病甚。通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八月丙午。齊王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齊王乃遣諸侯王

書云。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開之相國呂

產等。通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通謀

曰。諸呂擅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通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

與通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通還兵西界

待約。呂祿目產欲發亂關中。內懼絳侯。朱虛等。外畏

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

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由王朝。名為

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

諸呂呂氏

諸呂

六

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卿大夫。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通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吳楚齊淮南琅邪代。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梁王產。趙王武。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通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
 歸將印以兵屬大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屬寄時與
 出游獵過其姑呂類類大怒曰若為將而弃軍呂氏
 今無處矣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
 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死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
 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
 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
 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呂產迺趣產急入宮平
 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木
 符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張宴云紀信平信被焚死不
 將軍定三秦死事見有後襄平侯紀通父成以
 下侯則通非信十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鄺寄與典客劉揭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發表先誅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
 且起呂祿以為鄺况况字也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太尉行至

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
 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
 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
 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
 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
 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此說之則朱虛功第一矣也言猶明言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尉朱虛侯
 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
 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
 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
 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
 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見子畜之笑曰願而
 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
 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吕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

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
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
益強

魏勃

灌嬰在榮陽屯兵時也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
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
人而後救火乎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因退
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

諸史品節主卷

六 朱虛

九

曰人謂魏勃勇矣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謂不

物見物也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
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
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
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
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齊王傳高帝長子題注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

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謂欲世寵令其
長女紀翁主入王宮謂王女云翁主止其後宮母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齊有宦者徐甲

入事漢皇太后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

修成君非劉氏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者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

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主

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

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

得充主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

有后後宮且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

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

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國

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濤不

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

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市租謂

物出稅曰得千金言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

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蹙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

賈山至言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

賈山至言

賈山至言

賈山至言

聲益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言常遠也。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

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十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言庭之廣大。馳驅無所迫。建立旌旗不屈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築令堅實。而使陸高耳。

不為甬道。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

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塗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後。移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救冢。而託葬焉。

薄昭與淮南書。西京最上上無二之文。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

封之不欲使。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王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屬謂委棄之也。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過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

不為甬道。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塗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後。移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救冢。而託葬焉。

薄昭與淮南書。西京最上上無二之文。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

封之不欲使。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王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屬謂委棄之也。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過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

不為甬道。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塗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後。移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救冢。而託葬焉。

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沐水也。蒙日也。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耳。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表異行用此。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於高於兄耳。

布衣一劍之任。賤三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還為郡。陽侯以便國法也。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呂氏以功犬。然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

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也。天子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止而藏。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各有所主。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變。來歸。諱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

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皇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丞相張敖。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僣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

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居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奉時者以二千石大夫但大夫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律有罪夫官爵稱與棘蒲侯太守奇謀反欲危宗廟上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守奇謀反欲危宗廟社稷謀使闔越及匈奴發其名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為宿樽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謾誰也實葬肥陵誰云不知處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豎木為之及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亡命者常棄市而王藏以脫命擅罪人無苦効繫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舉臘長不甘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壁帝皇帝忘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居縣為某家室室皆日三食給薪某鹽水

食奉唐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其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載以輜車令縣次傳張釋之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獄為是手不釋卷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獄為是手不釋卷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獄為是手不釋卷

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表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調者釋之既領單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單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父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尉秩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高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晉夫為上林令釋之父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相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高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陸具其文而無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

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失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

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去王就車右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貨

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軍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傳令出殿門公車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

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

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

陵居北臨厠也幸臨垂拱日則也厠道側是時慎夫

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

使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櫛用紵

絮斷陳絮添其間紵一作錯案斷陳絮以添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

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

有鄰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琴櫛至今猶然故帝

有鄰北山之石爲琴櫛取其精半言南山者取其高

厚之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櫛又何戚焉文帝釋

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

治問曰縣人來聞踞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

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

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

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

高廟坐前王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按

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

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

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

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王生計必
非尋常情
不傳
簡弱如亦
云內四月
金黃諸罪

諸史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九十一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
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馬門稱病欲免去懼大誅
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
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
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馬唐

文帝輦過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
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尚祿數
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飲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趙間卒百人為微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
行行頭皆官師

唐曰
臣聞
當此
時

諸史卷之二十一

不場唐

辛

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蹕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人臣進對稱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
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
匈奴新大入朝那縣名屬河西安定殺北地都尉昂以胡寇
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
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
以外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
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軍中立市市有賞賜
稅稅即租也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之騎也百
金之士十萬良士直百金喻其貴重也劉氏其功
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
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
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譏卒誅李牧趙王寵臣秦多與
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
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漢市肆稅從之入為私奉養以是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後郡令人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一。言不相應。謂府令故云幕。府莫當為幕古字。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奉法必用。臣愚以

請參諸上表

大馬序

主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信亞夫之軍。易為不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軍之士也。

田叔孟舒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其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

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斃。鉅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

請參諸上表

大主辭

主

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骨相。

吳楚反。晁錯發難。袁盎權說。周亞夫討平之。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錯父聞之。從

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
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
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
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寶嬰表益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
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
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

諸史出師上表

天是錯

三

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
曰。夫鼂錯思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
父口。公言善。吾亦快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
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
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
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

劇孟將都尉
田橫伯周
廷督將士

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
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
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
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
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
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
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橫伯
為大將軍。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

諸史出師上表

天是錯

三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
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
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
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黨將兵。降漢。
耳。吳王即不許。田橫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
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
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
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亞夫能用
鄧都尉之
不用田橫
伯將軍
之說則敗
存三安危
在所與難
信哉

主

一二日也

太周至天

生

益以大俠不拘小節故過道侍兒者有之

從史從史嘗盜愛益侍兒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
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表盜驅自追
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益使吳見守從史
適為守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齊置二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輒卒皆卧司馬夜引表
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弗信曰公
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益君侍兒者益乃驚謝
曰公幸有親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
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

諸史記上卷

六表李

至

馬與分背表益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
騎騎去遂歸報太史公曰表盜雖不好學亦善傳
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
變易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
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稜且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
卒以窮困悲夫

西京雜記
與從史
秋不異

初漢雜記

太上皇從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
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
以此為惟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
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并移舊社
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
放犬爭雞鴨於通塗赤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督
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賸月餘致累百

諸史記上卷

天初漢雜記

天

金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
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華迎門却行高祖大驚
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
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
斤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

漢治不及
二代為無
宋法也此
處奇見

給初年相
厚何故中
反不但無
志且亦無
操也
尚有貴姓
何兄與姓
同生何足
道也

諸事皆由上奉

代即趙高
子謂常
山寶符也
後乃屬趙

高祖每疑
反者皆從
勿治故常
得勝

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齊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歷。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結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趣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曷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

此以賞
生得陳豨

諸事皆由上奉

代即趙高
子謂常
山寶符也
後乃屬趙

高祖每疑
反者皆從
勿治故常
得勝

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曷等。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速迺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屬門皆屬代。高后時。齊人田生。楚漢春秋游乏資。以畫于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做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幸大謁者張敖。卿名楚漢春秋。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欲本推戴高帝就天下。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惟欲使

為長者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
成帝業若人推轂欲前進也然也功至大又親戚太

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

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

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

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

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

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

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

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

上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

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

澤急行毋留田開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此田生即
漢主營在
生之類

諸史品節卷之十四

初漢文

鼂錯西漢文辭鼂錯為
第一故備錄之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維陽

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

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開齊有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廻詔太常使人受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

太子舍人門大夫初為舍人又
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術數

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公孫弘云履殺生之力通壅塞
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心見於
上謂之術此故入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
與錯所言同故入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
舉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
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
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入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言何用臣之愚誠以為不
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
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
數者不問書說也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

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駭射後。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禮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開命。以輔其不逮。意所不及者服其言以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不失德。夏以長祚。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為謀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

人事直古也。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其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更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天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言朕自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為有司枉執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久。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相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謙下。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當等。應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親理萬機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

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滅也。有根著地者皆藏之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

至木聲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

月光嵐雨時膏露降五穀熟扶藜減賊氣息民不疾

疫河出圖洛也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

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

人事終始。起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

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

不欲壽三三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

不意錯

三王節其方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

而後行之。其勸農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反人

而後行仁士重義也乃力人事然後取人

所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望之若父

月從之以焚其去月云 樊其與臨其行重二不焚

復世正明於人情冬拾之乃也。昭策曰。直自融東。豈

行廿五日方竹絲女之巧也諺曰五日言在諺是

國主之事屬委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

以國任之以事也。屬委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

不敢誣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

敢矜矜謂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

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

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

也賸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

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

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

置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思不

孝而害國者也。故皇大者罰重。皇小者罰輕。如此民

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

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

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民。謂逆主意而反

改傷
敗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

內亡邪僻之行。外亡騫汚之名。辟讀曰僻。騫音山。汚音也。事君

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賢王五伯。

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

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臣亦不及三王，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肯謀，不戰，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

諸史事節古本

六 亂

六

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怨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殺奪自賢，群臣恐諛。直爲恐懼而諛，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尊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憊，窮也。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

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還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末，廢去淫末，除奇解姦。姦，傾軋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舉人亡帑。帑，財也。收帑，卹坐，卹亡，論日無帑，謂曰：「李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除，錢之律也。通關去塞，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置諸侯，以廣通商之實也。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期，法也。志云：罪人各以輕重，年爲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租，田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諸史事節古本

六 亂

七

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刻侯就都，親耕節用，況民不奢，所爲天下典，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游內者，大功數七，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悉陳其志，姦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目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性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職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

其楚及諸
以辟臣將
相背不可
信而使天
子目將已
君年不躬
親而任臣
下文命盛
治錯乃勸
之曰

書史節事

居但不強
原其有若
能中人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祿不下五帝，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戢，邊竟未安，其所

以然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已語終，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

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

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虛弄日損一日，歲亡一歲

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

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感少茅之愚，臣言唯

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者。是選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

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若

太上廟垣中。垣者內垣之門束出不便，錯迺穿門南

出，鑿廟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

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垣中垣，不致於法。」

丞相謝罪，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

先請

晁錯上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富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澗，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

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音子廉反。山木所在，古車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相屬，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間，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戰之地也劍
橋三不當一推華竹蕭中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
此才與之地也紐鐵把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此劍橋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者趨利弗及避難不
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平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
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
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
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
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
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突騎言其馳逐可則匈奴

帝紀卷之六

不星錯

十

奴之衆易掩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弗能應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材官驍發
驍發矢之善者也材官驍發材力者驍發發驍矢以
射也手工矣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則
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華箭以皮作如鐘者被
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下馬地闢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
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僥倖之間耳言不知其
必小雖強必弱也僥
亦僥倖也中謂曰仰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失據也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言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衆即機耳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往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

帝紀卷之六

不星錯

十一

文帝臨祭
非但以其
才識之高
亦且其
辭之美

其後漢書

其後漢書

其後漢書

幽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龍谷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人上書言兵體三章問之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執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二十是書

十三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
獸盡其性能寒能讀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
理鳥獸希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
之名曰謫戍及贅增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問取其左問里門也
者一切皆發之非謂
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祭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
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
守固則有厚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函以富家

其後漢書

二十是書

十三

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秦之發
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
簣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
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
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
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畔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
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校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
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
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代也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
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落城上雷石也安石
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復為一城
特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表十二尺

其內城開百五十步。要。等。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
毋。下。千。家。謂。謂。集。之。也。總。計。城。邑。為。中。周。虎。落。者。以。竹。蔑。相。連。連。落。之。也。先。為。室。屋。其。田。器。麴。募。鼻。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日。月。者。今。什。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如。贖。鼻。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麴。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木。炭。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未。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區。敵。不。能。矣。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驅。驅。略。能。止。得。其。所。驅。者。令。縣。官。為。贖。官。為。備。贖。之。耳。其。其。本。主。以。半。賞。之。

民。知。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上。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物。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實。相。其。陰。陽。之。和。當。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勸。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也。假。大。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有。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其。業。也。切。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此四篇如
聖賢之
不也
立但一字
一金

妙品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不

十

貴粟

救世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
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還踵口
足也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而也宜大治則終身創矣創也欲
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匈奴常以爲侯而出軍來而不
能用使得氣去使其得勝後未易服也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瘠病言無相棄以畜積多
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武
不讓湯不讓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
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
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
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
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不

十

儻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
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
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
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
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
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
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
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
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
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
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
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
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

說文

說文

稱之息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

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貲倍息。小者。坐列販

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

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什謂千錢伯謂百錢也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徒。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

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

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

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

貴。民之所惡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

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

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

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漂。漂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山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笑錢也。除三夫不

作甲卒也。當為卒者。免其三

人不為卒者。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

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

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

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第此其與

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

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

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枚乘七發。不欲犯其顏。故立楚太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言王疾之太子曰。憊。憊困也謹謝客。客因稱

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

就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轉。音色言邪氣

其堅若結也。轉紛屯滌淡。嘔唏煩醒。紛屯滌淡。煩醒

車輪交革也。紛屯滌淡。嘔唏煩醒。煩醒。煩醒。煩醒

病酒曰醒。惕惕休休。卧不得眠。素問岐伯曰。不得

眠。味虛中重聽。惡聞人聲。虛中。虛中。虛中。虛中

聞人聲。精神越。深百病咸生。深。深。深。深

不平。眩暈感也。不。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

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聞聞語事變度。

雉朝飛蕭麥芒出 回虛壑兮背槁槐 依絕區兮臨迴溪枯槁

力鳥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女桑黃桑也河柳今苗松切

豫章條上造天苗松苗山之松條梧桐并開極望成

林林間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雲商角微羽之風也

從容倚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松木列坐縱酒

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杜連即田連弄鼓琴者理音謂理

其味雜陳有絲錯該錯音難也該備也

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練選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

鄭衛之皓齒激衝激也結風回風也楚地風氣漂疾其樂促迅哀切鄭衛所聲所出國也

樂使先施微舒陽文段于吳娃間姬傅子之徒吳娃吳姬也

女先施即西施也吳姬為微舒母言段舒前夏姬也

陽文捷之好人也吳俗以美女為娃間姬梁王姬嬰

餘未詳 雜裾垂髻目挑心與挑音挑也挑音作

也 榆流波雜杜若榆引也謂目之光若引水蒙清

塵被蘭澤望其氣如蒙覆清塵其髮如嫩服而仙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此亦天下之

朝服使嫵服入御十在嫵好也御進也

靡麗時修廣博之樂音也太子能疆起游乎此發之

聲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獵客曰將為太子馴麒麟之馬駕飛軫之輿馴馴也

輕由也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

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

雲林周馳乎蘭澤舞節乎江澤掩青蘋迴清風陶陽

氣蕩春心掩收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

之東也以所止為集也狡輕皆捷疾也於是極犬馬

之才因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相謂御車者恐虎

豹謂擊鳥逐馬鳴鏑魚跨麋角謂恐也逐馬馳逐之

角謂鹿之角也復游麋鹿踏麋鹿汗流沫墜安

伏陵窮謂鹿也復游麋鹿踏麋鹿汗流沫墜安

而死者言禽獸驚懼被固足充後樂矣此校獵之至

壯也太子能疆起游乎此發之以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侯淫而上發滿大宅陽氣

也謂宇肩動也侯淫漸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

進貌侯近也大宅謂面也

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冥夜也薄至也運轉

旌旗假塞羽旄紛紛假塞雄壯貌羽鳥羽也旄牛尾

馳騁角逐慕味爭光味美也後疊廣博望之有圻後

謂燒田之畧廣博純粹全獲獻之公門純粹美好不

獲體完曰全公

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既盡

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開漠兕虎並作不鳴也

大累耳然而有起色矣為累謂以游獵結客易

客口將以八月之望期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

妙品

清乎廣陵之曲江廣陵國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

水力之所到則郵思然足以駭矣然其所以

駕軼述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汜

者駕陵也軼失也擢前也汨亂雖有心略辭給固未

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心略心計也辭給辭也如此之

瑞恍兮忽兮聊兮標兮混汨汨兮恍惚混汨汨

相合疾流貌忽兮恍兮傲兮儼兮浩瀟瀟兮廣瀟瀟

毅武孔猛袒身致果為毅孔甚也袒身

磴牛才戰交錯也交錯言多也收獲掌功賞賜金

帛掌主也多收獲者掌主掩旗肆若為牧人席掩旗

陳也周禮有牧人之職言掩取青也肆

炙以御賓客肴肉食也無火熟之洞觴並起動心驚

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真信之色形于金石商歌陳

唱曲成無毀言非當所聞見也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如云吐肝膽而重然諾也此真太子之所善也能擢

起而游乎此發之以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起瞻瞻兮虛而平行貌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

洞兮蒼天極慮平崖洞相連貌流攬無窮歸神

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無窮然後歸神至日汨乘流而

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

不來言最浪紛紜其流曲折臨朱汜似而遠逝兮中

虛煩而益急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朱汜

水涯也思清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急於是淙淙

中灑練五藏灑練五藏激激胡手足類濯髮齒濯髮齒

洗面按弃恬急輪寫洪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也急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諸葛亮出山卷

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則不容髮。言其急能聰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衆。外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衆外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或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義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謂善射也。然其所止。適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米。知操方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秦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鹿盧為繩。余父錢部非幹也。統幹。幹井上四交之幹。當為及索所美。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天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撞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葉言若也。撞謂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底磨不見其形。

有時而盡。期亦隨也。底柔石也。屬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復讐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徼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從音子。六國乘信陵之籍。魏五國也。明蘇秦之約。屈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徼。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說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失職謂被削。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當於天子。有隱隱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隱謂在東南。夫漢并三十四郡。十

士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
如東山之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分其
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漕河。不如海陵之倉。
縣名也。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閭閻會
吳太倉。不如長洲之苑。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
池。吳以海木朝。深壁高臺。副以闢城。不如江淮之險。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言其富饒及游宴。今大王
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十分之中。可五分無患。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如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即黃頭也。節
通以權船爲黃頭。即襲大王之都。魯東游。絕吳之
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
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矣。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吳楚反。皆守
守。非三國。依樂布。開齊。初與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
膠西。濟南。淄川。王也。趙。邯鄲。漢將鄒寄。固趙王
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邯鄲。於邯鄲。與四無異。此
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備於十里
之內矣。梁下屯兵。張韓將北地。時皆仕梁北地。良家
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將兵而處吳軍
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韓。韓安國。不將。

兵子高。宿左。宿右。也。言高所將之兵。不得下。既
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
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
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
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
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更以
安居。薄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遇得
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乘之
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令皐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遜。故所作少。而善。皐皐賦辭
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適排。見視如倡。自
憐。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嫫音。又自詆嫫。其
文體。儼曲隨。其事皆得其意。說古委字也。儼音。按。頗
譏笑。不甚。開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

鄒陽

吳王以太子事怨。三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諷

諸史品節上卷

三十四

爲其事尚隱惡指長言故先引秦爲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法度於其上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法制之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敗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盡伏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貴於河間文帝遂爲趙王取趙王之河間立遂弟六齊望於惠后帝爲河間王遂欲後還得河間

又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城陽顧於盧博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榮地王興居訓諸呂有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三淮南之心恩墳墓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不背專爲吳非不敬相牧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清陽地名言胡馬雖使梁弁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

諸史品節上卷

三十五

淮南胡越欲謀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惡敬言梁弁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離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苦吳爲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臣聞交龍乘百有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音節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教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而下風之行尤說大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鸞鳥索百不如一鸞鸞鳥比諸侯夫全趙之時武力鼎

士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思沈沈言幽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四也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還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莫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叔儀父也丘天子謂立爲天子也深割嬰兒王之皇太子武爲代王參爲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文帝之太子揚雄方言梁益之間卒介濟北四弟於雍者三所愛聞其肥盛曰壤

通鑑纂要
卷之六

象新垣平等哉但什也清北王與居反見秦四弟
所以然者生二國有姦臣
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新垣平詐言鼎

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平弗迎則不至為吳
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過誤也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然高皇帝燒棧

道水草邯以水灌其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

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荆亦楚也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不可

不當安起邪意願大王孰察之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

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

略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恐

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說見禽恐

死而負案適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

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曰虹

貫日太子畏之白虹兵象繫諸若斯太子尚畏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鼎昭王疑之鼎趙分也

將有兵故

通鑑纂要
卷之六

太白食鼎食干歷之
也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

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

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竭夷竭夷即今

勝臣始不信適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曰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

不過以奢故也義不特魏齊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

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犀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臥臥驕驕也

其味散重蘇秦雖有說生七日而趙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謂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廣卿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之末世人雍遂入大河也爾雅徐衍負石入海周之末世人也不吝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軒從得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矸與岸同前照也薄止也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卅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

朱象魯慈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俦而三王易為也廷以聖王覺寤相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韓人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仲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而三相楚而身愈卑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口彼之以恩則川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許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于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枝枝輪囷離奇輪囷離奇委曲也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

而多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
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
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聘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
閭閻之上言聖王制天下而不牽乎卑卑之語不
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此言者庶子名也以
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

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
越經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溺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節入朝者不
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
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諸史品節卷之十五 盛漢文

漢樂章顏師古小引
漢書本序
小顏云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
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
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羈
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
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謂諷誦開心
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其而存之以示
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
皆備悉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
援據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
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今皆窮波討
源據會野釋郊廟樂歌始於武帝召司馬相如
如十餘人爲之不中程軼節之
故其爲章精微簡潔雄深
奧雅聖臣不能贊一辭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
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
門奏求至以爲行步之節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

以篋絃亂入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登歌再終下奏休
成之樂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求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
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至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
采詩夜誦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以正月
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
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
登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諸史品節十卷

木樂章

安世房中歌凡十二章司馬相如等作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也天子官縣師古曰謂設縣縣四縣也
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象多金支秀華庶旌翠旌
臣視高遠如雲日之青冥也金支秀華璫說是也庶
旌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璫說是也庶
旌也庶旌翠旌謂析五等羽注翠旌之首而為旌耳
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華之始也以爲樂
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蕭敬也言歌者敬而唱譜和之
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師古曰娛戲言庶幾神來
翔翔音送細細人情以樂送神感人情使之齊肅

也忽乘青玄願事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心致誠敬也敕身齊戒施教

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勝福亦

矣皇帝孝德德古暢字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

姦紛亂東北謂匈奴也詔撫成師武臣承德成師言各置

傳日成師以出行樂交逆蕭勾羣慝劉敞曰予謂逆

思也言海以廣大之故我水歸之

大山崔嵬并殖民何貴賈有德言大山以崔嵬之故

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師古曰莊子有秋駕

高賢倫樂民人言王者有倫倫之德

豐草蔓女羅施孟康曰蔓音四月秀蔓之蔓盛貌也

諸史品節十卷

木樂章

三

師行而和樂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匈奴服從則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倫民所懷倫和樂貌也懷

崇高其德改爲萬姓安其所樂終產萬物各安其所以

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師古曰莊子有秋駕

高賢倫樂民人言王者有倫倫之德

豐草蔓女羅施孟康曰蔓音四月秀蔓之蔓盛貌也

應劭曰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柏之上

與類而德載之況同姓言族親不可不體遇也誰何如誰能回德之善上古

帝皇皆不如之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雷耀耀明德鄉治本約取象雷雷明示德義

之方而治政本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威相保政所

之約約讀日要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威相保政所

加人被寵澤則室德施大世曼壽

家老幼皆相保也德施大世曼壽

都為遂芳省宸桂華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

省宸然也皆謂神官所有耳孝奏天儀若日月光

孝道進承於天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

神下降故有光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哉芒芒芒廣遠之貌孝道隨世我署文章也一日

也杜華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馮馮盛滿也吾易又述燭明四

極晉灼曰易疆易也又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

耳非武帝時也慈惠所愛美若休德若順也休杳杳

不得六拓境慈惠所愛美若休德若順也休杳杳

冥冥花綽永福師古曰綽緩也美芳

禮禮印印師象山則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註

在前篇六木傳鶴之誤遂以冠嗚呼孝哉案攝戎國

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嗚呼孝哉案攝戎國

續夷竭歡象來致福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

無兵革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

德德音孔臧師古曰德字合韻皆惟德之臧建侯之

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建侯建封諸侯也易也封曰

也皇皇鴻明湯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問名

天和伊樂厥福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凌則師

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法也殖生也舊父

也翼翼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孔容之常承帝之

生有羣黎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孔容之常承帝之

明帝謂天也下民之樂子孫保光言承保其承順溫

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長久也承帝明德

師象山則言不壽不崩雲施稱民未受厥福言稱

施其澤如雲也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

無疆稱音尺孕反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侯有望練選熇熇蕭蕭延四方師古曰以蕭熇

方四方之神也熇音熇熇蕭蕭延四方師古曰以蕭熇

來彤反熇音人說反九重開靈之旂天有九重言皆

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

之下若風馬言速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

親先以雨般奮言速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般

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懸震潛心放懸猶髮髻也潛動

齊集篇

靈已坐。五音飭。飭讀與敷字同。謂整也。虞至且承靈億。億安也。牲蘭果。梁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音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太宰。李元。記云。以水。淋桂。為大尊酒。靈安留。吟青黃。吟。謂歌讀也。青黃。謂青黃也。青黃。謂青黃也。青黃。謂青黃也。

樂也。偏觀此。眺理堂。應劭曰。眺望也。望石而似。聚

婢並緝。奇麗。孟康曰。婢音互。好也。師古曰。孟。婢並緝。奇麗。孟康曰。婢音互。好也。師古曰。孟。

兆逐靡。師古曰。昔。昔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茶之柔也。

被華文。則露殺。曳佩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師古曰。則。則也。露殺。如淳曰。則。則也。露殺。如淳曰。則。則也。

夜芳華也。師古曰。使與扶同。言懷。澹容與。獻嘉解。

也。容與。言閑舒。也。澹音大。澹反。

右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臣瓚曰。繩。繩也。繩。繩也。繩。繩也。

清和六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后土。之數也。土數五。海內安寧與

文臣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曰。媼。老母。稱也。媼。老母。稱也。媼。老母。稱也。

功。耳後之制數以五。即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

也。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顏師中壇。故疑是壇。論中央耳。

右帝臨二

春祭

青陽開動。根夢以遂。臣瓚曰。春。青陽。音潤。并。愛。政。行。非。遂。

有足而行者。稱政行也。雷聲發榮。蟄處頃聽。蟄。與。

崖者。莫不頃聽。而起頃讀。與傾同。枯栗復產。廼成

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應劭曰。天。在。孕。日。胎。施。音。弋。

鳥老反。羣生嚙嚙。惟春之祺。音。使。威。反。祺。音。其。

朱明盛長。男與萬物。臣瓚曰。夏。為。朱。明。師。古。曰。男。古。

於。桐生茂。豫靡有所訕。師古曰。桐。讀。為。通。茂。孫。美。盛。

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訕。皆。申。遂。也。訕。音。丘。物。反。數。華

就實。既早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甫。田。大。田。也。百。鬼。迪。嘗。也。甫。田。大。田。也。百。鬼。迪。嘗。也。

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西顛沉陽。秋氣肅殺。師古曰。沉。音。明。浪。反。陽。舍。秀。垂。

頽。頽。不。廢。五。穀。百。草。秀。穎。成。實。姦。偽。不。萌。秋。孽。伏

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日。鮮。絡。音。莫。客。反。既。畏。茲

威。惟。慕。絕。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德。者。皆。來。賓。附。無

敬。敬。危。蓋。皮。教。也。

冬祭

元尊
婦神

左書
婦神

右西顧五

玄冥陵陰蟄蟲益藏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草木零落抵冬降霜孟康曰抵至也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朴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

右玄冥六

惟余元尊婦神蕃釐年奇曰元尊天也婦神地也終始也惟余元尊婦神蕃釐年奇曰元尊天也婦神地也終始也惟余元尊婦神蕃釐年奇曰元尊天也婦神地也終始也

八

始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其請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子繼承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其請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子繼承

右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繡路龍鱗更定詩師古曰建始元年也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繡路龍鱗更定詩師古曰建始元年也

承祀祀繡繡為紛孟康曰積聚修飾繡繡周章承神

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

一與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琴瑟會軒朱軒朱即一與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琴瑟會軒朱軒朱即

言總合音樂會珍琴金鼓靈其有喜案此言以言總合音樂會珍琴金鼓靈其有喜案此言以

反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音言以牲反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音言以牲

讀日淹長聲前按光耀明晉灼曰按即光炎字也讀日淹長聲前按光耀明晉灼曰按即光炎字也

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裔皇舊說云鸞鸞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裔皇舊說云鸞鸞

皇章音灼曰況賜也皇君也案明也臣瓚曰武差也皇章音灼曰況賜也皇君也案明也臣瓚曰武差也

晨詩應律銅玉鳴師古曰銅音火玄反晨詩應律銅玉鳴師古曰銅音火玄反

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師古曰晉說非也自陶官吐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師古曰晉說非也自陶官吐

梁也發梁歌聲繞造茲新音求久長聲氣遠條鳳鳥梁也發梁歌聲繞梁也發梁歌聲繞造茲新音求久長聲氣遠條鳳鳥梁也發梁歌聲繞

鵠神夕吞虞蓋孔享虞樂也蓋謂辭孔鵠神夕吞虞蓋孔享虞樂也蓋謂辭孔

右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繡繡周張更定詩

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

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春非我春夏非我秋非命有終世長而壽短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春非我春夏非我秋非命有終世長而壽短

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言灼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言灼

奇多奇

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偏觀是乃知命甚促謂當知之何也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獨乘六龍然猶六龍其何不來下應劭曰昔龍得其調使我心若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我師古曰昔嗟嘆之辭也黃帝貴也歟乘黃不來下也音各各字

右日出入九

太奇

太一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雷赤汗沫流補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流濡也流沫如補也李奇曰沫音礦面之礦音灼曰沫古礦字也師古曰沫沫雨通沫者言被面如補也字從水旁末末之末音呼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從水旁末末之末音亦如之

諸書

六樂章

然今昔字多作志儼儼精權奇籀浮雲曉上馳蘇林沫面之沫也志儼儼精權奇籀浮雲曉上馳蘇林音躍言天馬上躍浮雲也師古體察與迴萬里日建音近如淳曰迴起踰也音灼曰古迴字師古今安匹日孟晉非也迴讀與厲同言能厲渡萬里也今安匹龍為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為之友耳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西來經行碣幽之地無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康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在辰日執徐

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將擇舉誰與期師古曰言當當擇徠開遠門疎予身遊昆侖又類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命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也天馬徠龍之媒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游聞閣觀玉臺應劭曰開閣天門五

右天馬十

太初四年詠宛王獲宛馬作

長短語

天門開談蕩蕩如淳曰談讀如迭談蕩蕩天體堅穆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衆神穆然光夜燭德信著神夜照應誠而來靈寢平而鴻長生孫神靈德澤所浸是德信著明靈寢平而鴻長生孫神靈德澤所浸

諸書

六樂章

甚大故我長生之道而安豫也大朱涂廣石為堂涂道路也夷平師以朱丹又甚廣大平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求望之貌求長也指音所交又指音韶望令韻音亡星留俞塞隕光俞答也言衆星留神答我饗賜照紫曜珠相黃紫曜饗神之曜也紫曜上四下而黃也韻音紫比獸回集武雙飛常羊之回獸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道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言月光穆穆也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鴈軋忽長遠之貌神裴回若留放燿重親以肆章孟康曰莊音製師古曰

故我得親見真以親附函蒙社福常若期函也言也
 而陳誠意遂幸明之神所享故能包函蒙被社寂寥上天知厥時應劭曰天雖
 寂寥高遠而知我譽薦之也漢音來朝反泛泛淇濱從高存應劭曰泛
 意也淇濱盛衰音灼曰淇音根旅開閔師古曰淇音徒干反殷勤此路隨所求應
 陳所求也師古曰殷音力於反休嘉師古曰休美也嘉慶
 如淳曰休讀休嘉師古曰休美也嘉慶
 日聲始也休嘉師古曰休美也嘉慶
 專精屬意逝九閼如淳曰閼亦陵也淮南子曰若
 九陵之上陵重也謂九天之士紛云六幕浮大海紛
 也師古曰閼令韻音故又音亥興作之貌六幕

右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
 國益地師古曰謂象載昭庭日親以祭縣象也載事
 彰著而為行列也也縣象也載事
 日來親近甚明察也參倖開闔爰推本紀應劭曰
 言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音灼曰倖等汾脰
 也開闔猶開闔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五音六律依革
 出闔星祐元始師古曰皇天也祐福
 饗昭侯章謂利不相乖離也饗讀雜變重會雅聲遠雅聲遠
 姚姚侯章謂利不相乖離也饗讀空桑瑟瑟結信成張晏曰空桑為瑟一彈
 日空桑地名也出四興遞代八風生應劭曰舞者四
 善木可為琴瑟也縣代奏也左氏

傳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饌
 犧牲音灼曰河龍夏之所賜者也供饌給厨祭也
 未旨酒布蘭生音末百草華之末也音美也華木雜酒故香且美也音美也
 泰尊柝漿析朝醒應劭曰柝漿取甘柝汁以爲飲
 以解朝微感心攸通修名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通武
 醒也微感心攸通修名
 周流當羊思所弁周流猶周行也當羊猶適也思
 是稷稷復正直往稷稷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
 當杜日所願也復音馮鳴切和疏寫平音灼曰馮鳴
 扶目反審令韻音穿馮鳴切和疏寫平
 不神令之疏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

右景星十二

元封五年得雉汾陰作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臣瓚曰宮
 此異瑞也蘇林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師古曰玄天也
 曰譚普第也玄氣之精回復此都
 旋及復於此雲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之都謂甘泉也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社福音灼曰得

右皇后十四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游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師古曰敦猶聚也。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後舍止也音步局反。

神之行。於容容。騎脊脊。般從從。孟康曰。似音總。作舛。
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也。脊脊。疾行之貌。般。相連也。般
從般也。容音勇。般音總。一日容讀如本字。般音公。
天之德。泛翔翔。甘露降。慶雲集。
若烟非烟。若雲非雲。

諸史品節上卷

不樂章

造

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神之掄臨壇宇師古曰掄引也壇字
 古曰翬音七入反又音立祭祠壇場及宮室言神
 祭來降臨之也掄音勛九疑翬龍舞如淳曰九疑舞所禁言以
 爲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舞而來舞以樂神
 字也言神安坐回共翺翺合所思共讀曰恭翺羽貌也神嘉應
 翺音趣吉時也申貳鴈猶重鴈也貳鴈福涉洋洋邁延長音普郎反洋洋饒廣也揚金光
 羊又音沛施祐汾之阿沛音普大反沛然泛貌也阿水之曲隅揚金光
 祥也積泰河橫充滿也泰河大河也莽若雲增陽波益雲貌光明之
 也編臚驪騰天歌臚陳也騰升也音陳共數慶令歌上升於天

右華燁燁十五

諸史品節十卷

不樂章

五

右五神十六

五神相也。四鄰如淳曰五帝鄰太相也。師土地廣
揚浮雲。拈嘉壇椒蘭芳孟康曰拈摩也師古曰拈首
蘭之壁玉精垂華光師古曰言禮神之壁乃王之精英故有光華也益億年
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言備延諸神
盡觴謂也靈輿位偃蹇驤神既畢饗則嚴駕靈輿引其侍
反斥汩臆析奚遺從之位偃蹇高驤也塞音居偃
留也汩音淫淥淥淥淥然歸神之後久在淥淥乃淥然
而歸也淥音綠淫音烏斡反

祭天受福

朝靡首覓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覓西北也師古曰隴垠之首也垠匡也或音丁禮

爰五止巖黃德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 固劍虐黑
 習應劭曰黑習何如本號也 師古曰 聞流離抑不
 詳師古曰流離不待其所者爲開道路使之安 賓百
 僚師古曰流離不待其所者爲開道路使之安 賓百
 僚山河饗百僚百神之官 掩回轅轡長馳如淳曰馳
 長貌也師古反 騰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奮歸雲
 日音武元反 撫懷心師古曰懷心 懷柔之心也

右朝隴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

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象載象也此瑞車輪然色白而食甘露飲泉

此言神馬赤雁瑞瑞也見春天

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此詩四句先敘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瑞車也白集西雍之麟也甘露泉天之所降地之赤雁集六紛員獲赤雁之數也

員多貌言西獲象與東獲殊禽雜五采文孟康曰翁赤雁祥瑞多也見音云神所見加祉福登蓬萊緒無極示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右象載瑜十八

諸史卷之七

八集章

七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綬黃華蓋

師古曰綬綬赤蛟貌黃華蓋蓋也露夜寒

此蛟黃華蓋音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

書晦蓋暗音烏威及蓋音百君禮六龍位百君謂勺

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

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

孟康曰德音近泉不安欲去也如

國靈德視象輿輶序曰輿儀人嚴為待發之意師古

日輶崇然逝旗遂蛇旗貌也崇音巴通又蛇音獲

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生無衰竭也

右赤蛟十九

漢百官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掾中

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

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

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

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

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

斛一百石者十六斛丞相國尉皆奉官金印紫綬

長史千石司直秩比二千石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

將軍之號御史大夫奉官秩中二千石位上卿銀

印青綬掌副丞相一日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書秘

書外皆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有繡衣直指出討盜猾治大獄不常置前後左右

將軍皆周未官奏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奉當秦

官堂宗廟禮儀皇帝更名太常太常天子旌旗也畫

日月焉王有大事則載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

常屬有太視太史太史大醫均官都水長丞均官山

陵上家輪入之官都水治渠隄水門上泰官掌

親屬屬有都司空丞內官長丞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

武帝更名大司農屬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

令丞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

而官有幹官管鐵市兩長丞幹主也主均輸之實所

利也武帝軍官不常置也少府秦官

掌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大

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屬有尚書符節

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廬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

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若虛官名

今日若虛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註有若虛僕令

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左弋庖人都水均官

三長丞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

御府未巷內者官者八官令丞鈎盾主近苑間尚方

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諸僕射署長中黃

門皆屬焉中黃門奄人居禁武帝更名考工室為考

工左弋為飲飛居室為保官甘泉居室為其臺未巷

為掖庭宣帝更名西織為織室中尉秦官掌徵循

京師微謂游獵皆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師古曰候及

皆官名也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

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此千人皆官名也武帝

更名執金吾職主先導以禦非常因以名官屬有中

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

左右家輔都尉尉丞兵率皆屬焉式道凡三候車駕

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宮門門乃開自太常至執金吾

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太子太傅少傅古官有

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舍人秩皆六百石先馬前

也國語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將作少府秦官掌治

宮室武帝更名將作大匠屬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

前後中校七令丞章謂大材也將作大匠主材更名

章曹掾今所謂木鍾者章聲之轉耳武帝更名東

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詹事秦官掌皇

后太子家有丞詹省也給也茂陵中屬有太子率更

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尉廐長丞太子稱家故曰家令

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中盾主周衛微道秩

四百石衛率主門衛秩千石率更掌知漏刻皆太子

之官也又中長秋私府未巷詹廐祠祀食官令長丞

春秋

皆皇后之官也成帝省詹事并屬太長秋

長信

學皇太后官景帝更名長信少府以太后所居宮

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

樂少府 兩行秦官景帝更名太長秋

之義故以為 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典屬國秦官掌

蠻夷降者成帝并省太鴻臚水衡都尉

故曰 掌山林苑囿有上林均輸

御省也在長安城南御省川也不在藍田或曰御

省或曰御省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

同准者校皆所以行船也漚船官也

辨銅主分別銅之種類漢書儀云天子六府未央承

華駒駘騎馬路駘大廐也馬皆萬匹皆太僕廐官而

此水衡又云六廐技巧官蓋技巧之徒供六廐而其

官別屬水衡也 內史屬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

左內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屬官有長安

市尉都水鐵官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有屬後令丞

尉又左都水鐵官雪豐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尉又左都水鐵官雪豐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尉又左都水鐵官雪豐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在廊故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武帝更名右扶風

治內史右地屬有掌令丞尹倉歸蒙強有論罪

日蓋為右扶風 又有都水鐵官廐廐四長丞

故有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三輔貴圖云京兆

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

右扶風在夕陽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

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

右扶風秩皆二千石丞六百石 護軍都尉秦官屬大司馬成帝綏

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 司隸校尉周官

而察察故 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

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祭三輔三河弘

農冠進賢冠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屯騎校尉掌騎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內附

以為騎者長水校尉掌長水宜曲胡騎

騎之屯於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

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工於射者實中聞聲則中之

待詔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自司隸至虎賁校

尉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自司隸至虎賁校

夫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稱尊也八公乘其

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

長吏
少吏

諸吏節士卷

木言官

主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耆夫游徼。三老掌教化。耆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夫爲古文辭。必古事古官。斯稱其義。雖今文亦必飾以古貌。乃物色者敬容焉。至纖濃靡麗。翦翠坐

諸吏節士卷

木言官

主

簪徒以觀婦人耳。非先古寂寥之致也。予輯漢官一卷。不知者視之爲計簿。然形神包會。西京作者必稽焉。夫神者形之君。然形有不得。神亦不居。今夫商鼎周彝。撫則繩繩。翫則幽深。如啗茹虛滋味。靡竟。至如汗尊土鼓。質非不古也。叩之詘然。何則。君形不在焉。今不得其君形。而徒指之爲計簿者。則汗尊土鼓之類耳。非吾輯書意也。

諸史品節卷之十六

盛漢文

東方朔傳

此朔自傳故不書卒葬不皆世系又多參詞漢書採用之耳

妙節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

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

多上書言得失自街衢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

聞龍報云天子已聞其所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

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又帝服于路之言于路之言可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

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

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又辭不遜高自稱舉

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奉祿薄未得省

見不被省納不久之朔給賜朱儒朱儒短人也朔本

之騎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

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

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

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

多端召問朔何忍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

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

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

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

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

家射覆家術數之宋也於覆器之下而置守官壺下

射之皆不能中守官生屋壁如朔目替曰臣嘗受易

請射之迺別著布封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

為蛇又有足跛跛服脈善緣壁是非守官即蜥蜴守

即人家屋壁中蟻蟻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

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

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

榜耳朔不能中臣賜帛延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

曰是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

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蠶數上令倡監榜

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暑音澁蕭之曉暑音瓜灼之

叙天子進
敗象象孫

如此更練
是可以試
諸目之也

試事精同
文章典雅
武帝傳之
聖賢不祿
手也

諸史記節十卷

六東漢期

五一

所患適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舉計其數而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賢直提舉四封之內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草田謂荒田未耕熟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

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何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陸海之地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足以謂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上宜菑莘水多鰾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鄠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

諸史記節十卷

六東漢期

六一

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太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駭馳東西車駕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輿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害也不也無隄之輿謂天子故言輿也一日之樂謂田獵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殿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泰階者天之三階也土階不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東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內官署名以

法有以思
悲之亦無
思

公主子。廷尉上請諸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前又

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

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

迴。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而上壽曰。臣聞

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

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

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

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

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

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

及。銷憂者其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

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

中。小遺殿上。小便也。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官者

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

寶太主。堂直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

近幸董偃始偃與毋以寶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毋出

董偃傳

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毋養之。因留

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

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

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

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益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

足下私侍漢主。拔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

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

作籍田。言有柞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足

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

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父之不然。上

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

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

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

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元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使。列為公主。實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

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

諸史品傳卷

天更月朔

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歸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好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觥膝之。為賤者。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主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仲韓。韓形如射。韓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綠幘。幘人之服也。傳者也。韓即今之臂。韓也。傳讀曰。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入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上者。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驪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楚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執樂之。於是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

謂也。朔曰。偃以人民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憐。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父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寶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

正諫似直
文帝雖得
於此更詳

武帝嘗修
事於此更
詳

南史出師一表

天章第

十一

不方修

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華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
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
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
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
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縵爛宮人簪璫珥垂珠璣設戲
車教馳逐飾文采競珍怪古篆字撞萬石之鍾擊雷
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
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
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
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
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
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若君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周太師故

八三十二
人三十二
八三十二
人三十二

南史出師一表

天章第

十一

云拾即十升嚴子為衛尉以其臯陶為大理作后稷為司
農種伊尹為少府伊尹善子贛使外國有辨顏闔為
博士德行子夏為太常以其文學益為右扶風益作
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季路為執金吾以有契為鴻
臚是時諸侯王治民龍逢為宗正以其直無伯夷為
京兆京兆與太常管仲為馮翊管仲定民之居寄軍
魯般為將作以其仲山甫為光祿光祿主三大夫諫
不如剛申伯為太僕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
亦不吐申伯為太僕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
陵季子為水衡水衡主池苑季子百里奚為典屬國
奚奈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以其貞潔故史魚
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使人主孔父為詹事孔父正
於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善治王慶忌為期
門以其夏育為典官舉千鈞官今殿拜為旄頭射
宋萬為式道候表道之侯若今上廼大笑是時朝廷
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董仲舒夏
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
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
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北哉朔對曰臣觀其面齒牙

𩚑頰頰肉日吐脣脣音改吻擢頤頤結股腳連雁尻遺蛇

其迹行步偶旅遺蛇猶遠也
偶旅曲躬貌也臣朔雖不肖尚兼此

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

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吳越。內興制度。國家

多事。自公孫弘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

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

郭舍人俱在左右。諛調而已。父之朔。上書陳農戰強。

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

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

第六卷

東方朔

主

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

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今于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

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

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

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

日持父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

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何而乃之曰不曰三之月何名一以十以二

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

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

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

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

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

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

卑之則爲虛。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印士卷
人東方朔
十四

後大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方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

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

言歟。說卦於齊。七十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

敢行而不敢息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

人之惡寒而暖其冬也不爲人之惡飢而餒其黃君

人之異身而轉土者其不名之者乎

諸典品附一六卷

但劉語

不東方朔

主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見而前旒。所以蔽明。鞋續充耳。所以塞聰。听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鄒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闔天。以蠶測海。蠶也。以筦闔天。謂樂也。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故諺是觀之。譬猶鼃鼃之襲狗。小鼠孤豚之咋虎。雖欲咋。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

董仲舒八事

盛漢文

火災對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天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嘗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警。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又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賤。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

在國中處房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
園殿。適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
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
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皇在外者。天災外。皇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精華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
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
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

諸葛亮上表

六書

老一

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
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
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
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祓。而
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
為。不承。親。絕。舅。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夫。

離合根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
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
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以深藏所以為神。外
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
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
也。

此言君人
之德深遠
不可測
自易知
後合其

立元神一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

諸葛亮上表

六書

太一

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
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
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
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
賢惡。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據位治人。用何
為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
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
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
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弃之。

通論君人
之道六條
之通六條
最妙

中正溫醇
義理之文

者也。思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
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
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
無孝弟。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
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
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
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
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裏襲石室。分
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于其信。是故肅

諸史此節十卷

六韋傳

九

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
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蠶桑殖谷。間闢以
足衣食。所以奉弟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
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
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毋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雖舒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枕而卧。莫之助。
而自強。莫之殺。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
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國而君之。君亦不
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其於館。固於膠漆。是以聖

諸史此節十卷

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
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
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體國之道
在於尊神。尊神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
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
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
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
也。

立元神二

諸史此節十卷

六韋傳

十

大精聚精。以自剛。聖人精聚。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
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
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
精。聖人務聚其賢。盛其精。而一其陽。聚其賢。而一其
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
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
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
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聲。莫不見
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

此後又論
君人之體
不在象矣
深致目見
乃為得情

金瓶梅

諸聖節士卷

六書集

主

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所謂不見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今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冥能冥則昏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之謂神也故書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應行無端之事以求奪以不問聞彼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聞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威德所生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利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

此論人君
法天以布
威德而刑
賞於秋

諸聖節士卷

六書集

主

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者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也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報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天人對

仲舒端起
感憤前無
祖述後無
因緣列之
孔門何難
水能乃無
爛其文如
口落堂科
其徐輝明
曰仲舒非
欺也
諸父弟中一不卷
不盡和舒
主

春秋之中。視可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人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自唐虞入于王舟。有火復

諸父弟中一不卷
不盡和舒
主

于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敬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

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敎化而崇起之敎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大

性命之旨
亦未甚

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更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

諸葛亮第二卷

入書傳

五

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櫟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知仁。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父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諸葛亮第二卷

入書傳

又

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流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更亡姦邪。民亡盜賊。國富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整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

北史卷之六
之策不與
民爭

諸史卷之六

不事儒術

卷一

道與有所能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鬻鬻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不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諸史卷之六

不事儒術

卷一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粵有三仁對

此論純正
在得九門
正脈附傷
哉

諸史品節二卷

天章帝

三

精言

精而又

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虛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浹而國太平。

此章生上
上最得聖
之大然王
父之學亦
人臣所難
也

諸史品節二卷

天章帝

三

逢丑父 董仲舒竹林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祭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大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

如此論則皆君臣俱死遂不復得生故設直教之可謂俱死

皆謂是而節上卷

不董仲舒

三

至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及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誠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心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人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公子目夷 首人滅鄆 祭仲 衛曼姑 紀

季

皆謂是而節上卷

不董仲舒

三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及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平首之子以為同君目夷入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謂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及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

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

齊桓公

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沒以卻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之主。襄公遂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齊桓公執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幾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賈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愛。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及成而志已滿矣。

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閻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義利 春秋辨義之書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其富而羞辱。大惡孽淫禍患。莫非立死有罪。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自樂也。而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君以此知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粟與鑽金。以示嬰兒。必取粟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而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惟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大明其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墮。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

民民樂而歌之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德大治之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昭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情以必正之直發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諸史品節十六卷

六書中節

三九

仲舒之學大醇小疵觀此義利說可見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遠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

此性靜而情動定性而防其情則入道得義春秋以性之理也

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情一作性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者神之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化常然者性不可不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個靜爲它以禮義爲道則文從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俱寬順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能入矣蜩蛻濁微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諸史品節十六卷

六書中節

早

武帝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

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牢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其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其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夏

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

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

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二十倍於古。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

倍多於古也。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

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倉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

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

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

民名田以澹不足。石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塞

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

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六書得解

三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十七

盛漢文

孝武以後椒房

武帝

武帝才華

病弱已自

事五六件

記事者儘

力取寫儘

學亦大

諸史品節十一卷

一夫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孝武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
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
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
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
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
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
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
歔歔而不復言。轉面而也。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

大人不知之。嫖妍太息嘆稚子兮。夫人蒙被賦於不

是虛其應。嫖妍太息嘆稚子兮。夫人蒙被賦於不

而孤也。三朝謂憂愁面省瘦曰。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特平日之恩知。必感念之也。惻惻哀傷之意。仁者不害。豈約親兮。行者之

一不以爲恩。施豈有親。既往不來。申以信兮。死者一

親而反常。以言約乎。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瓦

爲信不有忽忘也。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瓦

不復故庭兮。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

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葬者。唯宣帝得全。卽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

后。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

此後俱

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

上卽位。數遣使者求外家。父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

王媼。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

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謫居平鄉

年十四嫁爲同鄉王媼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媼

始婦。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

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適始曰。子

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爲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

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

官。邯鄲買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卽與

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適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

須歸。歸。曰。見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宅人

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

我果見行。當之柳宿。聚名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適始之柳

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言自說理

翁須曰。毋置之。置之猶言任。聽何家不可以居。去處

之。不須自言。

明日適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難

買。未具。適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

至今不聞。其間買長兒妻員及從者。師遂辭。辭對

二十歲太子舍人疾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

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

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歸。其首仲卿

媼。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

疾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
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廣漢有女平

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

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毋獨喜賀聞者夫有

女廼置酒請之也請召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

內侯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旁尚作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

目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更令人作媒而結婚遂與曾孫一

諸史卷七

六十五

七

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

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

白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

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

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

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

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

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

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

人免乳犬故十死一生免乳為產子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

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當貴

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難治當先堂安可此謂事西人自知外人安得知治之人有先

緩急相讓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構

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

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

對曰無有遂加煩懣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

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

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

之無令更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

論言之於帝故解釋

耳光不自署也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非天子後庭中也初生時父毋不

舉三日不死適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

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

說之召入官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

立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以長前曰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形朱。而殿上累漆。切皆銅。香冒黃金塗。切門限也。皆以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寵寵十餘年。卒皆

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趙婕妤。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贊謂延拜之文。夜平善。鄉晨傳綰轡。傳者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白。皇帝暴崩。羣衆譁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

立許后。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封馮異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子客子王偏。賊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客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官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官腹大。問官。官曰。御幸

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乳產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莽勝耳。圭。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官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乎。書對牘背。牘木簡也。牘以爲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而欲殺

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
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
如曰慳也慳直視貌也丑庚反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
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葉為乳
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
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蹄書赫蹄薄小紙也
今謂薄小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
物為閑脫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
之偉能即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擅天下我兒

請見前上卷

八趙皇后

十一

男也猶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字自殺
邪若外家也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
繆音繆轉之繆鄭氏曰自繆也繆殺也音居別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
一日謂張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後不知死生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終竟
置何許美人前在上林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余
所也此後說許美人事或暫入或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
年此許美人所產兒又乳謂產也懷古其十一月乳于也懷古詔使嚴持乳醫及

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
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官來即從中官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中許氏第當復立邪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太
凡下乃始慙以手自搏搏禁以頭擊壁戶柱從狀上
印按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乎帝曰今
故告之反怒為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帝亦
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何為不食也陛下常
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絕約絕約何帝曰約以
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

請見前上卷

八趙皇后

十一

詔使嚴持綠篋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
女受來置飾室中嚴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
緘封及綠囊報書于嚴嚴持書置飾室嚴南去帝
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緘束篋也帝使客子偏
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客子偏兼
使緘封篋及綠縹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
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
所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政長定
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賀前

竟為庶人謂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言未大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
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
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先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更以下皆與昭儀
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
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
貪者錢不足計事言讀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
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言
脫不能獨為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求
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
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
以為當引占事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
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戾夫人圖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
今昭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圖而同產親屬皆在尊
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

方也請事窮竟
褚少孫五事元帝時人
西門豹此篇可入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
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
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
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
縛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
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
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
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
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因
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
來深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
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
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
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

巫姬
巫姬者
巫姬也
巫姬者
巫姬也

女子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
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
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
即使更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
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

諸史集解
卷七

六情集

五

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
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
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
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
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
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
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
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

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列漢之立。而長吏以為主
三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舍
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
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
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
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
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林能證最
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鄴生踵見沛公

諸史集解
卷七

六情集

五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鄴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殘民
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欲勞從者
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
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側注冠一名高山冠。
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
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
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
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
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

此臣臣恐至失調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鄼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臥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

田叔燒梁獄辭

新史帝師七卷

八貴錄

十六

景帝與梁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實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暴自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王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威以大言而實不與今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

新史帝師七卷

八貴錄

七

老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父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傳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寶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詭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

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

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詔。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

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詔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歿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田仁任安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樂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焉。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猶今附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校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手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去

參贊兩人
恐其之狀
極其極切

諸史節十七卷

六書

子

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
游其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舍俱為
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
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醬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
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
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阿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
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
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
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
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
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絳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
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

妙

諸史節十七卷

六書

子

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
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軼軼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
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
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未決
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
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
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
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
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
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
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
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
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
說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此兩人厄
運同時

由仁好犯
貴人此致
死之由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都守城門而開太子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謂不傳會也任安管庫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

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繁武帝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外戚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嬌素得幸武帝承間曰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旌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

少孫如
宮中事如
史公之巨
子也本可
以凡月易
之

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噫天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其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

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尹一曰陰安侯二曰發于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室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

常用列侯尚主王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王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千為侯富貴振動天下王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姬娥衆人謂之姬

妙

六書系

言一

何姬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入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入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入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入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曰詔使邢夫入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六書系

言一

言一

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漢書云武帝通河間趙氏使召之文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鉞弋宮號曰鉞弋夫人列仙傳云鉞弋手得一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召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漢武故事云既薨香聞十里上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讎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見也諺為武豈虛哉

褚少孫手神氣骨不無少釀然鋪張有情依同實象亦太史公之夢孟也津津動人

武帝輪臺之悔

盛漢文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不憂乏糧也諸故輪臺以東

諸吏節十七卷

武帝

主十

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益多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馳置以聞騎置節今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其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益糴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收太守都尉明遠火選士馬謹斥候黃英章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三十萬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

武帝大幹
甚高瞻
開今者年
老悔過情
臨詞促促
其辭切有
不能舉其
詳

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須尉卒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日師漢軍食饋破城食至多然士自散不足以竟師士卒各自載食不能終師於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厭留厭留言其前後離曩者朕

諸吏節十七卷

武帝

主十

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又漢使者又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與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與讀以著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難問者龜也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見顯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謂初奴破不又也匈奴困敗公

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策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明將率諸將貳師最言上遣諸將而於卦。故朕親發行也。卦諸將貳師最言中貳師最言也。貳師下隴山詔之必每深入。今計謀卦兆皆交繆。言效也。繆重谷侯得虜候者言開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上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薛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通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燄火乏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今燄火有之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將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馬復國禁賦也復音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方目反。計對。與上計者同。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貴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誅惠斬之。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像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者右龜茲王所謂龜也。

諸史品節卷之十七終

諸史品節卷之十八

盛漢文

司馬遷封禪書

武帝命羣臣草封禪之儀而司馬遷兄弟與吾丘壽王等各以所聞見雜就其事從登泰山與執組見親親

怪奇之事因記其本末蓋亦以為榮耳

封禪事漢以年分敘何渠以事類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

諸史品節卷之十八

封禪書

而記聞云高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

上帝禮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

四嶽諸牧還瑞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

泰山也其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一牲一死

贊二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

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

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以天子所都也五載一巡狩

禹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

之國語二龍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

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

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

之興自此始巫咸因名今此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祠亦以巫咸主神

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

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

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

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

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

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

川四瀆者江河濟淮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

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

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

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大戎所敗周東徙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曰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牝

公亦我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

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曰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牝

秦文公作
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古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

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

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秦文公作

秦文公作

秦文公作

陳寶

秦德公

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野雉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

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

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毒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

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困五日不寤寤乃言

齊桓公

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載之庶而

國事

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

齊桓公

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所記者十

二君

云云

皆山名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

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顯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

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

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餐熊耳山以望江漢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允合諸侯一匡天下諸

諸史記卷八

秦本紀

秦本紀

侯莫遑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

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

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

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

石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

而蓬蒿藜莠茂鳴皋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

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

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

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平

其說見前

秦史公

諸史卷第十卷

五德

父子者七十餘王矣。其祖豆之禮不意。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三年。天下未寧。而周之治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長弘以不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

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穰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蟬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

五德

封禪

諸史卷第十卷

八神

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大為名。昔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驪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婦地而祭。席用菹。言其易導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議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地。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

如宋神仙

邪術

三神山

六封禪書

七

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衆。六曰月主祠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近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百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尤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侯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用去。終莫能至云。世士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棄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

此紀秦皇

爲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傷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謫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

六封禪書

八

九

邪者。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嶽威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嶽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輶輶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綴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看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各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百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

叙天下名山

山與川並

此後叙山
川祀典
錄參差
斷續
亦奇觀也

諸史通考卷六

不封禪書

九

此以上皆
敘前代祠
儀未及當

山澤山澤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蒙演山。漢山蜀之汶山水白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湄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泗禱賽。如東方名山山川而牲牛。犢羊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木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漚漚。漚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北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塔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泗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神諸布諸嚴諸述之屬。自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澧有昭明天子辟池。辟池池所謂華陰平舒道。於社臺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樹龍鱗車一。

漢書

諸史通考卷六

不封禪書

十一

高祖立此

木馬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置積素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苗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松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鑿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

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蔭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視官立里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大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摩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郎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下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

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增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晉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渭陽五帝廟。同字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

主本之許

諸帝第十一卷

六封禪書

主一

今天子
武帝

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
見。胃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
而祠。若先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
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
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
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
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
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

大璽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
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
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周鼎出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
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
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未往焉。
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
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
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祀。元年。漢興已

六十一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

神君

諸帝第十一卷

六封禪書

南

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威等以文學為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章巡狩封禪。改
歷服色事。未就。會寶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
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按綰。綰自殺。諸所與
為皆廢。後六年。寶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
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
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
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寢若死若祠之。其至民多往祠。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三。是時李少君亦以
祠。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
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
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
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
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寝。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寝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官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龍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龍。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

六封禪書
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公孫人謬忌奏祠天。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今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上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臬鳥名。鏡狀。夏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死。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麒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麒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租。其明年齊人少翁見鬼。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官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雜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

六封禪書
少翁文成
後角獸

孫文成

神書

諸史卷第一

書法漢書

生。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問胡巫。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祭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天子夜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配。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見辭議。天地牲用。當求。今

樂大

五利將軍

諸史卷第一

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官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妙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信用。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菴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血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關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土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瀋。開者。河溢。皇陸。蹙。蹙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土。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陸。朕意燕。燕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土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轎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從以下。神人未至。而百鬼集矣。然則能使之。其後裴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

六印。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尾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雖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妄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瞻臘。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應未報。鼎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昆陽上帝鬼神。遭聖則興。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頃云。自室祖。基。自辛。祖。牛。鐘鼎及寶。不哭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蒼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廟。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

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宜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父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卿因所忠欲秦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使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之守

足以其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思百姓非其道者乃斷

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其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援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圓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

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峻峴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大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醴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燔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就在鹿中水而泔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大一視宰則衣紫及緇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

天子始郊拜大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禮。○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黃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實。上乃誅五利。其父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人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雙。臣李延年以好音見。

止。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帝不禁。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其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主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巡海

諸定章第十一卷

封禪書

五

一日大人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
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
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
登中嶽太室祭官在山下問若有言萬威云問上上
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
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
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軫令言
海中神僊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諸定章第十一卷

封禪書

五

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咒牛犀象
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
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
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
維德菲薄不用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肩如
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
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
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
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
徂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
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
至海上望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
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

<small>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旌星出如底食頃復入焉有</small>	<small>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生云其來年冬</small>	<small>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small>	<small>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small>	<small>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small>	<small>子於是幸緱山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small>	<small>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草</small>	<small>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small>	<small>過祠泰山還至嶽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small>	<small>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small>	<small>滅兩越越人勇之人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small>	<small>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small>	<small>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small>	<small>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出公孫卿曰僊人</small>	<small>可見而上往常遊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small>	<small>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small>
-------------------------------------	-------------------------------------	-------------------------------------	-------------------------------------	-------------------------------------	-------------------------------------	-------------------------------------	-------------------------------------	-------------------------------------	-------------------------------------	-------------------------------------	-------------------------------------	-------------------------------------	-------------------------------------	-------------------------------------	-------------------------------------

<small>樹觀</small>	<small>安則作蜚廉柱觀其泉則作益壽觀使卿持節設</small>	<small>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small>	<small>神人之屬於是其泉東置前殿始廣諸官室家有芝</small>	<small>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small>	<small>下詔其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small>	<small>伐朝鮮愛皇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small>	<small>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small>	<small>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small>	<small>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瀟湘之天柱</small>	<small>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從陽過彭蠡禮其名山</small>	<small>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small>	<small>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small>	<small>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small>	<small>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small>	<small>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small>	<small>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small>	<small>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small>	<small>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下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其遇之十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廣高米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僊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

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為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大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群凡山介衽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祠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其羊馬

行赤星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祀額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偏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其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封禪書

三

壽官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此太史公以後事

武帝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

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

有鄉坐拜者云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

無雲而雷而石而黑皆效異也

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雷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

飛鳥集械陽官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鸞鸞

以為美祥以薦宗廟

後太史公故不記

卷終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盛漢文

平準

武帝之過極矣但其雄才大略號令文章每為所掩及觀太史公平準書而六十年之紛紛開卷如獲悲哉

乎四世之富一朝蕩然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

財匱百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

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

約法有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

踊騰糴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末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亮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平準

十一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官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

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論英轉山東粟以給

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羨錢益多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

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滿天下而鑄

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

給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論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宇閭閻者食粱
第_十卷 太平年 二一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運）（備）（制）（軍）（國）（力）（進）（用）（因）（戰）（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犍以集之。數歲道不通。邛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稅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指史官曰。備十九卷。入於外。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

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更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絕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爵八百餘巨萬初

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計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玄或盜摩錢。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虀。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日重八兩。圓之。其文

白金三品
諸史卷十九卷
元平主
六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拙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奏用事件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貴人子。以心計。年十三待中。故三人言利事析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死。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

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天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商賈滋衆。貧者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笑。輶車賈人。繒錢皆有差。請笑。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貨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五銖錢
諸史卷十九卷
元平主
七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繆錢二千而一美諸作
有租及繆率繆錢四千一美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美商賈人輶車二美船五丈以上一美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繆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人沒入田儻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不

相訟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家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舊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井之徒。爭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官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誚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誚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詘。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上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下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天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郡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宰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堯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旌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相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參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史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
林廷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還表矣是時山東被河災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視巡郡國
六五車
下馬母還
官一物當
出諸名
皆使令
史記卷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停役於是誅北地太
平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占繙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賸
放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塞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邊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者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得馬歲課息齊相上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其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買
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歲耗減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備了或反
言所輸物
不足償其
也

平準

諸史紀事本末

平準

十四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
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堯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儗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賤賣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疋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上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
羊天乃雨

河渠上節言開渠下節言塞決而遷徙及薪塞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尸子曰山行乘櫟音力
操行沙以執音去聲反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
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
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

諸史紀事本末

八河渠

五

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
河斷分也斷漢書作灋斷北載之高地過降木至于
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禹貢曰水在碣石入于海然則
大河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
九澤既濶諸夏治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逕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
滿今之汴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
河是也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

開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
 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
 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
 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鞅口為渠中音仲即今九疊山也鞅口即谷口與池陽相近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
 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

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
 注填關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
 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
 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
 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
 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鄆清河縣也鄆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鄆無水苗已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
 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
 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
 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
 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
 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
 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
 盡河壩棄地民美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數二
 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
 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予越
 人令少府以為稍人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田
 少其稅入之於少府也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水名
不可漕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阿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丞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園地誠得水可令

水名
不可漕

水名
不可漕

水名
不可漕

水名
不可漕

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徵音懲縣名卽今之澄城也岸善朋洛水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下流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首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曰馬王壁于河今

星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真決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棧淇園之竹以爲棧

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使者樹於水中稍下竹

石天子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

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問殫爲河殫爲河殫爲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恐水漸山吾山

平兮鉅野溢鉅子決灌鉅魚沸鬱兮柏冬日鉅柏猶迫

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按漢書音義曰鉅也冬日

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道冬日乃止延道弛

兮離常流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施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水還舊道則羣害不封禪兮

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齒桑浮兮淮泗滿齒桑地名爲久不反兮水維緩一

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迂兮浚流難塞長茨兮沈

美玉寒取也茨草也取長茅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

河伯許兮薪不屬早曉故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

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槌石苗故言苗槌也

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

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

水立死

宣房

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靈輒渠有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鉅定渠名泰山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任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宜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皇。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水。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漂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召新塞。宜房。悲。孤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貨殖傳

太史公。遵李陵之禍。自傷家貧。財賄不。前世買賣。秘計富哉。如老賈然。猶恨其下。早。實貨以備緩急也。雖然。此亦有數。以陶朱公。不能救中子之死。衛將軍青臣亦不。能運郭解之西財。與交不足恃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輒告。說古字通用。

奇品

唐荆川云。此文出入。亦在不可。反擬中。法固。亦然也。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詰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於地。地。湯。鹵。人。民。寡。於。是。大。公。勸。其。女。功。極。技。巧。
通。海。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未。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求。食。足。而。知。榮。
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
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谷。無。所。之。以。而。不。樂。

諸家第上元卷

六貨類

王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
然。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計然曰。知閭則修備。時用。
則知物。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故歲在金。積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卜三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
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財不出則。

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
利。平糶齊物。開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務完。
物無息幣。物無息幣。則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
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
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
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

諸家第上元卷

六貨類

王

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
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擇人而與。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
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
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子。
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著。
於時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
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歲

諸本卷九

天貨殖

二十五

至四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曰：主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辰太陰在子，穰；未太陰在酉，旱。陰後二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穰者率二。時律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越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曰：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荷頌用鹽，鹽起。音古荷氏，而邯鄲邪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謂畜收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牛羊至用谷量馬牛。謂其不復秦始皇帝令保北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粵、緬、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諸本卷九

天貨殖

二十五

皆。實財，聚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身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成，謂也。夫保鄙人，牧長清鄉，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此下北四方里俗之文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青、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於稼穡，言不取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隙，隙者，開孔也。地居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烟文，京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焚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言褒斜道狹，其口道口有谷，車轍之褒斜，褒斜道狹，其口道口有谷，車轍之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

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音音言要故關中之

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其富什

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

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

百千歲土地小狹民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

纖儉習事楊平陽河東西賈賈音占秦秦翟關內也北賈種代

種種在恒州石邑代縣代今代州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憤憤音音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奇音音奇美謂其民

諸史記卷九

大貨殖

五十六

羯叛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悍悍而武靈王益

厲之其諺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休其間得

所欲探音探緣反陳探溫溫音溫西賈上黨澤潞北賈趙

中山定州及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紆澤地餘民

民俗懷急仰俄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慨慨起

則相隨椎剽推即推然人休則掘冢作巧姦音音多美

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蹻跕音跕蹻也游媚宮

貴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

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

而矜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勃海碣石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

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布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臨者亦却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統其要

津則上云臨者謂却昔之也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

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

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

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怯於衆謂勇

諸史記卷九

大貨殖

五十七

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

魯洧洧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饒

饒饒則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儉音

畏罪遠刑及衰好買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在梁芒陽以北今爲臨淮屬巨野野縣此梁宋也今陶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今之昔堯作游成陽成陽在

舜漁於雷澤在成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

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

藏越楚則有三俗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夫

自淮北市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言從沛郡西至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

多賈徐僅取慮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僅

於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彭城徐州

俗則齊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繡縣在沂州浙江南

則越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淮南衡山九

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北俱至廬州也

皮華鮑木輪會也與閩中干越離俗在臨故南楚好

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澤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貴

金長沙出連錫然重貨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貨

也更貨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

越多焉番禺今廣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

之湊頓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馬居夏人政尚忠朴猶

有先王之遺風頓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南陽西通武關鄧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

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頓川故至今謂之

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諺俗山東食海鹽山

西食鹽國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天體如此矣總之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

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

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即隱

居嚴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

廉吏父父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

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

却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

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所

唐云此酒
非帳簿也
一經大史
公之贊便
是絕好大
字

諸史品節十九卷

唐云卓氏
而後之
此漢自
衛金下矣
是卓氏之
智哉

也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齒千石音二十斤為石

馬蹄躑千口共千則為二百也牛千足羊千蹄

僮手指千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

筋角丹沙千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欄布皮

華千石漢書音義曰欄布白帶也顏師古曰欄厚之

漆千斗其價賤故與皮華同重耳非白強也

鯢千石鯢魚也鮑千鈞謂鮑小棗栗千石者三之

鍾子貨金錢千貫節驪會餘利比千乘之家食

不貨殖還書

三二

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太率也佐雅

業不中什二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則非吾財

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後世得

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

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選處諸選虜少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唯卓氏曰此地狹薄

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大羊如至死不饑民

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

運籌策傾海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

於人君程鄒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買椎鑿之民富埒

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

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國

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富祿過當

愈於鐵冶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

雍容曾人俗儉嗇而曹邨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

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貴貨行賈徧

郡國鄉曾以真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邨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才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父年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商毋

刀言其能使家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

尤甚轉數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

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謂所居

七千萬宣曲在且世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

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貧舍粟楚漢相距策

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諸史品節十九卷

不貨殖

三三

此一段總
應上天下
利天下
利天下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木食焉

三四

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甚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驚，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
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
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
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鷄走狗，作色相，必爭勝者，重
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更
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
也。農工商賈，蓄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
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德有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
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率二百故千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
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息二千故百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悉所
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悉所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二百蹄有牛蹄角千
百六十七頭也馬蹄，百六十七頭也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
而牛豕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諸史品節卷之十九

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
饒販脂，用者膏也厚處也。而雍伯千金，青梨小業
也。而張氏千萬，西則薄技也以水酒之。而邴氏鼎
食，胃脯簡微耳邴氏連騎，胃脯謂和五味馬醫淺方
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輒湊，不肖者昆解，千金之家，比一都
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

司馬遷
盛漢文

匈奴傳

余觀太史公匈奴諸傳。見武帝以好大之心。開四徼之費。其事匈奴二十年。勝負百不償一。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亦百不償一。創開西南夷。十不償一。及南粵朝鮮等。五不償一。帝之功過不相掩矣。予長以蠶室之怨。於武帝開邊之事特詳。然不虛美。不隱惡。寓筆於敘事之間。讀者勿以文之美。而沒其用意之深也。

讀史品節三卷

二
八
句
以

—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
山戎獫狁菴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
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騊駼騊駼駼駼逐
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
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
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
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
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音躍曰鉞形似矛
鐵柄音勝年反索
隱曰音輝坪蒼云銀小矛
鐵於古今字結云於平僅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

鐵矜古今字詰云矜不僅利則進不利則退不差遁

讀史通言 平卷

天一句

二

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妾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單于姓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即昆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豳鄙。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大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豳鄙而東徙洛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刻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山戎蓋今鮮卑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皆急于齊。齊桓公北伐。

所滅樓煩屬鴈門
 林胡曰樓林為李牧
 所滅樓煩屬鴈門
 燕北有東胡山戎
 後為鮮卑

時冠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

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秦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於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洮徙
適戍以充之而適直道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
雲陽九原縣屬五原也因邊山險因邊山險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在北假地名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
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
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

卷之六

匈奴

五

復復稱漢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
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
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
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
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言勸其驍射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
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
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
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

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
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
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
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
立爲單于冒頓既立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強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
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
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
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

卷之六

匈奴

六

于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
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
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旣脫界上東
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
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
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
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

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人民及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白羊王居河南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
 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在上遂使燕代是時漢兵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冒頓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
 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
 奴最强太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
 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
 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
 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
 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
 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
 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匈奴所都處為庭單于無成即不知何以國之穹廬
 前地若庭故云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
 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西方胡皆事龍神故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蹕林匈奴秋社八月中秋課校人畜其法按
 刁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外列其面
 伏也也大者死獄父者不過十日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
 北鄉日土戌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喪服匈奴名家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
 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虜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起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
 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興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南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責人大臣
 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

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騊駼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關氏。關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

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言高后欲擊之。漢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正力。虎狼之心。樂無以自快。願以所有易其所無。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掠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誦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匈奴將名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木。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

皆已入

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

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

其處世世平樂未得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淺

奉書請獻橐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卽不欲。

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

中來至薪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

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

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蘇東坡集卷二

天
句
奴

主

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使郎中保璽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

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

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

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

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

其苦兵事。服繡衿綺衣。繡衿長襦。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

爲裏以明眉顙。錦袷袍各一比。余一比。疏一比。音鼻。游髮之。游龍。沈。

金爲之黃金飾且帶要中黃金胥紕鮮卑郭落帶

胡好繡十四匹。錦三十匹。赤綵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

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

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

室文公主爲單于關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併公主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

諸君即去表

不
同

11+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

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覃于變俗好漢物漢

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綰繫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醑之便美也於是說教畢

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

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

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及二寸牘及印。

史 132—350

封其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也戊從軍當發其老親其有不自脫溫厚脫美以齎遠飲食行戊平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開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節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慈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室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固何當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斯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目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維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冒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量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蹙威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邊遺朕馬一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立休卒養焉世世昌樂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且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相往細故俱蹈大道重壤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

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謝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于蘭化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私出塞與匈奴交市伴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

馬邑之註
在元光八年

新史記節手卷
六匈奴

匈奴年

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二尉史各二人見寇掠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圍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

馬邑南

新史記節手卷
六匈奴

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掠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龐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修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塞上谷之什指辟縣造陽地以示胡言縣斗辟西近胡許音僻

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掠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懸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

衛青

匈奴

匈奴

霍去病

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漢兵，極而取之。是音疲微要也，謂無近塞軍于從其計，其其疲極而取之。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天處不在雲陽甘泉山下，祭其地後徙人，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祭天人也，祭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驃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張掖，攻祁連山，張掖

霍去病

匈奴

霍去病

霍去病

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二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未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驃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元符二年，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在長安以北，胡方以南，新秦中而滅北地以西，咸平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聚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今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此亦天幸

新史紀事本末

匈奴傳

將軍出代威約絕慕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合幕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九千級北至閭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直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足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太居往往通渠置官吏卒五六萬人稍燔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

天象

主一

上卷

新史紀事本末

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留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人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唯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菑井而還直音于餘反去九原二十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河水名去今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客官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

天象

主一

王烏

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酥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覲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道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

第百一節二卷

入匈奴

王

楊信

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欲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

元

光

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

第百一節二卷

入匈奴

王

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

趙奴

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

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殺初漢聞此言故禁受降城

猶以為遠其明年春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

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在武威浞野

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

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入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來

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

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誅之

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

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

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為單

于是歲大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

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至盧

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

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

徐自為
衛光
時博德

著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章一

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

千人會任又擊敗漢將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

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遏之不能至其冬

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

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

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悻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

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

誅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與漢

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礼甚

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

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救出西

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

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

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

著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二六

武陽降匈奴在五十三年征和

諸史卷第二

匈奴

主

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
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
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
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
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
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
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
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
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
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太史
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意至足哀之際則微
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周者無也謂
之是也忌諱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當代故也
寵也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
中國廣夫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
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
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東越傳此傳簡潔直

閩越王無諸閩東越蛇種也故及越東海王搖者其

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驕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

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今建安侯官是朱旗以及諸

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都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

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

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

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

諸史卷第二

東越

三八

既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
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
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太子駒
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
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
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性教也自秦時棄弗屬
於是中大大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

東越王

諸侯傳

八

元

國以窮困來告天子。天子弗振。留安所告。想又何
 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
 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
 救東越。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越請舉國徙中國。乃
 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東越王廣武侯望率其衆至
西萬餘人。未許。家處江都。
 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
 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涿。大農韓安國出會
 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
 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仰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
 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
 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能音也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
 至。謂罪不戰而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
 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繇音偶也乃使郎中
 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即威行

諸侯傳

八

三

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
 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
 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
 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
 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
 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引兵擊東越。上曰。士
 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
 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驍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
 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
 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會稽。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
 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潮將軍出若邪。白沙
 有若邪山。若邪溪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
 將軍率錢唐韓絳。古斬徇北將軍。為樂兒侯。自兵未

吳陽等
人皆先死
後崩

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
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
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
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振疆計殺餘善
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
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
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焚侯福者成陽共王子
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

諸史尚節 王泰

入東越

王

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多姓軍漢兵至棄其
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閼越悍
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大吏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
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
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
封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傳 專敘兩將不和垂計爭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滿燕人姓衛擊破自始全燕

亡命聚黨子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渭水

時嘗略屬真番朝鮮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爲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
遼東故塞至渭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及入匈奴蒲
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
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古邑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
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
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甘來服

諸史尚節 三於

入東越

王

屬東夷小國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
滋多又木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
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渭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長者裨王名卽渡馳入塞榆林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有殺將之吏名拜何爲遼東東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其韓人左將軍荀
遂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蘇直侯咏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
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乘計棄市樓船將
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
為兵終自樓船將挾及難離咎悔失番禹乃反見疑
苟疑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臣其侯矣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天吏起

三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司馬遷盛漢文

大宛傳

大宛與匈奴異匈奴一國而
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矣

不敘大宛事敘武帝開通諸國濟對不嘗
百萬生靈有出無還頭緒紛然錯綜不亂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

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

器月氏逃遁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

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天吏起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一

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

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

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遮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

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

要領凡持
衣必執其
要與領言
不得月氏
所以然之
本趣無以
霜手報漢
也

不究以下
皆寢道所
聞見對天
子也

新刊市王集

天大覺

11

共安四十八

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朶于窰子窰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焉漢道焉焉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

南史中節三卷

大宛

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人。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天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強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燉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窰。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麓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行爲異字子虛中作下良非然竹簡但用半葦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太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

略謂詳或略一作

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
 未嘗見天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
 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畏往往城邑置小畏
 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
 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以上如舊唐書大月氏傳曰臣在大夏
 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以毒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漠西南
 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
 不遠矣今使大夏從卷中陰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
 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
 賈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遣
 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焉言為然乃令
 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隴出冉出徙出印

此處取分
 形勢獨先
 非道心傳
 所謂遠居
 惡也
 武帝無窮
 不事大宛
 無奇去病
 不事匈奴
 此數人外
 禍也

諸侯傳主卷

大宛

四 沈氏四甲

棘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徙南方閉氏明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
 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閼風而蜀賈茲出
 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漢國初漢欲
 通西南夷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
 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
 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
 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
 歲漢遣驍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
 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
 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
 烏嚙肉輩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
 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
 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計

此處取分
 形勢獨先
 非道心傳
 所謂遠居
 惡也

諸侯傳主卷

大宛

五 曼三頁十三

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遣可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早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

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與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羈屬。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杆朶。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地。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擊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

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

諸史品節主卷

二六太史

八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比明復為寇竟莫能通以南北道作別道其奇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言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諸史品節主卷

二六太史

九

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偏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

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師杆架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窠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嚴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嚴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

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爭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已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

為然。而欲俟龍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燉煌。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

許文忠公集卷三

一八八

主

平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通遠名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餐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頗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倫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九不便者。鄧光等校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虜餘而出燉

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半十萬馬三萬餘匹。驃騎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驛校尉。備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

許文忠公集卷三

一八八

主

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許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

攻破薄郁
成王

諸史記卷三

本末

古

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我居內康居居
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
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
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
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
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
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
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
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之善者名昧蔡以為
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
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
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
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
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不肯出窺知申生軍
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
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
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
王于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

諸史記卷三

本末

古

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其政先擊
上封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
持兩端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
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
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疋貳師後行
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
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
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
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
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
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
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
歲而得罪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
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
毋寡其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

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諸史節要

八西南夷

七

西南夷遠奉使西征巴蜀略中符見明還恨命口口驛馬跡所臨故其手自基九噓德如書中西南夷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牁。名爲徼昆明。皆編髮。隨畜遷移。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徼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自徼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牂牁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井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古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諸史節要

八西南夷

七

蹻將軍循江上。喀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葬。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頗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貨。馬。僃僃。擊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貢一州主也。入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毋甚。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是免張
等之罪
西南夷
馬相如

諸夷傳
卷之六

六
西南夷

大

馬相如
竹杖劍
西南夷
諸夷傳

巴蜀徭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
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
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
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
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喻。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焉。當是時。巴蜀四郡通
西南夷道。戊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土罷餓。離濕死者
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
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
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
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
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笮西可二千里。有身
毒國。焉。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
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
王然子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
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聞

昆明所

諸夷傳
卷之六

六
西南夷

大

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
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
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
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
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
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
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
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
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笮君并殺徭
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犍郡徭都
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
使王然子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
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
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
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
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諸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南粵傳

秋趙佗五世孫亡似世家傳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秦所開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

南粵傳

太南粵

主

事置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令為郡縣之或守或假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斷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降慮疾

擊之會者瘞士卒大疫兵不能險領論與高后

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纓稱制與中國作文

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

諭盛德焉廼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

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

言陸賈先帝時使與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

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

向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千代道里遼遠雍蔽

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葉羣臣孝惠皇帝即世尚后

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許暴平治諸口為

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

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族吏不釋之

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降慮疾書求

親昆弟請罷長沙西將軍佗之昆弟在故難者求切

附於漢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入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間王發兵於邊

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用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欲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不隔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

北史卷之三

西南

三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繡襦水曰褚上中下者繡之多少願王聽樂娛愛存問鄰國謂東越及薄厚之差也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纓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大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謂臣別異

北史卷之三

西南

三

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主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諶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隻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桂蠹中蠅也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養食之也生翠四十隻

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子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陷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警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休諄也。不可也。休先事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滅其先武帝文帝重去其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掾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掾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風。今入朝。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助令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縣。剗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傍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連。親也。其居國中甚重。與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嘉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

介因也
弟兵自衛
以朝令

謝安傳

大南學

去

誅嘉等也。介特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嘉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若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性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鄉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賈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

謝安傳

大南學

去

男與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立開道給食。然使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也。設詎。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擢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嬰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讓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惟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潯。將軍。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陬破石門。得粵船。栗因推而前。桂。粵。錄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罪人。道遠後期。而樓船會過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而。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象素。臨伏波。

莫莫音不知其兵多少。伏波廼為營。故營壘以遣使

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

樓船力攻燒敵。反歐而入。伏波營中。遲且城中皆降。

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

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為海常侯。按之司馬若今行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

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札侯

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

為勝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瓠駘四十餘萬口降。為

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

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

而亡。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置漢初定。列為諸侯。降慮離。漢

作得以益驕。瓠駘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要齊入朝。其後亡國

徵自穆名。曰嘉小忠。令作無後。樓船從欲。危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諸吏節卷之千終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二

司馬遷 盛漢文

酷吏傳十人者分之則一人一事合之則十人

也。然錯綜變化。條理森然。非筆下神聖。何以

能爾。武帝雖用酷吏。後亦不甚愛惜。十人者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聰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

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示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酷吏以刻深頗用

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雍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屬河東今晉以郎

諫帝不行
是也上曰
都而都之
行非也

諸史卷之三

八酷吏

二

張氏行事
許相類十
人者又同
不同人各
此之國
像甘如其
而而人
內也結絲
分分餘理
森然餘理
子大其得
意之

寧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
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
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
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
股栗居歲餘都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
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
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
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
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

諸史卷之三

八酷吏

三

寧成抵罪
兄鉗

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
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實太后乃竟
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
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穢人也屬南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
上標下如束淫薪急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
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
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
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
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中尉秦官掌徵循京
名執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
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兒鉗
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
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謂脫鉗歸家稱曰仕不至
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毀貸買陂田千
餘頃賈餘也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
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趙由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與國家有外戚姻屬

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酷驕恣所愛者撓

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

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

伎也司馬安之文惡以文法俱在二千石列同車

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伏者由後為河東都尉時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

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

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潯人潯扶

武功縣以佐史補中都官若京都用廉為令史事太

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

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

丞出湯為兒守舍遂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

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謂傳也爰易

張湯

也以此書易其辭處轉窮也并取鼠與肉耶獄棟堂

下其父見之禪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之書謂父死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

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

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茂陵上上作方也大府

也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

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稱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拘刻於守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

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

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

吏乾沒隨世沈浮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

陽浮慕為乾心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姓不合為沒不合為沒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不合然陽

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傳音

錯繆

結句漢書亦飲此法

諸史紀節主卷

六醜文

大

乃諫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表法亭平也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令按謂律令也言上所是者之揚主之明。奏事即隨湯應謝。卿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謂常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先見上口言之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口所先言皆見原

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

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

釋之湯爭曰伍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闔爪

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

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

張湯事

諸史紀節主卷

六醜文

七

遷為御史大夫元封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繒令繒錢買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從民錢一集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繒出此今用鉤策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笑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市云此漢
朱丞相不
于也無先
提一句作
與後詳目
諸史節主卷

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侯
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
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難窮且下吏曰能於
是上遣山乘朝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以利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太
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
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
諸史節主卷 八 諸史

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
使人上書變告文文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
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
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
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
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
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獄官太官之
湯亦治他囚等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
諸史節主卷 八 諸史

諸史節主卷

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
文事下減官晉與湯有郤及得此真寔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陵以送死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
其文丞相相見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
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
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
諸史節主卷 九 諸史

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
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
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遷
通學長短入短其誦隱諷用相激怒剛暴強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
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怨常凌折之以故
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
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
諸史節主卷 九 諸史

田信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

謝。湯又詳為曰。固宜有。後前結減宜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

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悉責湯具自道無

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

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實

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

諸史記節主卷 大略吏

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

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

葬乎。載以告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能

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

以為禹賊深。邪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

舒等後起。泊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

義縱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千家義縱者。河東人也。

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

賢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

黨郡中令。治敢行。少慈。藉。為人無所避。故縣無逆事。

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

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王太后之女號修。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

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

諸史記節主卷 大略吏

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

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威餘關

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林閭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

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召南

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主郡

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解

亡。南陽吏民。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以

敗於是從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掄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律諸囚徒私解脫枉枉罪罪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獵民佐吏為治。索猶之人千餘吏賊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輒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恥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捕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噫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人有告言不出者。可方受之。得錢也。漢氏有告緡。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以錢過者。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令得告之也。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屬焉少時椎埋為盜。推人而埋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滅。秦

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秦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此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捕吏。按漢書作從諸君。但此猶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與從事。河內則楊皆。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尹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

郡在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
 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
 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戶齊
 木疆少文宗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
 楊僕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
 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下大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
 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坐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
 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楊所縛居久之病
 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惴惴不辯至於
 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家惡吏
 畏之復為用為方略使督盜賊溫舒為人調事有勢
 者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怨太家
 無失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第
 之人令棄之以重逐大姦也治中尉如此姦猾第
 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於是中尉郎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擊恭稱

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遠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
 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大宛詔徵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
 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
 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燒之屍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
 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
 盜賊滋起南陽有楊光曰政楚有殷中少齊有徐
 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
 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園鄉里者不
 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命法也命亡之之法章昭云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詐為虛文言減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慘酷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政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

雷宣使郡令屬在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太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邊多亡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上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寃外寃內深次骨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郡吏郡太守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囚卒如章告劾不服以皆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父老至更數赦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

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十萬人吏所增
 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
 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
 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其於王溫舒等
 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
 正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太史公曰自邳
 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邳都僥直引是
 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
 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
 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覆以耗廢
 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
 此十人中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
 略敘其姦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
 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
 舉人東郡彌僕鋸頂天水路壁推減推音直追及減
 繁之以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為期殷周煇地
 成獄也子氏之考苛酷比之水衡閻奉什擊實請何足數哉魏其武安灌夫列傳
 魏其武安灌夫列傳魏其武安同時出入將相
 灌夫與魏其生死然諸交

故三人合傳又杯酒同醵字皆從目觀來
 直書肺腑故細碎不瀾也有此筆力方此
 魏其侯實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觀津在
 冀州武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
 為詹事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
 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實嬰引卮
 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
 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實嬰實嬰亦薄其
 官因病免太后除實嬰門籍不得入朝請諸侯春朝
 天子曰朝
 秋曰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實毋如實嬰賢
 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
 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實嬰字乃拜嬰為
 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焉
 用自今裁度金無入家者實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
 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
 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
 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

上言相宜
持重不宜
易也及帝
不相親其
亦以居居

出諸大品印主卷

六擊

主

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南
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呂遂
乃說魏其曰。能實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權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
自明楊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也。整也。怒也。
漢書作與。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
如故。桃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
豈以為臣有愛。不相親其。愛猶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
多易。沾沾自喜。自整頓也。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
陵侯衛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蚡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
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
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樂。諸書。貴帝使孔甲
二十六篇雜家。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
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
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陽侯。武安侯新
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真之。欲以傾

諸諸小人
也。附錄
也。附錄
魏其漢天
兩人皆被
其反舌

諸諸小人主卷

六擊

主

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
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
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
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
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
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
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
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
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
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除關。其時禮度
依以興。太平。舉適諸實。華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
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王。皆不欲就國。以
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
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賈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慈不
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
宮。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
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

田增補

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更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嘗太后用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親侵音侵短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畏年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京師相附如肝肺之非痛折節以禮訓之天下不肅欲令士折節相附着也下於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已不然天下不肅

諸史補注

太學

主

田增補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罪至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有考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信王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凡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為諸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旌旗之名通帛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勝數魏其失勢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黜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

諸史補注

太學

主

灌夫壯勇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文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張敖衛尉實甫飲輕

灌夫好士

灌夫為權利

諸史品節三卷

引繩二句
一曰灌夫
外根據復
逐其原
也

重不得飲酒輕重不夫醉搏前謂擊之甫謂擊之實太后昆

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徒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

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

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

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董士亦以此多之夫不

喜文學好任俠已謂已許諸然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

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

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

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

通列侯宗室為公高兩人相為引重相薦達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

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灌夫字仲孺會仲

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侯其侯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

灌夫其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灌夫家也

諸史品節三卷

不舉其

五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

憚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

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

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

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灌夫字仲孺乃

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

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藉福

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尊寧

所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

怨乃設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

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氏苦之請

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

受灌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

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語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

賓客炎涼
向人愈不
接

高尺品節三子卷

此事皆得
福小入交
隔其間

不樂某

主

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夫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還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漢書作畢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官程不識為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胃言不避死亡也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未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驍騎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焉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為出資出使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下厝夫繫遂不得

諸史品節三子卷

不樂某

主

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廷後朝魏其之東朝廷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人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過姦獨侵經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

判直云

諸史品節主卷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馬加著轅局趣轍小之貌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也。以言。今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首鼠一前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何不自解釋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謝去。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賢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其所言。灌夫頗不辭。

小史

諸史品節主卷

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也。欺謾。劾擊都司空。主詔獄也。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之尚書之中。景帝崩。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問即悲。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書語。為惡言。問上。劾魏其。故以十二月晦。春。垂至。恐遇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中欲殺之。竟死于怙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赭綹。繫獄。入宮。不赦。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安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殺關。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歟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青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遂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

安國聞說勝匿王所。安國入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說勝不得。請辭賜死。王

諸大臣至

不事長孺

子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官指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滔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

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降。寵有如太后。官車即安。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說勝。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然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

三米

八

主

史記節卷之二十三

司馬遷 盛漢文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乃最名將而最無功機大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選與李
善為父
情故其
父子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

諸史此節主表

李廣

李廣

所恨在此
致終身不
滿

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諸史此節主表

李廣

李廣

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安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以罪作徒。善水草也。舍止。人自便。不學。才。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伴死。卧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堕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脱。於是至漢。漢下廣更。吏當廣所失亡多。為廣所生得。惜。

斬贖為庶人。項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十石四十餘年。家无餘財。终不言家产事。廣為人长。俊伟。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讷口少言。與人居。则畫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事以射为戏。竟死。廣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盥。饮。廣不近水。士卒不盥食。廣不肯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射。

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至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續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敖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

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操公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卒。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

以後漢書
之數言不
得侯

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

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也。行廣自請曰。臣部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

謝安世節主卷

七

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十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驪媽戲。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

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陰卒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奸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還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

謝安世節主卷

八

史 132-395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門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陵降。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廣既斬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

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

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神靈之威，曰：『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轍，彌節曰檀。』白檀縣名。屬右北平。以臨右北平盛秋。

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太史公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衛媼，婦人，生青。青同母兄衛

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曹參曾

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

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

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

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

兄弟。數言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

春，青姊子太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堂邑安侯陳嬰之孫。英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李須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姑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

建章，未知名。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

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景帝劫

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

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陳平曾。孫名掌。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

記書錄事
代錄事

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即衛太子，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今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千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今夏州。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

輜重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絕度也。為北河作橋。計蒲泥，破符離，北塞。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王，小王也。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

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傳音附言敖撫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獲，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而獲王也。從大將軍出窳渾，致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郊侯。郭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軼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

諸史出節

八 復舊

一三

邑各三百戶。其秘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閭。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閭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諸史出節

六 李廣

十四

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犬將軍姊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太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勁疾之貌與輕勇騎八百直

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漢軍亡失者少

多故曰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

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謂籍

是匈奴祖之行第羅姑比單生捕季父羅姑比羅姑比單再冠

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

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

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

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

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

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

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

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

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

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塞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

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音度計邀漢音

涉狐奴音水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懾者弗取恐

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折蘭盧胡國名殺者殺

全甲全一作金正義曰全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祭天為主佛徒祠

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

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

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

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

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

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

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

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水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即天得酋涂王胡以衆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單于關氏王于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
 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漢兵亡失之數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越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三字共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煙渠侯合驃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斯驃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遲留落不遇令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

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胡王為下摩侯鷹庇為輝渠侯禽黎為河恭侯太當戶銅離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言匈奴在地塞外並河諸郡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之民無愛患也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五郡謂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即沙幕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按後又數十萬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今大將軍出定襄即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而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

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犬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單于之眾所降七有約輕齊絕大幕涉獲章渠近臣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以誅北車者王轉擊左大將軍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歷度濟弓間名獲屯頭王胡王韓王等三人皆匈奴將軍和國當戶都

封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禮於姑衍積土為壇於圜祭地祭壇臨翰海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以祭天也

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

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

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

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

諸之臣即主表

二八書

主

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

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敢李廣子也校尉

自為爵大庶長徐自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

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

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

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

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

修敘機密
金鑑精神

史官稱道
非徒稱天
子意解

武官稱道
非徒稱天
子意解

驃騎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入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道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重餘棄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

諸之臣即主表

二八書

主

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

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

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

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

千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

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

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

收發書格
簡次無遺

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老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請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計也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千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

郭解 退處士而進姦雄此學術之不中也乃其文則無上上品矣

郭解

郭解

三

郭解軹人也軹人字翁伯善相人者許君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以內心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驅借交報仇藏命作姦謂亡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言性喜為俠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快也上已了郭解後特詳其事耳詳在後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負勢與人飲使之嚼子妙及非其盡酒也

郭解

郭解

三

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遣使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更弗求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數頻

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
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解多載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識之及
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皆不中吏恐
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
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
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
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
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在同州韓城縣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
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
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郭解
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
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
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

諸公賢豪主表

不郭解

三十一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逐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
教而無足數者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屬門有臨
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遠遜有退讓君子
之風至若北道姚氏京師四出西方諸杜南道仇景東
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
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
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
肖矣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
貌榮名豈有既乎人以類狀為貌者則貌有美惡矣
於戲惜哉惜哉惜其死

促舉俠者十餘人姓不名者有在

惟其死不終俠也

三十一

外戚傳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漢興。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

諸史卷之二十四

六外戚

一

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官。唯獨無寵。誅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其然無益也。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

諸史卷之二十四

六外戚

二

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榮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

尊也厚

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疎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漣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諸史異節三卷

天外成

三

與在行中。實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實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實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實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

通書俱說

此非命

不死非偶
然若有物
焉以使之
而特不得
其故

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實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實皇后兄實長君。弟曰實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案而皆往長安焉。居也。聞實皇后新立。冢在觀津。姓實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實皇后言之於

諸史異節三卷

天外成

四

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巧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實嬰。公昆弟謂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王太后槐里人。右扶風槐里人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

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

女。即信及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臧

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十歲之曰

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奇者異也。乃奪金氏金。怒

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

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

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己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兒姁生四男。王越

膠東王。詩。清河王。憲。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

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毋寵。薄太后

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

榮為太子。長公主嫫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

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過音

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景帝。曰。栗

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嘏其背。故邪媚

道。景帝以故望之。謂恨之也。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

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

言。不遜。景帝恚心。噉之而朱發也。噉音銜。漢書

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

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

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毋

貴。毋以子貴。今太子毋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

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

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

為太子。太子即武帝也。前夢日符。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

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毋臧兒平原君。封田蚡為

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

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

被。三月。上巳。臨水。被除謂之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

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

主拊其背曰行矣。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曾和父嬰堂邑侯傳至主尚長公主也。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帝姊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兄起大逆。無道相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而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奉皇后。後親幸作頌。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京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汲黯。非正直通篇只換焉。正直二字緊密無錯。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連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閤。閉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衣。

蓋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黜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黜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黜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黜。黜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諂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黜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歸官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賢。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者社稷之臣。至如黜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黜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黜。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黜數言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

心安國富民使。因圖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黜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黜伉厲守高不能屈。忿餐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黜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黜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黜。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黜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黜與佞禮人。或說黜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黜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黜。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黜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黜曰。好直諫。伏節死。

難感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魯蒙振落耳。天子既數
 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
 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偏心。不能無
 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
 上。上默然。有間黯罷。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
 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
 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
 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
 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
 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
 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
 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
 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

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
 邊關乎。無符傳出。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業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
 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
 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
 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
 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之。然後奉詔。
 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
 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
 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
 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諛。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
 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
 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

息畏陽終不敢言黠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復張湯
果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
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

汲偃至諸侯相黠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潁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黠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

諸史山節毛西卷

下郭書時

主

兩人性行不同正以
饒孝及故
人炎涼相
似故為一
傳

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不敘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四通

處也。請賓客便置。即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驛馬謂於置者馬也。隨出此句。

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

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

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

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

丁諸大紀節主製

鄭官時

十

人爲客饒
人多道真

人賓客爲大農儼人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墓

作大農任賓客餽人取庸直也或者費物必感官取
廉故下云多逋負也此云辜較亦謂多逋負司馬安
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

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贈爲庶人。頃之。守

長史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

貧。負客在。無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

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

汲鄭俱任
然其心之
無他一也

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交鄭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即今之學令是也主於腐厲學官之路。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體。繼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

諸史書三卷

儒林

十五

死。陳涉起匹夫。驅左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敏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所二千石謂守相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

諸史書三卷

儒林

十六

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儒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一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備員。請者。功令。國文學秩百石也。清河王太傅。軼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上。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軼固生曰。不然。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軼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主刑徒之官也。道家以乃使固入園刺豕。景帝知太儒林爲急。比之於律令。

后怒而固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請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貲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據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

諸葛亮

六 儒林

七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業產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

周繇

蒯成侯繇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

諸葛亮

六 月集

七

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蒯成侯周繇操心堅正身衆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萬石君通篇只形容孝謹二字通際無辨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

五十六卷以
傳

其傳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小類以爲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則論謂廁溷垣牆建隱其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知不能言者。是

諸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孝謹

九

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誰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誰讓貴讓也。便非正坐處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甲申如也。僮僕所訢知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

諸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萬石君

十

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作馬字下曲而五上譴死矣。甚皇恐。其爲謹慎。雖他

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中大夫。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懇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歸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

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大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謹為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置二千石者十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衛綰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恐文帝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立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綰曰。先帝賜臣。凡六。綰不敢奉。詔上曰。卿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大。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

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周仁

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實重。不泄。入期。

爲不潔清。謂心中常期不潔之。以是得幸。景帝入卧。

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

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

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

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

官矣。

張歐

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

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

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耶。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石建之滯。本周仁之君子

識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五

司馬遷 盛漢文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傳蓋韓詩外傳

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兩寅日。所封相傳至史齊

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

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父欲立叔

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立於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

文王身圖
公追王之
武王身圖
公追王之
武王身圖
公追王之

深按戰詩
伯夷也
不其其文
不其其文
不其其文
不其其文

諸史品節王卷

伯夷

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山在河東蒲安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
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然耶非耶或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
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
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
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
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
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
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也余甚惑焉儼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哉

士秋萬
我名寂
事

諸史品節王卷

伯夷

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哉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馮特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於其生也
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
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
後世哉
青雲之士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
深按伯夷生於商之季世自遜國以後故隱於首
陽山及文王初起始與太公同就其養當是時伯
夷太公老矣故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十餘
年而武王伐商扣馬而諫不聽復歸首陽則愈老
矣由是言之伯夷固上壽優游百年豈有餓而死
之事乎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謂其貧耳
不謂其不食而死也遷乃撰爲采薇之歌不食周

論
江
伯
死
之
後
之
事

諸
史
公
節
五
卷

果憤嫉而死。則以論語餓之文而附益之耳。夫二子之餓。蓋自遜國之後。固已藜藿不飽而就西伯之養。何待諫伐而餓且死乎。首陽在冀州蒲坂。堯都也。有如薄周之粟。而居堯之里。樂堯之道。則亦飯土釀糲羹而止矣。至有所憤激而餓死。堯之徒弗為也。夫子何稱焉。自古賢者常不遇。不賢者比肩富貴。造物於人固不齊。然二千非生而窮者。本自國君。捐千乘之富而藜藿是甘。天既與之以高節。則其所好惡。自與常情異耳。後人亦何用為之追惜哉。太史公適欲以已之不遇。同於上聖。不亦遠乎。士沒世而名不稱者。德之不立耳。乃二子不然。天下未知有義。二子始以義顯。立於八百諸侯。抗顏自是。天下未知有讓。二子始以讓聞。脫冕千乘高揖而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民到于今稱之。固不待夫子而後彰矣。夫人顧自奮何如耳。不能自奮。而欲附青雲之士。以施後世。此猶倒裘而索領。胡可得哉。今不思身之不奮。而愛名之不稱。皆非所以論古人也。許由

六
伯
長

四

連珠
處下
文

諸
史
公
節
五
卷

不
屈
原

五

務光。乃莊生謬言以發其猖狂之意。為嘗有人。又焉有家。天下後世皆從莊生賦事耳。太史公亦且受之乎。余故備論之。見太史公文甚尊。義稍卑。而不免於恒情自固也。

屈原傳司馬遷作傳之意與伯夷同。不記事垂空文蓋自況也。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謫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愛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謫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堯。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蹀躞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

伯夷不食
餓死而曰
未嘗況江
信曰而為
目所欺任
書而為書
所開學術
辭而用心
不一也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伍子胥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

新史記卷三

六

七

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其順理乎。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天

孰能致此哉。

騶衍

騶衍。時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

新史記卷三

六

七

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裊海環之。裊海。九州之外。更有所裊海。故知此裊海。裊海。九州之外。更有所裊海。故知此裊海。裊海。九州之外。更有所裊海。故知此裊海。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卽是江

此論云云
觀人史公
奇之甚矣

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蓋為初也諸術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馳想又內心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微席微拂也謂側行而未微帶為如燕昭王權奪先驅謂易之掃地以示其權而却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鄉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五軻困於齊梁同乎哉仲尼之弟子法仲尼菜色陳蔡五軻困於齊梁同乎哉仲尼五子法先王之遺行

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鄉術執說怪榮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鄉術執說怪榮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方枘是苟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或曰伊尹負鼎而斷木以方枘而內之圓孔不可入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鬻之意乎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騶辯也文具難施淳于皃父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龍東家轂過髡騶衍之所言至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與修術之大師若雖龍文故曰龍龍別錄曰過字作課課者車之盛音器也淳于皃智不盡如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心以肅中之尊者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顧謂卿出入前後三度或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身故云三為祭酒人或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感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曰同異之辯劇子之言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藝文志云子三十楚有尸子長盧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二篇楚有尸子長盧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依規也商君被刑後恐并謀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阿之吁子焉阿者今之東阿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五蓋墨崔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滑稽傳司馬遷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諺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

時而聞之
蓋心錄曰
撫掌虛胡

諸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滑稽傳

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宜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穰也甌窶也甌窶也甌窶也汗邪清車汗邪下地田也即下田五穀可滿篝龍也汗邪清車之中有籍可滿車也

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

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謹鞠臆恭收衣裏也裏於也謹臂押也音滿鞠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器同謂小碗也恭音卷紀免反侍酒於前時賜餘滌奉觴上壽數起飲不

飲酒一殿
滿也
余不坊重
山為多不
實

諸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滑稽傳

上

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歡握手無罰日始不禁視說與應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徑醉故云竊樂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復為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

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兒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兒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覆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優者倡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槨豫章為題，機頭是內，何故曰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墮竈為槨，銅屋為棺，齋以尊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國，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吏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施，優施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

諸史前主卷

八士國史

六

學治古文者要刪焉言表見春秋國語本為成學之

篇焉

六國表

司馬遷索隱曰六國乃魏韓趙楚燕齊并秦九七國號曰七雄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

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虜於郊祀君子懼焉及

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晉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族伯仲矣是後陪臣

此史應用
意之文其
意法皆成
一家

諸史前主卷

八六國表

十七

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馬

興於西羗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

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

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以言人君制法當隨時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傳曰法

則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傳曰法

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平而易行也學

此說皆從
橫家

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月表

司馬遷索隱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今按秦楚之際撥據潛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

大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

諸家書主表

六國表

大

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案謂湯放桀武王討紂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幾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卿秦之禁適足以資賢

者為驅除難耳賢者即高帝也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太聖乎高祖起布衣實所謂太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諸侯年表

司馬遷

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唯獨長

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

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

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

諸家書主表

六國表

七

泗水在沛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以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偕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臨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怵音誓訓習也言習於邪臣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

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

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

地或作過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

郡長沙之南更置即燕代以北更置韓魏齊趙梁

楚文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

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

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

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赫枝葉之勢也尊卑明

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

侯讖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

仁義為大

倉公傳倉公傳獨取此章其簡樸而能曲有情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

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啗血死臣

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

為所是案法新謂於舊方伎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

十萬曹偶四人曹八之四千七百曹偶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

乎臣意對曰豎病重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

變以為不然不責諸侯所至春豎奏劾從王之廁王

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汙

流汙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

之病也

太史公自敘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

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

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

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

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

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

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服

於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

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

安君曰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為武信君將武

自號武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項羽封印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春秋後宣帝以其官制太史公上丞相事如古令行太史公立書而已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愚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

無所不宜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德義如雄守雌是去美細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天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大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欄梁之良藜藿之菜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矣。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爲法，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音款空也。申云：執言無成聲者名也。此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竅言不聽，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

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

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復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紬音抽謂編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
神受紀 書於百神與天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

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
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
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
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言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弗
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暴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爲是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
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
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
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問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發明聖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而道廢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書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具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至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略以拾遺補就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報任少卿書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鷙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願自

任安以私
受於太子
誅討死

不然不可
論自若也
死不得相
見也長

指之而節至矣

六司馬遷

三

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今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
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平昔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涉旬
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月追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薄迫也迫
當從行也恐卒然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
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詭莫大於官刑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
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
賢莫不傷氣況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

指之而節至矣

六司馬遷

三

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華
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
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
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
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廷末議不以此時謂非微賤也關下也耳之隸在關茸之中謂非微賤也關下也耳迺欲叩首
信肩論列是非信謂曰仲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
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
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
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孟酒按殷勤之歡然僕
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謂其信則取予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宣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沐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呼內血在面如盟類目犯也背鶴也沐音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甘分少自能言日而與衆人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

足以暴於天下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罪李陵游說遂下於罪舉奉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僕又耳以蠶室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室之室也請推致蠶室之中也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繫獄

鮮少也言
慎于木形

諸史卷之三

自財言
自然不受

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文體受辱最下腐刑
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
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
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
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
幽於園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
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
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
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
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
將也衣赭關三木三木在頸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
受厚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
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
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
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
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
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

以前漢書
多不勝言
况正獄者
自見耳

諸史卷之三

將居在獄
下機說到
已自殘傷
不

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身敢
閔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性懦之人
夫心知慕義則處死能勉勵也僕雖怯更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且夫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
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聲滅不可勝
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也而演周易仲尼
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孫子與龐涓學而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人氏賢望
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
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
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儕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
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
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
背濡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過
教以推賢進士無適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六

司馬遷

盛漢文

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
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六 司馬遷 盛漢文

太史公史記小贊或以事或以地或以人或以
時世或附以異聞雅志遊墨往往出本傳之外
其輕重長短纖濃澹泊繁簡惟意所適而不經
思譬如辛甘肥腴饜飫樽俎而後來者進以山
萌小藪坐客群然而縮舌也此惟子長能為之
若他則但就本傳而規曲直不失尺寸矣凡百
有餘條

五帝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六

司馬遷

盛漢文

堯以來而百姓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
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
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
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
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
為本紀書首

夏后氏
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氏
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多停夏小正

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命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此言七氏
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宋氏宋氏空桐
氏淮氏北殷氏自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
白

此言周紀
周本紀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終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鎬鎬在
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在
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

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焉三十里地號
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本紀
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
邾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莒氏裴氏將梁氏黃氏江
氏脩魚氏白其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

趙城為趙氏

秦本紀
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

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末秦興邑于西垂自
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
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平賈生推言之也
項羽本紀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

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
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
也豈不謬哉

向祖本紀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人以儉故救儉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華長陵

呂后本紀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以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孝文本紀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漢書本紀 孝景本紀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昆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哉

孝武本紀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三代世表 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贊見前卷

十六國年表 贊見前卷

秦楚之際月表 贊見前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贊見前卷

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閱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表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

所聞書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
幽厲之後兄以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
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
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自蕭曹絳
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
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
亡國耗矣綱亦必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

諸史記節三卷

六

六

云君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
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乎觀所
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
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
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忠景間侯者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便音鞭縣名曰有
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
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
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

此所本也
表發揮

諸史記節三卷

七

七

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斗載
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
若肺腑肺腑音肺肅音肅肅本札也肅本皮也必徐人
若肺腑土跡本之親如本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
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
之著者也異姓國八王皆吳楚淮南張耳
韓彭王信彭越盧綰韓信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未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閼越擅
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
封作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
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
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
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張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
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
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
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
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叶聲推
孟春以至壬午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
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世夷

此以出兵
武陳發明
律口亦本
意

此所本也
表發揮

廣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
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如情性之
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
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
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
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
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
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
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

諸葛亮曰王上卷

本史公

八

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
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
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
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
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其
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
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
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侵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

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
阻隄運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
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
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
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謀居正位常戰
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常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
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
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
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
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形
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理
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
無微若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
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以神
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
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北史卷一百一十五

本史公

九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謂黃帝調歷以前

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也及顓頊更出亦以建寅

為正今案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

夷之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秋鳩先澤音規

先澤謂子規鳥春氣發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

卒于冬分時辛丑也言建歷起孟春盡季冬則一歲

也雞三號卒明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

平又無十二節卒于丑撫猶循也自手明寅至雞鳴

朝寅使一日一月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有幼也

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

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

人此文出大戴禮是孔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

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

厥意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

閼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

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

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漢書作瞻瞻即蓋聞

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

物分數黃帝聖德與虛合與并龍登仙於天故曰合

而下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古

凶之驗也漢書作名察發欽發散然蓋尚矣書缺樂

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細續日分率應水德

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

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

正變以至於日當夏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

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大官書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夏商於唐虞

和有夏昆吾殷商成周室史佚其弘於宋子韋鄭

則神靈在齊甘公楚席昧趙尹皇魏石申夫大運三

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

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

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

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目蝕三十

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

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

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

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集苦

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
 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皇唐甘石因時務論其
 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其占驗交亂細碎其說
 在漢書五
 行志中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
 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狐太白狼狐皆西方之星吳楚
 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熒惑鳥衡皆南方之星燕齊之
 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宋鄭之疆候在
 歲星占於房心歲星房心皆東方之星晉之疆候在
 辰星占於參罰辰星參罰皆北方之星及秦并吞三晉燕代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
 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街南為華夏之國
 北為夷狄之國其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
 之民為陰後河山西北及秦晉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
 昂主之天街星北為夷狄之國則昂星主之陰也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
 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
 白太白主中國主猶領也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
 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辰星不出辰星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熒惑為勃外則理兵

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王必視察歲時正諸侯更
 時時異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
 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
 數自出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在矢西流
 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
 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
 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天天狗過梁野及兵起
 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
 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
 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弗于河戒兵征大宛
 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
 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
 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
 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
 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之
 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當盛大而

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其官房心權衡咸
 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
 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
 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
 月變省刑省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璽大有
 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
 救次修穰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
 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容氣其發見亦有大運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

五星行南
北為經緯
五星行南
北為經緯
五星行南
北為經緯
五星行南
北為經緯
五星行南
北為經緯

諸史記即王莽
 大史記
 卷五十五
 十四

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天官備矣

封禪書
評見前卷

河渠書
評見前卷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
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
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
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及
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
 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
 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臣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
 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并海內虞夏之幣金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
 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
 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
 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
 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
 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吳太伯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
 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
 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

胎切武帝
當世奉是
以帝不悅
利落其書
賴訓在名
山得傳

諸史記即王莽
 大史記
 卷五十五
 十五

太史公每言劉國必言魏通其地都見其人
 躬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齊太公世家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相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周公世家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相之事。襄仲殺迺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疑也。
諸考節主卷
 六太公
石公更
 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入乎。燕北迫繸貉。內措齊晉。峙嶠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晉蔡世家
 晉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晉叔世家
 公尋曹共公之不用僂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此又推明曹亡之故。只二言。

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陳杞世家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祀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句踐亦衛康叔世家。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
 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世家
 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竭心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

臣之難
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
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女之家為天
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
以亂立璧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世家
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
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
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
諸世家
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
得乎
鄭世家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敖是
也甫敖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
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
奚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世家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
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下大夫

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魏世家
吾適故大梁之城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誅者皆曰魏
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然以為不然天方
今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益乎
韓世家
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
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完世家
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
諸世家
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
完占至于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
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
蓋若遵厥兆祥云
孔子世家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遠莫不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也。

陳涉世家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至今

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

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

外戚世家

替見前卷

趙幽王世家

國之將興必有積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中公。遵其

諸史節要

入太史公

趙幽王世家

言。申公名培。子。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

下儻哉。賢人乎。非實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世家

荆王王也。

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

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

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然。劉澤

恐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然劉澤

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與田生

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謂先

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與田生

齊悼惠王世家。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境萬民

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瘼

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

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

矣。

曹相國世家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

諸史節要

入太史公

主

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

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亦有物。物謂精怪至

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大乎。上曰。夫運籌策

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

計魁梧奇偉。魁梧丘虛狀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

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傳云。狀貌

惡。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說平以智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援攘楚魏之

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
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
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鄒朴人也才

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
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易有加焉足已而不
諸史記節三卷 天本全
所以取禍 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
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
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世家 高祖時諸侯皆賦國所出有皆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
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

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
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五世家 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
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
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

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
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其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老子伯夷列傳 詳見前卷

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相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臣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
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

歸之自然甲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

余讀司馬兵法開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

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

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

此不論其
者論其行
事不能自
全

諸史節要卷六

五

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

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

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列傳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蟻

葉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寃於江上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大

夫孰能致此哉曰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

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列傳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

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

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商君列傳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

帝王術挾持浮詭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

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入行事相

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諸史節要卷六

六

五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

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友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

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比其智有過人者吾故

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累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說追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一時難許

樗里子其茂列傳 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八稱其智故頗采焉其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其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皆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泥於蹻旅之臣乎

白起王賈列傳

太史公

王天

白起王賈列傳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

不能保身

剪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剪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列傳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

小賢即利立說

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嘗君列傳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

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信陵君列傳

太史公

王天

以自見於後世云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睢蔡澤列傳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

言二子不
早者及繼
踵取相和
功名俱不
約盛衰各
有時

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
旅入秦繼踵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

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
道哉然二子不困是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

小斷又列
是一意謂
樂毅之後
相傳為道

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
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

樂毅列傳

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魯相國師

平武書語
二子心服

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
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

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
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

儒括大義
然不浮
二子不宜
同傳

其在布衣之位湯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
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遠

觀此則太
史公深服
此兩人於
楚傳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
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屈原何當
究其子長
輕信如此

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

矣

樂毅列傳

呂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

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

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發吏攻毒毒敗

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緹矣孔

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列傳

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
角也太子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焉
公曉門木鳥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其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太史公以
親見親聞
實其事不
虛也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列傳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

斯之大罪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莭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闕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勃列矣

蒙恬列傳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

諸史紀節三卷

六 太史公

三

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

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

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世之

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過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朕哉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質客斯

三子光顯

後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閭閻哉及據國爭權卒

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

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而異矣

魏豹彭越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一作啖韓傳亦有喋血語也

李文紀喋血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

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

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擗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

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布列傳

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諸史紀節三卷

六 太史公

三

布未無妄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

陰德之報

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

以滅國

淮陰侯列傳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徐言韓信雖為布

陰信葬所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

布衣大志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

傳外特見

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

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

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盧縮非素精德累善之世微

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

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

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

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

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

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儼列傳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術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其能圖何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

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其人不知畫此也

樊鄴滕灌列傳吾適豐沛間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

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他廣樊會之孫

張丞相列傳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

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

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

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鄭生陸賈列傳世之傳鄭生書夏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輦洛之間鄭生被儒衣往說漢

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鄭

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

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傳鞠鞠成列傳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從

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

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緄操心堅正身不見

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列傳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榘之榘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

史記卷六
八皆高帝
時人皆以
卿大夫
為丞相故
併一傳

太史公得
之平原君
之子是以
得具論之
然陸賈楚
漢春秋中
亦能自道

諸史記第王卷

史記卷六

三

言此數子
以忠愛為
信封侯

此等傳似
不為本家
但為漢家
敘事耳此
非子長正

其意得之
甚深恭秋

劉敬騰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
若曲。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李布列傳

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於楚身

高祖以私
怨斬丁公
本心不欲
害布勝公
等適其
間耳聲奇

獲典軍。軍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
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樂布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諸史忠節
三卷

八卷公

三

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錯列傳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

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

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

不急。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繡之馮廣列傳

張季之言。長者宗法。不阿意。馮公

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

子張服膺
二公觀其
辭意津津

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

黨。不偏。王道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列傳

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

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讎。君子譏之。為其近於

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列傳

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

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扁鵲倉公列傳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

諸史忠節
三卷

八卷公

三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

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

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列傳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

本。親越謀宗。竟以夷貊。鼂錯為國遠慮。禍及近身。袁

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

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及受

其咎。豈盎錯邪。

吳王父下
上及朝廷
下及鼂錯
俱多與詞

二公皆以
技應

為祖田仁
和善政為
立傳

辭若虛序
亦實深

三人爲一
傳辭多感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

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

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

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意被惡言

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儒列傳 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儒之義壺遂

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

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

諸史品節主六卷

八木文公

主六

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列傳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只

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

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匈奴列傳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衷忌諱之辭也世俗之

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

此條其文
微諸漢武
帝不擇將
帥惟圖言
是附也

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

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其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

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相將哉唯在擇任相將哉

衛將軍驍騎列傳 蘇建語余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

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紳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

意其爲將如此

諸史品節主六卷

八木文公

主七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 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

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

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舉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

惡悲夫太皇太后詔漢興以來殷肱宰臣身行儉約

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

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

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

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說

太后詔乃
在後代疑
元成時王
自后所詔

言二君此
謂所傳情
不致自外
故功名

二人不實
同傳

服以鈞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宜君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効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大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漢文皇帝上表

六本公

美

班固之辭
弘之武實
二八八村
八於此矣
試何錄之

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匈奴。弘羊擢於賈誼。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廣。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連壽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口碑。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述。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諸史節王卷

六本公

美

諸史節王卷

南越尉佗列傳

尉佗之王

美

諸侯隆慮離淫。疫佗得以益驕。驍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嫪女。呂嘉小忠。今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雍。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東越列傳。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推本禹之外意

論語

朝鮮列傳 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禹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列傳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

之端見拘醬番禹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捕剿分二方

捕謂被分割也剿音尺妙反言西夷後捕剿分二方

更後被捕剿送剿居西南二方

卒為七郡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

大雅公

六太史公

卑一

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

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

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

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列傳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

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

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

此言刑廷之好惡之俗海邪巨賦

備史不止此數人即漢世所遺甚多

韻語

此太史公廢黜之後遭李陵之禍人情如

此用自

六太史公

聖一

此用自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列傳 余讀功令

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

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

太史公此理之文而論之順流而下無滯

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上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侯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大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與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賈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

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誨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
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
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
也建育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
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
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
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
文學敏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安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偕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
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
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省文章雅正
訓辭深厚也
恩施其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堂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滯請
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
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堂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諸著功令佐如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賦職多文
學之士矣

俱評見前卷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大宛列傳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漢以窮河源為河見崑崙
河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是為
惡音烏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
實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
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開西域傳云南出積
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楚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
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漸流至于闐又東流
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

近固諱其
進士而
諸其文津
津金集
之知不勝
大史公極
得意之文

子長通李
後之稱未
有壯我之
人故我而
爲此傳
侯世其經
力傳其
知於諸公
亦心之矣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

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
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
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余游
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
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
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廬伊尹負於鼎
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
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猶然遭此苗況以中林而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
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
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賤
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父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

游俠列傳

入谷

四十一

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
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
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方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
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
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至如間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
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
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
孟郭解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
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
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今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依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臣亦有之晉以色幸者多

漢時士大夫競以爲士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伎幸。孝惠時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婢伎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鵷鷺。目帶_{趙武}。服貝鵷鷺。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鵷鷺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傳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_{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母故。}孝文帝夢施黃苑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_{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母故。}

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喏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喏。喏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喏吮之。心軋。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徹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有貴數百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_{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傳曰。寄死人家。孝景入辛夏。無一錢名之也。}

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其舊。_{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媽與主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伎。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

善承意。竑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暢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施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目達其故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軫。新聲都尉。挾。禪王孫泣魚竊駕者。前論。

此兩聲攷
去聲聞

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如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卽濫觴

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宗本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謂衍之術皆

故云濫耳

助人心見者莫不慨然駢相又內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賜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徹席徹席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如燕昭

王擁慧先驅謂為之掃地以木決掩掃而行請列

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薊縣

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鄒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仲尼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大

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

其能入乎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

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實亦有

牛鼎之意乎譙周亦云觀太史公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騶與之徒謂

之學上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諸書人之稱

號也慎子十卷六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騶與十二

篇除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陽家

傳贊俱見前卷

詔召問所為治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留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臣意即避席

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

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

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

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郎中令卿病衆醫

皆以為廢人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病也令人不

得前後洩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

脾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

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滑滑者去衣而

汗晞也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女子

汗晞也

賢。賢無病。臣意告未卷長曰。賢傷脾不可藥。法當春
嘔血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
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謂於舊方後能生新意也往王之民
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萬人王曰。
得毋有病。臣意對曰。賢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
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賢奉劍從
王之。王去。賢後。王令人。即什於廁。嘔血死。病
得之。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面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
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
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
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乘舍五臟急治之。病方
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
往四五日。大雨。黃氏諸備。東方之謂見建家京下方
石。京者舍。廣之屬也即弄之。建亦後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
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
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
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

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
韓女病。要脊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
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
男子而不可得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
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
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
臣意聞留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
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
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
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
處。聞音開處上聲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
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
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中年時。嘗欲
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音須與公往。見
之。當知公善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
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謂好術公必謹遇之

其人聖儒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

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屈原傳 楚人既答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

原既嫉之雖放流曉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及卒

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

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

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側可以汲王明並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

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七

儲慶文

漢景武昭宣元成六世文辭

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

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更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

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

轡也左氏傳云以藩蔽樂蓋即是有郭蔽之車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軍

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三

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

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

扶風之名此三輔皆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

說失 詔曰獄重事也必有智愚官有上下獄輕者

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今獄而後不當獄

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覺今歲或不登民食

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

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也臣瓚曰律所謂辨枉

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

侵牟萬民李奇曰年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

承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法

盜為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其令二千

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

武帝

貪夫長利

復二口之算也

年八十復二算

九十復甲卒

受爵法

給米粟以爲

爲復子若孫

令得身帥妻妾

受爵法

給米粟以爲

爲復子若孫

令得身帥妻妾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遂其供養之事

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

公與計

借計者

上計簿使也

郡國每歲遣諸京師上之

借俱也

今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也

初筭商車

始稅商買車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

總方略

壹統類

廣教化

美風俗也

夫本仁祖義褒德

祿賢勸善刑暴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

與牢內之士

臻於斯路故放耆老復孝敬

老之人若賓旅也

復孝敬

選豪俊講文學

稽參政事

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

新進民心深詔執事

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

結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與牢內之士

臻於斯路故放耆老復孝敬

選豪俊講文學

稽參政事

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

新進民心深詔執事

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

結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老之人若賓旅也

復孝敬

選豪俊講文學

稽參政事

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

新進民心深詔執事

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

結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明也

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

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厥也其唯廉

士寡欲易足今此等十以上廼得官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士寡欲易足

今此等十以上廼得官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廉士久失職

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音自往年三月至今而山澤之民未論夫仁行而從善音自四月某有餘月矣

義立則俗易意泰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處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稱詐為橋強取為處橋與

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天子或在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談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

亡位及冤失職茲猾為害野荒治奇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立后土祠於汾陰上土人唯應故以名云行幸滎陽還至維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邇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秋馬生渥注水中季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也田敬望界數於此小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此馬來飲此水則長先作上人持勒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上人持勒絳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詔曰朕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室曲之室

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綏安民或饑

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靡壤邇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注水出焉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音禪字師古曰朝日夕月即天文禮

也之謂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於郊況賜也辛卯夜有光先甲三日也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

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著見景象然如有聞開野萬歲者三是有開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自新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天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

嘉與士大夫更始其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蛇音民田租逋賦貸已除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八匹四年無出今年等出等者率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等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

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芝草也其葉相連內中謂後庭之室也。廣臨不以下房為幽側。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輒舍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會太海氣會合海神之。呂所祭祀事也輯與集同。合泰山然後修封總祭饗也。上見天象增修封禪。見謂顯。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漢舊儀云初刺史印綬有常治所治以秩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諸史記節三卷

六卷世系

六

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夫泛駕之馬。言馬有逸氣而跡也之士。跡音拓弛廢也七行有卓異不入俗檢也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跡者跡落無檢荷也他者效廢不節無度也亦在御之而已。獲汗血馬來。唐師曰大宛舊有汗從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今甲死者。謂石者謂蹄石而有跡言其蹄堅利。今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曰今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今丙師古刑者不可息。息謂生長也言刑則割之徒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稱謂今繫者或以掠事若饑寒瘵死獄中。瘵病也因徒病律名為瘵如淳曰律囚以人瘵而死曰瘵師古曰瘵病是也此言囚或以

掠笞及饑寒及疾病而死也說非。何用心逆人道也。朕其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瘵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名其人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凡言殿最者。詔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居要之首也掠笞先也。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切分也謂分破律條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

諸史記節三卷

六卷世系

六

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遣之今過去也稱音尺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厚反遇者遇度之遇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也刑。李奇曰徒廢也謂若令徒解劍欬緒本置任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及應募伏飛射上。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應募之類是羽林孤兒。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

諸史卷之三

六

八

諸史卷之三

漢書

九

水安定北地上郡將生羗驕請金城。公吏或以不
 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
 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務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
 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諉。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
 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
 者省卒徒。以其自給。不復取。票假雖有。不入于官。
 非舊章也。故絕之。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
 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
 其重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
 故絕之。知淳曰。吳時。時有所省卒徒。而羣臣有請之。以
 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悔之。不復聽也。歸古
 曰。應劭。二。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直。偽毋相
 亂。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門樓上有銅龍。若
 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
 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西至直城
 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問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
 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遣光祿大夫博
 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潁河之郡。其狀也。水所毀傷
 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
 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棺槨。葬埋。已葬者。與
 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使生適不占著

戶給役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勿使失
 使也。其常理詔曰。朕執
 德不固。謂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子之
 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
 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
 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恒然傷心。也。惟思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徒吏民。
 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
 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
 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卦。輶傳。如淳曰。律諸當
 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卿章。其乘
 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
 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輶傳兩
 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馬。駕。輶。乘。而乘
 也。

漢刑名
 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
 封之內也。除山川。斥城地。邑居園囿
 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云。沈氏水田。為園也。術。大
 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
 也。斥。畝園之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百官
 聖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
 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

歲時講肄修武備焉。臣謹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當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以易之故。代則今既口完矣。不當黜者。髮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一及殺人先自告。二及吏坐受賄枉法。三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四以上。已論命。復有管罪者。皆棄市。晉灼曰命者名。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賄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賄盜物贓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而又犯管亦皆棄市也。

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李奇曰謂文帝作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以免。如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又一歲為隸臣妾又一歲免為庶人。臣昧死請制曰可。作見知故縱監部主之法。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所監部主有罪并連坐也。

史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寔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例相比。文書易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駭不曉其指。用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助。若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市買之交易。所議者咸寬傷之。宣帝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貴四人。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凡囚上罪梏拲而桎。桎。桎也。類以此附之。稍增律條也。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桎。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桎。手曰梏。兩手同桎曰拲。在足曰桎。梏。梏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執也。梏音古。梏反。掌即拱守也。梏音之。日反。梏。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獻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

當報之當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今。識者已報。識者而後不當識者不為失。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須繫之。頌讀曰容繫。容之不在枯。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

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為千口三人刑。豪桀擅私為之。囊囊有。曰囊無底。曰囊言容隱。姦有所隱。則扭而寢廣。姦事也。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時路溫舒為廷尉史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末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實治獄之吏。正

路溫舒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智。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繫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陂。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

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情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欲退也。畏為上所卻退也。奏當之成。謂其平。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幾又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嬖為一切。嬖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郊。不毀。而後鳳皇集。罪謫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咸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求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時屈舒為廷尉。深

張意。恐辭文為民解難。

最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買貴賣者。論決太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祿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也。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其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今為士伍。又免其官職。言從士伍。無爵。罰金二斤。今沒入所受。有能捕言界之佐也。

其所受臧。界與也。以所受之。孰與捕告者也。武帝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土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警焉。警。失氣也。音之涉反。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

封爵同

寒松子

諸史記節三卷

通鑑

南

於江淮間遂虛其地 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

復駿應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

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

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 臣山下戶三百爲之奉

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 嵩高

明也晉灼曰天子出衛史除二人爲乘車謂車駕前

有石室故以名山 夏四月還祠泰山至轅子臨決河

命從臣將軍臣下皆負薪塞河隄作轅子之歌赦所

過徒賜孤獨高年米八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

飛廉館 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

館董卓悉銷以爲錢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 四年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

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 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

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是也入朝卿

蕭關蕭關在安定朝卿縣也獨鹿山名鳴澤澤名也

縣北界也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

舜于九嶷登瀋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獻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

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 盛唐在南郡九嶷

臘

吏民馬

李

諸史記節三卷

通鑑

江

上

零陵縣有若潛南嶽霍山在瀟湘縣名屬瀘江神

後持危處也 船前頭刺擢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

街千里不絕也 今天下大酺五日 臘五日 祠門

戶比臘 如淳曰臘音接漢儀注立秋 獵伏臘日臘

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

臘者冬至後臘祭百 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

神也臘音來盡反 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 臣下五月籍吏民馬補

車騎馬 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 遣光祿勳徐自

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

兵屯之 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

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又入張掖酒泉殺

都尉城相音固盧朐山名朐音幼處劭曰光祿勳徐

自爲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

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亭郭

也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大宛舊有天马種踏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

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踏石而有跡言其蹏蹏

利 春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 張晏曰更有罪人

故有市籍五父有市籍六 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

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

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兵萬餘人與貳師會

公孫弘通篇模寫朱順谷悅之妙意態合而下神不遺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

諸考紀部主卷

八公孫弘

十六

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曰：「治天下，其久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

此所謂
確有條也

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爲屬，唯人之從。臣聞桀、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疑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

諸史紀部主卷

八公孫弘

十九

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談字或作譔，音抵，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毋孝，謹後毋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鳴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

弘之妙正
在此故自
細其說以
順適其意

自比安運

衛史中節三末
凡弘被諱
不稱過則
稱已考則
稱人

開東閣

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
一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
是願罷西南夷蒼海等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
位在三公奉祿甚多欲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
曰有之夫九卿與臣等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
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
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
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
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
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
以爲有讓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
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
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
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
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兼舉賢良弘自見爲舉
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開東閣引
進賢人此
宰相第一
事也然亦
未見其意
用何人

詞賦
今高

衛史中節三末

本館立處

延賢入避當庭門而引賓客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進賢人此宰相第一事也然亦未見其意用何人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均一各休有客正和反
然意怠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封
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
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
以塞責乃上書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朕夙夜庶
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
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
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
史六歲年八十終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
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
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兒寬二事吾丘壽王二事
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史善而

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也曹表也曹也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之為之也除為從史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之性也畜謂延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卿牛羊還至府上畜謂文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為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獻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輔相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無其文以為封禪告成合祫於天地神祇合開也開闢於天地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生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政教之變也因屬間者聖統廢絕聖人之遺業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祖始也宗祀泰山宗尊也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四方色反五神樂以丞祀也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開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邑永享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大元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尊也肅敬也肅和也既敬且和則長萬天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燦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

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

一

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後召為郎會東郡盜賊起拜

二

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

三

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

四

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

五

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六

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

七

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

八

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

九

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

十

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

十一

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

十二

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十三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計邪

十四

也五兵謂手安舒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

十五

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

十六

政疆侵弱數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

十七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

十八

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

十九

此其禍也

二十

此其禍也

二十一

此其禍也

二十二

此其禍也

二十三

此其禍也

二十四

此其禍也

二十五

此其禍也

二十六

此其禍也

二十七

此其禍也

二十八

此其禍也

弘議本不
中孝王折
之獨出於
也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除名城

二十九

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鋌相撻擊

三十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

三十一

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

三十二

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

三十三

巷起白屋裂地而封以讓公孫弘字內日化方外

三十四

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

三十五

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三十六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十七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三十八

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三十九

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

四十

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四十一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

四十二

賊威擅與禪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

四十三

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

四十四

難永相弘弘訓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為見

四十五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四十六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四十七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四十八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四十九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五十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五十一

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

此議雖詔
不極而末
固不甚殊
厚

諸帝傳三系

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漏言潤澤下無所不通。上天報應。則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

嚴安上書

臣聞鄉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

摘錄

奇聞

六王書

主

諸帝傳三系

嚴安

三七

綏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太任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者文也效失。而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遂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子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失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聚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怨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僭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縣役。貴仁義。賤權利。

開和如洞
奉之端歷
世修之
所起也
結錄列宜
其連天

憐謀羣臣。訪其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窺屏。茂華與焉。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闕王伏辜。南越賴救。比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越。單于毒慕。黑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謂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煥賢。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復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

者有紀焉。謂史蓋六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角。明同本也。獸皆兩角。今此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獨一故云并也。此之應。始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笑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鑄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諫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滅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

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予計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言。有詔示御史大夫。

胡建用軍法行御史

諸史記卷之六

六卷

主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其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賈區曰賈為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耳。故備上之屋謂之區。區宿衛官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適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堂無四壁曰堂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戾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濟大事正
在得志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賈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對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以官名也。天文志左角奎右角府並虛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二千石以下。行法焉。石謂軍中校。丞屬軍正。新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

胡建得
幸心故能
行法

上。故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廷又何疑焉。建辭是顯名。

諸史記卷之六

六卷

主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八

盛漢文

徐樂

主崩為解
之說自徐
樂始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者戟之把也。但者戟之把也。把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八

徐樂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遂

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有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八

朱買臣

十

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散中國。上使買臣難訕。

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父之召待詔是時東越王居保泉山泉山今泉州之山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捲

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

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

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狀歸郡邸直上計時

會稽吏方相與羣飲直讀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

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

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

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

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曰守丞張

計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相推排陳列中庭

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故

大夫乘官車駕駟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

如令州牧刺史矣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

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

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

葬乞音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楊僕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

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

先破石門尋陞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

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

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以僕不窮追

得東越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

其勤勞而造伎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

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

梁侯三印故三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思妻妾也解

若今言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買幾

何對曰率數百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武庫日出兵

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官本

軍時欲使之蘭池官頓出明曰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

而不去蘭池官在渭城

此帝雄才
倒倒豪傑
力如是

問之不對。今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

江充

初充召見大臺官。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縠者爲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

諸史劄記卷

下无

五:

絲爲之節。今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方目眇是也。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官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

種福

上許之。今各以秩次輸餼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
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
騎皆不得。蓋勃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亡素不教敕左
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大見信用。

諸史卷之三

人
无

六、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爲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方上謂廢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一乘爲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

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贛兩家告其事。

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

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為之開通道路使延年抵曰。

抵拒。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延年嘗給事其府又

諱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既無實事當令有

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

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

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言六千萬錢皆縣官御車之

官自出錢三千萬乞與之以生其賊也。猶今言圖類

人也。以延年之功真賊猶當勿論。況自出錢圖類之

手願以愚言。曰大將軍延年一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

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悻心動謝田大夫。曉大司農

通往就獄。得公議之。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

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

齊舍。齊讀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

尉。聞鼓聲。自刎死。使者至司農司農

延年但以語言不遜遂

事重罪尤其少恩哉

諸王

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最親。有功。又

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

餘城。於是孝王築東苑。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三十餘里。有落後。嚴。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

里。上廢栗太子。實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嗣。大臣及表

益等有所關說。實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陰使人刺殺袁

盎。及他議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

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上。由此然

望於梁。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乘布車。從兩

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

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

梁王伏斧質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

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輦矣。三十五年

又復朝。上疏欲留。上勿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

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病熱卒。及死。藏

初梁孝王在時有疊樽直千金孝王戒後世善保疊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之平王大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

自恣也。平王褻直使人開府取轡櫓。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太

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

而梁王襄無良師傳。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

河間獻王德景帝子栗姬所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仁義

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孝武帝時獻王朝問以五策王輒對無窮武帝色然

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
主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臨江王榮即栗太子四年坐侵廟壩垣爲宮。上徵榮。榮行。

祖於江陵北門。旣已上車。軸拆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稱言曰。吾王不反矣。策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

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

之

膠西王端景帝子程姬所生爲人賊戾數犯上法漢公卿數

請誅端。天子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量。有。無。量。不。省。約。心。煩。充。放。蕩。跟。藉。不。愛。惜。也。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不置衛封其官門。從一門出游。變

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

好法律。持詭辨以中人。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

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

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追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以故二千石莫敢治。

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會音僧類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權謂禁他家入多於國

經租稅常夜從走卒行徼巡徼而伺邾鄆中諸使過

客以彭祖陰陂莫敢留邯鄲

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

入開樂對

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
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藩臣勝文辭雄壯言
切而理文天子為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
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
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
子因命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景帝後
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
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

諸史記卷三

六 蕭王

十一

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高祖時諸侯皆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
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
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
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武帝三王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恭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對君之詞
恭順有禮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賤樂損郎官皇子賴天能勝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尚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于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
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
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刻侯家之

諸史記卷三

六 蕭王

十一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制曰可制自立皇

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晉為廣陵王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
齊王曰於戲小子闕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
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名朕

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
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干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
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請若不圖於義則君悉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滅乃凶子而國管平爾

初不自祭
而曰下御
是與共
至此方祭
止封列侯

服侯小司
馬諸公
稱是武帝
手製帝王
文辭策然
獨盛稱禮
案主籍之
閣下故西
東文牛備
稱漢武也

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八年無後絕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酈立子旦為

燕王曰於戲小子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弼氏虐老獸心

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巧邊萌作吐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假其旗鼓而來降

董粥徙域匈奴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徐

曰肥一作非蘇林云葉廢也本亦作倪毋乃廢備言無

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裴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素教習不得從軍徵後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酈立子胥為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五湖者其區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保恃也

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無好邇遊之事邇近小人維法維則書云臣

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立六十四年自殺

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

義文辭爛然其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天子使使賜旦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

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擣劔推鋒從高皇帝壘

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

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于繼兄終弟及今王胥

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

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

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以綏自綏

中山靖王聞樂對

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

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

朝似都陽

者不可為繁欬繁古界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低謂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收豎游其上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一哭反眇音妙幼眇精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身遠者去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

翮飛肉紛驚逢羅滑然出涕言皆驚亂遇法問可為出涕臣聞白日曜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豸皆見然雲素列布

杳冥晝昏塵埃拂履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謔言之徒蠡生道遠路遠曾莫為

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蔭孽之親鴻毛之重蔭孽也華葉葉

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

心憂傷愁焉如擣假寐求歎雖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真每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其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

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嫚言無獻實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先秦猶言秦先

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山東諸儒者

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三雍宮在雲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江都王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

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

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復治不獨死言欲反也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綰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陽成姓也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腹中刀。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置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我。見其形也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繡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繡。句諸官人。句乞遺也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言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祖楊傳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

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懷以忽。尊章猶言舅姑也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常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壓指即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桮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官人畏之。莫敢復近。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問無令出教。謂游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

巷盡封閉諸舍上簷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蕭鬱憂衆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再崔嵬難言蹉跎也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以爲樂相彊効繫倡關入殿門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得者爲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

諸史節三卷

六廣王去

九

皆以爲去恃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盛漢雜記 武昭事辭

景太子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其母爲立祿祿求神也使東方朔校軍作祿祝祝祿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官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充爲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兩公主及皇后弟太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官至省中壞衛

諸史節三卷

六廣王去

十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石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為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臣瓚曰。太子稱家吏是太子吏也。純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長御侍中具曰皇后發中厩軍。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官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作巫。太人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掠妄作。蠱狀太子。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追補不得也。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帝關三老茂上書曰。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今狐族班史不載其姓。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兩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

上書帝座
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
在臣君安社稷也詩云取被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
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名臧匿泉鳩
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贖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
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踞

謝文忠公集

卷之六

三

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
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
在臣君安社稷也詩云取被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
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
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名臧匿泉鳩
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贖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
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踞
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
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
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顯侯父
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
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
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
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初賀引拜為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羣馬騎射為官材

謝文忠公集

卷之六

三

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感動下泣曰扶起
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
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賀于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
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
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
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
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安世遂從獄中上
書言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武帝及使人巫祭祠詛
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甘泉宮在北山故祝詛
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
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征和二年春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帝為太
子賀已為舍人故與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
穀成邊卒糧乏不能貨賂上流貨賂上流稅事者也
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廼以邊為援使內郡

重馬馬

自省作車。許今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師古曰又令

重馬馬

耕者目轉以困農。於邊煩擾者重馬傷耗武備衰

重馬馬

減。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下

重馬馬

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捕也

重馬馬

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羣為左丞相。分丞相

重馬馬

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待得賢人當

重馬馬

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

重馬馬

澎侯。其秋。吳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

重馬馬

屈羣挺身逃。亡其印綬。提引也獨引身而

重馬馬

著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置謂所

重馬馬

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

重馬馬

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平

重馬馬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

重馬馬

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

囚徒。京師諸發武庫兵。命山符石德及賓客張光等

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長水

宣曲官也。並胡騎。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

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

安。又發輜糶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轉糶士主用糶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

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

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歐以尺數

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

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盎

城門。得出。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

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

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

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

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

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

太子。自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

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
純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
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
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
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
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
訴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
為屈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

諸太子傳三卷

八 屋漢雅記

主

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祖主
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以徇厨
載食之車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
徇行示也 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千秋上急
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
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
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

人所難言也公獨吟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
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林能術學又無伐
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
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
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
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
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貫之然千秋
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

諸太子傳三卷

八 屋漢雅記

主

親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
寬廣上意慰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
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
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
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
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
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以及敬聲之嚙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

根信事
牢固不解
對群臣不
與者矣

卷之六
王

八
王

王

丞相親掘蘭臺蠹驗所明知也。至今餘丞頗脫下止
陰賊侵身。遠近爲蠹。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故不舉君
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母黨。王道
蕩蕩。毋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大夫人男
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驍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
桑弘羊。及丞相未及。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
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
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
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
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詔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
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
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官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昌邑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大王
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也。馳騁不止。口倦
乎叱咤。手苦於筆墨。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

中漢以後
文體如此
雖美不常
天懸

諸帝紀于卷
八
王

八
王

王

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匿
薄。臣與數以與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
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
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楮之間哉。街馬街也。振休
則俛仰。誦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
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
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
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
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於宮館園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
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職亦有具者。於以上
聞。非譽國之福也。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
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
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

書封小。文少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

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

問帝所病。立者誰。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拜。官

官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

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弃羣臣無語言。益主又

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

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

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

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

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

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

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

備。備非常。長於是為。且命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

德。護奉此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

職大。夙夜兢兢。于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

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豈

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甚者

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于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

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擣邪防非。章聞楊和。橋正也。章

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于大夫其各悉心

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

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失職謂當為

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

后時。僞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

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

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

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

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撓動百姓。

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

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

旄頭先驅。旄與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貂羽

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

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

儲為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

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講習須郎中韓義

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銚侯劉成知澤等謀。

傳不接收
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
有詔勿治
而劉澤等
皆伏誅益
封鉅侯父
之且姊郭
邑蓋長公
主食邑郭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

告之青州刺史傳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

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

封鉅侯父之且姊郭邑蓋長公主食邑郭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

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

通日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

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

疏光過失與且今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且聞

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

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

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

炊火焉趙秦之別氏無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

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

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群

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

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

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寬為典屬國但言今大將

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郎

林也師古曰都犬也謂大會試之漢

先置此傳乃云且自上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

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

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

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

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

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

成及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

安中民趣向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

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益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字雅叔今右

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

時天雨虹下屬官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家群出

壞六宮竄鳥鵲闔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

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板樹木流星下

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
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
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
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
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聞之。召相
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
不可發也。王憂滿。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
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
分。固知國中之無人。廣音曠。術。道略也。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實空也。華容

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真音孫髮歷歷渠岸也。是也。真音徒干友。骨籍籍兮亡居。籍籍從橫貌。真塞構渠師古曰贅說。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置酒之官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卽其所見以爲歌辭也。坐者皆泣有敕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救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自馬曹爲事當族也。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冀得創國。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璽音已見本卷。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卽以綬自殺。巫蠱之禍豈不哀。

哉此不唯一江充之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
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
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
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也太子于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何獨一變乎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盧領骨也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
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
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
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
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君子復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
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林知未必能過人
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俾得天
人之祐助云

田廣明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
軍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調見欲敗

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

駟馬車至國陳留國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

魏不害與廐胥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

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

史龜言武帝門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

欲不貴矣言汝意欲歸不吾今女鄉名何對曰名

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

六百戶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九

中漢文

霍光受遺詔輔少主平上官之亂

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

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

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祭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

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

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皆拜卧內牀下受遺詔

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

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

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

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心為健

仔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

傳
繼敘畢不
送金似左

諸史品節于卷

六 霍光

三

休沐。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太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祿是與光爭權。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益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都試也。肄習也。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題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擅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青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

諸史品節于卷

六 霍光

三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行也。廣明亭名。郎屬也。屬耳。近耳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小事不足遂。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尤威震海內。

廢昌邑王

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戮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

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啟云云三十七人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實為本孝昭皇帝早棄

天下亡嗣臣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

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

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就次發璽不封璽既國器常當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璽更不封之

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

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目之符璽取節十

六之往也自咎朝暮臨臨也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

曰皇帝問侍中君卿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

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

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謂

擊鐘磬召內泰一宗廟樂人泰一宗廟樂人並

道年首臣瑛曰年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徑

之年首也予謂年者年也冬年蓋鼓吹歌舞奏

聚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牆何滿祀

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皮軒轅旗驅馳北宮桂宮

弄苑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

庭中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

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悍亂如是邪王離席伏

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

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

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寶賜所與遊戲

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

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

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

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奸夫昌邑

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

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時在喪服故未祠哀王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

發凡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

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入簿責勝縛嘉繫獄施

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等數進諫不變

聞

霍氏敗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光
 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女
 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
 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瞞
 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過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
 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就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
 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

霍山貪
 惠子弟耳
 故至於此
 胡其宜早
 奪其權親
 戚子婿盡
 誅順夫人
 以正其罪
 庶乎恩法
 兩善

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臣霸臣雋舍臣德臣廣舍臣射臣倉議皆曰尚皇帝
 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
 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僻不軌許公藉曰未知亦既
 抱于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
 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
 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
 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詡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大祝以一大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

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
 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
 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有過耳宣見
 禹恨望深廼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
 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
 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
 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嘗
 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為不可禹默
 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
 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
 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要入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
 軍常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
 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

提議兩人
 大意相
 微情能

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
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
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徇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
得罪我家兄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
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
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
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金日磾忠謹

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

諸葛亮

霍氏

門養馬時年十四矣父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
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
敢日磾長八尺二十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
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
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
焉日磾子二八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
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諸葛亮

金一

九

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日磾下
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
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口磾初莽何羅與
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
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
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
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止日廬何
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日
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日磾奏厠心動
奏向也日磾方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裂曰刃從
東箱上袖古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趨日趨
天子行觸寶瑟傷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
卧處行觸寶瑟傷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
謂傳聲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
勿格日磾梓胡拔何羅殿下梓其頸而得禽縛之窮
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日不忤視
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

此不近宮
女不納女
後宮正相
恩附處敘

其篤慎如此

魏相逐武庫令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謂縣之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提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忍父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

諸史紀事本末

下魏相

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幸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千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

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內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

白去副封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改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九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諸史紀事本末

下魏相

卿惡宋三世為太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家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九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

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悉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驛者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進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

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

丙吉舊恩

吉以故廷尉監徵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吉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

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

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

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官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

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條謂曉錄之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

諸史忠節三卷

六四

十一

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幸死者猶不

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

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

數教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

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

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誼

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

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

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

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

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則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

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

議參以著龜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太令天下昭然

諸史忠節三卷

六四

十一

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

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

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

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謂未為官婢時有舊大是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

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

以視吉視讀日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唐三此常山說勢

云從治
至其
一段文字

管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微卿有恩耳分
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微卿已死有子孫
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虘亡
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
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綈繫印上愛之細也
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報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其非其
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
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
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掾史有罪職不稱職輒予長休告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
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
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後人代吉因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
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薄皆從吉出醉

唐云收此
一書以結
舊恩終始

歐丞相車上西曹主書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猶第也地亦但也語聲
之急此不過汗丞相重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
人習知邊塞發命警備事有命則奔赴當出適見之
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
騎至公車刺取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
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
科條其人瑣錄也錄科條其人老病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
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
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謂使丞相不先問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錄是益賢吉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補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
名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
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難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郡邸之庭也侍請參省之也時皇孫孫孩弱常在襁褓

故指言後遭條獄之詔吉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

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守丞者中

其人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

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

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曹大白

吉日食皇孫亡詔令

少內掖庭主府執之官也食讀

時吉得食米因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歟使臣

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

令晨夜去皇孫教湯數奏甘毳食物奏進也所

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皇矣時豈豫知天下

之福而微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

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

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則去臣辭事歸美於組徵

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

徵卿臣年老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

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

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

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可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

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

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

贊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祖

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與丙魏有聲是時黜陟

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

行事豈虛乎哉

趙廣漢吏治

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

豐杜建為京兆牧護作平陵方上城上建素豪俠賓

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

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其敢近者京師稱

之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

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受相記牒記也擇其中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說令

相怨各又教吏為鉤為小孔可入而不及得投書

可出或鉤或箭

削其主名而託以為家樂大姓子弟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讐讐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託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取吏之法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儻什無所避廣漢聰不專在詐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儻什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

諸名臣第二卷

八趙廣

十一人

鈎距

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此數句是其小傳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也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其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劫取其身

為貨令家將財物贈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也質當也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懼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獄刺史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後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今之下特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亭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

諸名臣第二卷

八趙廣

十一人

亭長既至廣漢與語語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擒伏如神皆此類也所居好用世吏示孫新進年少者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未進又年少者專厲疆壯氣鋒銳與鋒同言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

尹翁歸吏治

尹翁歸字子凡凡讀河東平陽人也田延年為河東

類相引

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

六 大夫歸

子一

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開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設施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

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決斷諸縣姦邪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拔藉者籍也縣縣收取黥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奸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籍盜賊發其

公歸刻圖至此乃得

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惡主名教使用類雅迹盜賊所過抵抵歸也所經過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及所歸投也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論罪使所卒責以負程不得取代負數也計其功不中程輒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人及日數為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張敞十事

一論霍氏

起諸漢書

八 其人歸

子一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時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議世卿最其顯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書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族皆

敵欲以霍氏希進其日五守述郡其路無由塞是時霍氏已萌其不待敵矣

上善其計而不微各急慮備每深謀日銳不從易窺也

陳請霍氏不許其心也故復曰若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繫獄乃

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善其計然不微也

二上書自請治膠東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憂憂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

八欲以廢東帝

怒既無以佐思慮又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三奏書王太后

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戶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

諸侯節主奏

二張敞

手三

鳥獸之肉口非惡言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毋輜輶本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也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稱誦臣敞幸甚

四治京兆吏蹟

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驛。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日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補史職也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更坐里間。閱出者。謂謂里之閭也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實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五山陽奏對

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

敞奉貨帝之托文欲必目已者

敞奉貨帝之托文欲必目已者

客母下所賜書。密令警察不欲宜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君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開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令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每日一它不得出入。食物之外皆不督盜一令別主徵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邈宮清中備盜賊。遇遇也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冠。冠惠文冠。冠惠文侍中冠孟詵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詣。簪筆持牘趨詣插筆於首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纒。纒為之玉女名持纒故王跪曰。持纒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紺。羅紺其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妻十六人。子二十一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

敞前書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文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皆以遺遺哀王所遣之官人也

六誅奴彘

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

贈之卿元表

張敞

主

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其例也而敞奏惲

寢不下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掠奴彘有所案驗

彘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

彘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

案事敞聞彘語即部吏收彘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

月案吏吏晝夜驗治彘竟致其死事彘當出死敞使

主簿持教告彘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

乎乃棄彘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彘家載尸并編

敝教編也彈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

子薄其罪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從輕減即先

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

諸關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

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

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効及使者至妻

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

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

公車

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

民多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敝憚兄

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

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

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試意欲以刑

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七發黃霸為政

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贈之卿元表

張敞

主

禮記
相繼法
在相繼
化
之治行
第取相
知宜帝
教化所
信也
以復恐
敬之爲
如之亦
本而奇
妙

諸史卷之三

六 張敞

三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
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
婦者爲一畫先上殿丞相所生屋也古者屋之高舉
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
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
舍有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圖謀曰
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
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
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
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爲司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
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具滿之行而以僞先
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
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卽以勸善禁姦條貫

敞則名是
謂之通
變

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
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舉者
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
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其惠

八 入粟贖罪議

諸史卷之三

六 張敞

三

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
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
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
辟之處買官所得懸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
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
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
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禁其上不能去民
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
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
左馮翊所司當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
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夷
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羣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各
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

天張淑

七

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
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
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而刑之罰小過
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音酬金銖兩名也字本作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
十五分銖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早衣二十
餘年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早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
竊憐涼州被寇今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
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帶
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末可與權也附

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開銘勒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釐。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邽。梁文武興於鄠。鎬由此言之。則邽梁鄠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祇。今鼎出於邽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尸臣主事之臣也。柎邑卽豳地。柎音荷。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

天
夷

三

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文述其竊以傳紀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武帝時事昔寶鼎之出於汾。鼎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兼春報兼少意也。言穀稔尚少。未復豐年也。昔欽少意也。鼎焉爲山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藏於此。地師古曰。與讀曰蟻。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鼎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十奏記朱邑

張在山陽論張氏除邑已起
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思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劬慮約結固亡音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獲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有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者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敞自請治膠東功效大著乃滯不遷至奏記朱邑

諸史品節卷之三

陳敞

王

求薦邑桐鄉裔夫耳一歲超遷至大司農是何則以敞之文深故耳敞精悍吏喜刑名正與帝合乃不遷敞而遷邑何也蓋宣帝性雖剛毅然其自為社稷計則喜平而惡刻耳終帝之世敞不得列於九卿其殆是歟武帝獎用酷吏流血千里至淮陽股肱郡則以汲黯卧治之而宣成輩十餘人皆不得良死由此觀之人主之意可識矣

諸史品節卷之二十九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

中漢文

李陵遇虜戰後稽山

此傳此折續當必當時親見其事而記之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提持之也命中謂所指名處即中之也願得自當一隊到闐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多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

諸史品節卷之三

李陵

王

將兵半道迎陵者博德兵少半道接助之也

罪在將傳
德而不存
陵亦殺之
誤矣一念
之誤致罪
大計

虜房郭

人逆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書奏上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趙詔博德吾欲予
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公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鉤營之道。胡米要害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郭
郭者塞上險要。令博德德之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
之處連虜郭名。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困
騎置以聞。謂驛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天子疑陵教博
乃俱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

諸史紀節三卷

李陵

三

戰及露山力

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上其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
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
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
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
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

不起者何也軍中若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劒

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

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

軍中縱火以自救。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逼及也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闔樹木間

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二十秦其單于下走

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

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

諸史紀節三卷

李陵

三

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

不能破還還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

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皆敢

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

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

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

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

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

似此其象
不勝悲狂

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始谷中處在

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

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

而持之軍吏持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隅

下壘石言故石以投人因士卒多死不得行辱後陵

便衣獨步出營便衣著短衣小乘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單于耳良父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

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

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

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

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兵即謂矢及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

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師古曰半饋曰川列大片

也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

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

欲陵死戰召陵姊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志後自

欲陵死戰召陵姊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志

欲陵死戰召陵姊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志

至此方覺
路得德之
詐案已脫
矣

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

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云久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詔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

令老將生姦詐生預詔強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

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趙充國坐制先零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時安國義渠將騎

三千屯備羌至浩亶浩音諸亶音門水名為虜所擊失亡車重

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也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

將者充國對曰亡跡於老老矣矣上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喻度臨黃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

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

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

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

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珍

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珍

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珍

諸史紀事卷

李陵

四

諸史紀事卷

趙充國

五

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亭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

商計度也

以絕

武賢

也。又

縣志
臣

泉以爲

速也

賄之

反善國

師保

零兵威

二圖

拜酒自

普救諸

王正日

人欲

散以甫

將軍

此畜也食

也。曰：「蓄。」

裂也
軍瘡

歲數

將兵

卷三

萬一

聖堯

百里江

雖不相

具賞賜

胡越仇

中國

摩

誅不

任兵在

三、

快學論

方國鼎罪
陳利寧先
諱先零不
宜諱升罕

解其謀恩澤甚盛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蒙雕庫宜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俟便為寇謂依阻山木石以自保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常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

諸事皆主卷

六卷首

十一

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數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

先零果敗

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重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

諸事皆主卷

六卷首

十一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勿牧田中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諷之中則勿放牧也諷之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重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

罕竟不煩兵而下

天二因充
國病猶
二稱出共

充國不
從進兵

新中書郎三奏

大書簡

主

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膝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膝又苦下利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軍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憂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耿壽昌為司農中丞翟翟二百萬斛數老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言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

上屯田奏

錢不遺
紀事作宜
如此

諸大臣傳三奏

大書簡

主

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粟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屯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臈各反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賊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副馬二百匹也省大費今天司農所轉穀糴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也田使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耆。

月而望，羗虜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謂羗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羗虜即羗賊耳，無係於胡也。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並且也。讀如本字。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一歲。度大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

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徵幸，不出令反畔之虜，實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離遭也。墜謂因寒疾而墜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上驚動河南，大開小开。皆羗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橫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

十一。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寒，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閑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昔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討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

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猶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其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連壘。末樵謂爲高樓校此校謂用木自相貫不絕。以爲固者。亦猶周易指校波耳也。蓋用關柵。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因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督飭。關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於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自瓦解。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

<small>天子兩從 其計一留 田出兵</small>	<small>三人出兵 斬首止其 得八十比 充國坐降 三萬五千 人前後降 事半功</small>	<small>充國老僕 終不欲以 功歸二將</small>	<small>罷屯印充 因振旅而 還</small>
--------------------------------------	--	---------------------------------------	------------------------------------

也任保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言言
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置其上留屯田及當
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王以破羌強弩
將軍數言常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
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
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
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鞞黃氍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羌雁忘等自詭必得責言必能得之請
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詠充國
浩星姓賜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名誦音稅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
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幸死

<small>二種統分 功義而天 下本充</small>	<small>國之言功 求之立乃 親和對法 之力者 是以天子 終不終</small>	<small>封降 君忘自號 必得今率 屬降果 不美</small>	<small>有此大錯 今學人得 中死計可 惜也</small>
--------------------------------------	--	--	--

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言遣辛武賢歸酒
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
且種兒庫且子共斬先零太豪猶非楊玉首猶非人
及楊王間反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鞞黃氍
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
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離為言兵侯良兒為
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
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
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
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
數醉酌羌人酌音況務反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詠印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橐籥近臣負橐籥筆從側
筆於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
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
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
亂屯兵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下吏自殺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郡人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郅王園。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賈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予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蘇武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

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從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毋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

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
 及我見犯遇刑重負國欲自殺言被匈奴侵犯犯然後
 自殺也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
 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
 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
 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
 燧火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
 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
 而收繫張勝武益忿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
 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
 臣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
 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
 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
 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
 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
 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

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
 單于信女使決入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闔兩主觀
 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
 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
 不降明言汝知我不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
 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自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
 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
 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
 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小實而食之杖漢
 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
 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繳生絲線也可以
 射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
 匿穹廬穹廬曰服匿如覆小口大腹方底相受酒醴
 受二斗所王死後人衆徙去其父丁令盜武牛羊武
 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
 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
 謂武曰單于聞陵與于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斷腸

諸史卷之五

補之王
休之
休之

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武兄從至雍棧陽官扶輦下除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輶効大不敬伏劾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循卿從祠河東后土武弟官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官騎者而為駙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也黃門之在黃門者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夫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入生如朝露何久自若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宜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

八蘇武

主五

斷腸
無地

諸史卷之五

八蘇武

主五

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決別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言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其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今漢且置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氣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

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

隨武還者九人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武以始元六年春

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

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

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

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蘇主

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

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

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適為典屬國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

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

舊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

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

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

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道言宣帝

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少府屬官有宦者今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

號稱祭酒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

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余不餘財皇后父平恩

侯亦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

吏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

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

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

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張安世傳敘安世忠謹朝廷寵養及子孫貴盛而已無他警省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天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

大夫魏相上封事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二十

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

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勢

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

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

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

安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君大
 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
 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以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
 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
 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旁略山川形勢千秋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
 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
 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諸史品節三十一卷

賢良文學鹽鐵議

中漢文

昭帝時事至宣帝時相寬復推廣之成一家
 言總十二卷不盡錄錄其切要者若干篇此
 中極漢末遠然風容色
 漢末遠然風容色

班氏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
 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毋
 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
 題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
 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治公羊

諸史品節三十一卷

鹽鐵議

十

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
 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者數萬言卽今之所行鹽
 鐵論十卷是也
 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謂相寬總評
 議其善惡
 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
 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
 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
 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
 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
 推言王當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

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譴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言堙不出私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復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止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諛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右班氏小贊出漢書

即桓寬本條末篇是

入鹽鐵議

二

始元六年有詔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今郡國有鹽鐵酒權音較音均輸與民爭利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期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音較音均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音較音均置均輸音均藉其長音均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滄

文學之言克與大夫相及而近

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滄古贖字農用問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

入鹽鐵議

三

實通居山海不能滄漢擊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官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迎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

私手之性
辨傳如外
而順其文
學中正矣
述本意然
近近不
切事情不
不足以服
之也

軍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
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
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正。不求所拙。農人納其
獲。女紅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
貨物。以償上求。閭閻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
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
聞之所為耳。而行發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
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閭閻則萬物並收。萬物
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侔利。自市則
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
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買萬物也。
太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
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將物流
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既乏。或相殺以
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銅。鑄幣以贈其
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火。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資。倉廩之積。戰士以參

通者皆輸
神典則之
論法步絕
應不絕其
乃漢漢之
文矣是以
文書前漢
漢簡練法
擇也

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買萬民而
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
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
利。猶不能濟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
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故衣食者民之
本。稼穡者民之務。一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
太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
譎伯。而范氏以權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穀不
饟。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裁高天
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
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漢之金。纖微
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銷寇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
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
作。銜尾入塞。騾驢馬。盡為我畜。聽聽。狐貉采
旃。交屬。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
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
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
不豫。玉致半而不僞。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

奇妙難得
之文與遠
方珍異相
似

經傳雜錄
傳

管子地員篇

王則致罵內懷開闢而心不悅是以薄夫欺而軟夫
 薄昔樂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設侍尹高近遊毫而
 女樂終廢其國今贏驪之用不中牛馬之功懸懸
 旂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璵璠出於昆山珠璣犀象
 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
 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抱而中萬鍾之粟
 也此句夫止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
 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
 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
 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
 人因天時知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究
 周齊魯商偏天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
 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燕之涿薊趙之
 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
 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
 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
 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

言有地利
而不務本
民貧而
不給也

管子地員篇

勢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
 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
 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
 此紫窳音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
 給月單通作單朝歌暮戲趙中山帶大河而四通綰絡
 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
 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筭鳴琴
 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魏韓梁好本稼
 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街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

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稼場也今世俗壞而
 競於淫靡文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
 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
 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工作之貨致之
 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
 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
 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
 無轉尸也

大夫曰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

廚則會器不損其言。以本。無。則。如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故高飯牛於周。五穀傳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山居澤處。蓬蒿境。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雖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腐糟糠也。

諸葛亮上表

八 曉義

八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是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有地。以牧民。財則遠者來。地僻則民留。處。倉庫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射擊聖田。排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下步。之數。然而有饑餓於閭閻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高下分。則君雖強。水。題。排。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知。登。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太。富。則。不。可。以。祿。使。大。強。則。不。可。以。威。罰。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令。其。用。

此後精神
富強之術
無出於此

調其不足。禁滯美。厄利塗。說文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及其後。禮義弛。朋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掘。開。擊。拆。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

諸葛亮上表

八 曉義

九

大夫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乃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大臣富相。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夫救偽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上好禮。則民閤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郭。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奢。得。而。各。務。其。職。不。及。

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弊數易而民益疑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賈則失實貴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變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郭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以通民施

諸史記即手卷

入鹽鐵議

十一

大夫曰家人有實豈尚由匣一作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虞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吳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郿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鄭魯以其故多者以曹郿氏也或曰以其富于臨胸故曰胸郿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主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

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義義禮立則民化上工商之事歐洲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郿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

諸史記即手卷

入鹽鐵議

十一

官設衡立準人欲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郿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竇路開竇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

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口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

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浮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事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以私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家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蒙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於海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

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此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而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糜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

姓而師以澹。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
苦。斷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
以備乏絕。所給甚衆者。百姓何苦。而文學何憂也。文
學曰。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
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
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
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
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
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

諸節手卷

六 鹽鐵議

五

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
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闔於室。老母號泣。怨女
歎息。文學雖無愛其可得也。

大夫曰。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如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神謀之
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
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
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鑒者建周而不疲。善

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
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
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
百姓齋果。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
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崇利而簡義。
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
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致亡道也。狐刺音
建音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良匠不
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

史記節手卷

六 鹽鐵議

五

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
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
權。爲秦致利成業。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
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
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素循也。故
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
故弛廢而歸之民者。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
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

大夫傳歸
功而數

於刺未詳
注亦不究

特內錄此
私等初
廷之由

諸不爲手卷

八 慶錄

一 夫

七 上

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
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蒙恬以闢千里。此二子
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身死而衆敗。故
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閹茸之
所惡也。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
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
大說。封之於商。於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
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泯其功也。文學
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
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
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
民爲俗。欺舊友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
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
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儀秦合從音縱連衡。統
理六國。業非不大也。名非不長也。然有道者不足貴。
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

諸不爲手卷

八 慶錄

七 上

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
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輪
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勢足以使衆。慮足以
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
室卑而田室強。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
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
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
海之際。恐生大姦。棄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
者寡。太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
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
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
利近。今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
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
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
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累
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
絕閭巷。閑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駕。臨
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踴鞠鬪雞。中山素女。撫

流徽於堂上。鳴鼓巴飲。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紵。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息。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蹶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

諸葛亮手卷

虞翻議

十八

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也。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誇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綸虎蹶夫而望疾步也。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慄。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

難者至此亦甚憤激

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都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親文學。若侯周召而望子高。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歲不乏也。今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垂於今。道古而不合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土也。將多飾文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親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親。選

諸葛亮手卷

虞翻議

九

舉之士。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與滯立功也。文學曰。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兒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公卿總要而已。故任

此議論最精神

能者貴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相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若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知充門。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椒之意。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相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

諸葛亮

八

主

武帝一生
用人隨時
異好

猶龍得水。騰蛇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楮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舉元良超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武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也。文學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公主方設講。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

威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千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礪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諸利。富者買爵取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惜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滅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諸葛亮

八

主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公田收之利。池鰲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古贖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欲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濟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

不澹非牢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
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
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
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
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
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分地而處之利田
畝而畢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
官之多張苑圃公田池澤公家有鄭假之名而利歸
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新
菜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
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圃池籓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
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
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則上下俱
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
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賁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

重之變南服疆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
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饒
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
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
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
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廢壞而道不濟今天下
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
冊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
耕谷之等各以鋒銳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
仲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
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竭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
穢鉏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
明法以繩天下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
大夫各運籌冊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
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東西
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觀非衆

入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病，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富，趙

諸葛亮節孝卷

一八 鹽鐵議

三十一

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炙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征暴亂，車甲之費，克復之賞，皆澹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

育廢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濟，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役，邊民苦於絮索，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復，冬不離窟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耜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

諸葛亮節孝卷

鹽鐵議

三十一

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圍，却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駼駃騠，實於外廐，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壓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縣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

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
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
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禍袖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
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
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民不齊出於南畝
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
是以愈憤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
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

倣倣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
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蠱獸徙居則壞民非
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軍敗朔起川度不足以
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
畝也大抵連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懼不敢督責刻急
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
後亡者服事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
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
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

諸史紀事

卷一

主一

大夫此議
亦平實可
行惜文學
不能成之
也

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
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
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猷故商師若茶周師若鳥今陛下哀憐百姓寬
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
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
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緣邊之民
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
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中國肥
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
無事何求而不得也文學曰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
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
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
本業也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饑
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
力而無功

諸史紀事

卷一

主一

大大每每
結開有非
非徒達費
詞而已

諸吏部手卷

八 應徵議

天

大夫曰。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而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割什_{斗音}辟之縣。棄遼陽之地。以與胡。省幽塞。涿河險。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猶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

討過也

大夫曰。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稽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窶。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也。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者。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方寸。轉之息耗。取之貴

諸吏部手卷

八 應徵議

元

賤之聞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勸業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以構巨室。而不能自爲狹廬。材不能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

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術。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格。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賦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大夫曰。夫懷任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王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尹。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殤。臚高盧如燎。歲之盡。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

人必公貨
須之自此
不之自此
不足自此
其其也

諸子記如

六 論衡

子

言辨詞
信是目解

而好義。亦不足稱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包丘子飯麻蓬萊。修道白屋之下。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晉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伯。身禽於趙。而卒并於晉。今之在位者。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窞。食於縣門之下。此

諸子記如

六 論衡

三二

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

大夫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爲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躬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墜不振。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患李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音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蠅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者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瘡。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難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議。使用事。以此亡國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施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

謂不能深
川安得無

里逐雞。雞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人不。好學問。專以已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死而終殖也。未見其為廟器。視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稅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佗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音効於抱風飾虛言以配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諸卿都大府曰父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相公正而不諱所由不同俱歸於伯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銑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故智者不棄推

車聖人不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子對三君宋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貫而行之何更為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俸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歲石通關南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索艾則被不王之名狼跋其胡

載隨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執耳

大夫曰色厲而內存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裏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譽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何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鵲鳴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鵲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相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惇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驚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

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公舉異才而使減駟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轡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直渾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親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

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六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蕭樊鄴滕灌之屬爲輔雖既異世亦即閔太顛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

算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贏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太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緝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覽焉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

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時宰依然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樹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集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索其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踵婢妾衣紕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踴鞠棄耒抱耜躬耕身織者寡娶娶欲從容傳白黛青者衆文表無素統袴采葢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殯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

者欲及是以民年意而歲促此所以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賢良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人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棖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息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大夫曰孤于語孝覺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變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季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

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蒞侯之等廢壞其緒紀亂其紀毀其容館議室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滿郡此固難賢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然而不應

丞相史曰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說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俸仕亦未見其能用鉞石而賢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諛言則逆耳而失情故曰何容易諛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鉞石通關焉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鉞橐艾則被不王之名狼跋其胡載踈其尾君子之蹈行止之適固狹耳此予石所以歎息也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路

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夫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懷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子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鋤頸殺。不幸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王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二人之身治亂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

以官懸賞以待功。厚爵以候賢。賢者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棟宇相然後任之。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鐵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令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實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常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當時議者六十餘人。更相詰難。不能服其任廷之臣。竟其語。口已爲無善言。省不相中矣。而寬復推衍之。增廣條目。總數萬言。今讀其書。盡冗孽耳。無能有所裨世也。夫言而足。則一言可以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不足。以盡物。道物之極。雖言而不足。以盡也。而況於總數萬言。尚不足以盡物者乎。然而世學則尸祝之。珥琚之。出其傳記。而瑱卷終注之。余故輯其十之一二。蓋亦以厭勝云耳。卷終

楊惲

惲惲

山郎

度

放效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二

惲毋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遞得出。名曰山郎移。猶盡一日。輒償一沐。五日一洗沐也。言出財用者。雖以沐假。或至歲餘不待沐。其豪富即日出游戲。或行。以沐假也。錢得善郎。郎官之職各有主。故行貨賂流行。傳相。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長父也。下歲之調度也。言總計一歲所出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翁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了。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非受皆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此後六生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二

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拜宗廟。兼行天子事。先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稅戾御。我副帝肄而稅候。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華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車抵殿門。抵觸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其入所謂鼠不容穴。銜髮數者也。以不容穴。坐銜者。語助。非謂正人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食好物。謂之殞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盡。

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

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懷安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

人臣體。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

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此言尤不直。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

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

左驗明白。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

欲今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

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二人坐語。候言時不

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此延壽證之憚無尊曰。不

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憚言富平侯

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憚語。今太僕聞之。亂餘事

勿使太僕聞憚此言。亂餘事者。恐憚幸得列九卿。諸

長樂心怨更加增其餘罪狀也。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

義。而妄怨望。稱引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

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諷戒之。為言大臣

退當閉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幸

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

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

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

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

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

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職。不能

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誅。身幽此闕。妻子滿獄。當此

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

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

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非。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

已廢矣。長為農大以沒世。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復用此為譏議也。夫

古詩事已
三年惟憫
之情可以
少殺如親
喪三年之
後少殺其
情也以折
會宗之語

拂衣
有疑

謝史書節要卷
六楊惲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
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
臘。羊羔烹。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
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爾
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目也。拂衣而喜。奮
裏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
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
之。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
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
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
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
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仙舉。知
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囿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昆戎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
睹子之志矣。言董隨安定食謝之俗而易其操乎平
生謂子為達達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
同。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言子當自勉勵以
立功名不須多與

謝史書節要卷
六蓋寬饒

蓋寬饒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
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諫。于常步行。自成
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
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好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
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
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
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
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禮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
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臣
拂天手。拂讀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
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
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
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知吳王不可諫而不用不諧
能止自取誅戮也

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訕。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諫大夫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抵牾。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

諫大夫鄭昌

書

七

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平恩侯許伯入第。

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治第於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千石皆寬饒不行。許伯請之，遷往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適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公醺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無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勅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乃解。

孔子解虎
行言孫以
見利義
何遂其甘
死知銘也

京房

丹州山人曰：此傳雖不如化工，實物猶是。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贛。延壽，延

壽學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

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侯司，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以其先知姦邪，故欲愛養吏民，化行

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

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

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

為候。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廢離兌坎為方，監司之

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

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封至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

善惡。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

光陰，雲不精。精謂日光。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

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

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

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帝從之。京房

法者，錄遺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上令公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京房字君明

房曰：若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才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十之而覺寤乎？止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

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溫室殿名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都刺史奏事，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

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帝與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懼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上者奏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臣讀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出之令建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為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今長屬縣月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

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房以消息卦爲辟君也。恩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難卦氣于消息也。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風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爲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題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辛巳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止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覆掩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風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逐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道人有道術之人。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能効功。說責也。自能也。

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塞亦當也。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下多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分。分起而蒙也。蒙常以辰夜今向中。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而蒙起是臣當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蒙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風遠風暴風也。風爲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此邪陰同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盡食爲既。臣願出任良試。考夜食爲盡而星亡爲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迴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惟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干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

諸書節義卷一
法心不端
術理王無
益也一

去日餘竟徵下獄初准王憲王舅張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青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

諸書節義卷一
京房

京房

十三

京房
京房以京氏易自稱京氏

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十一

劉歆移太常博士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巳歆謂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諸書節義卷一
劉歆

劉歆

十四

劉歆
劉歆以京氏易自稱京氏

不肯立對其學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議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彖制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遠且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拔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前學之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書之師主承

劉歆

十五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經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平糞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

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開古見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景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

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能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有二十八篇。不知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

諸史記卷之六

六

六

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道近臣奉指。衡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比合也。雖茲有廢遺者。其得與立之也。比類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復以不誦絕之。復苛不誦習之。而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秋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應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書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友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諸葛亮集

六刻

七

甘陳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天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允矣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前收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父老之必為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

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太衆已集會降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漢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此處敘事
神似史記
項羽傳

陳湯矯制
出兵

諸葛亮集

六十一

本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毘育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賁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

鄧支特強
不體康居
而殺其民
支歸其民
然其民
怨而不
同心也

未至鄧支
地方而
先已取
勝壯哉

計謂精神
氣壯
少壯

已至郅支

六十

元

里止營，復捕得康居人具色子男開年以為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然單于。由是其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受事及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也。更互也百餘騎馳赴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漢，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墜塞門戶，國權為前，戰弩為後，即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郅支內人從木城中射，頗

城與內應
諸國兵皆
發所請以
擊其攻營
里而勝

諸大夫
且戰且行而內室也言

七十

子

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闐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戲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戲轉戲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傳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圍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復以昇得者，凡斬闐氏太年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劉向訟陳湯勃然憤，排可稱豪壯。然與初京氣格較然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啟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燧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相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震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勳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父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音。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愚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敷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谷永訟湯谷永文辭大率敏奮發此篇尤著蓋甘陳之功足以發之

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刀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少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引注起伏

不加策慮。愍義男奮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達集都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冒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甘肅

三

聖功人
收拾結之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若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耿育訟湯

漢亦有此氣象

耿育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保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曰虎。還陞無聲貴。會先帝寢疾。

許光甫三表

本甘肅

吉

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超立其功。趙漢日促獨丞相臣衡排而不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宜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謂斬其首左氏傳曰。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得後日克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輒逐斥遠。使亡逃分氣。死無處所。分謂散也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入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屠古。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

薛宣區別屬吏

斗食

御史中丞今之內都察院也天部下御史

其部也部刺史即今巡按御史也其言深中今時

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郿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

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不滿百石計琅

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

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

丞相史。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

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不

之勞。而忘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

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

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舉錯各以其意多

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謫呵及

細微。責義不量力。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餿。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苛傷民。方刺史

辟書

封還記

上下并經

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入守左馮翊。蒲歲稱職

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檄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

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

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

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

於主守盜。法有主守盜斷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

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

復伸眉於後。且令自去職不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

為君分明之。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湛

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

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檄陽令游。自以

大儒有名。輕辱。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檄陽令。吏民

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終為非法。言欲取錢財以供實實聽任。富吏買數

近世史綱
始此

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言欲遷人且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贊。又郡用事吏。為樓煩長。繁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時令以有材不稱職。何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

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萊。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道門下。掾遂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若自出云惠使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朱博用奇譎駁吏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歷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過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

治所

日。既曰駕辦。博出就車。舉自。若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丞尉皆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治所刺史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止理。事處。屬其部從事。屬委。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綬。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博問其

老從事

孫病

朱博

朱博

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辭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自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問

姑幕縣

注微

注微

注微

注微

注微

注微

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口授之占府告姑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文書已得縣之檄到令丞就職游微

王卿力有餘如律令游微職主捕盜王卿得救惶怖

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問捕得五人博復移書

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請府所經歷也閭部

據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據所部其操持下皆

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蒲葦為真其治左馮翊

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調網絡張設少愛利

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

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類府功曹

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

有癡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

服狀博笑曰大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按拭

用禁按拭也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救

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

言於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

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閤數責以禁等事並筆札使日記積受取一錢以上

無得有所匿積累前後欺謾半言節頭矣功曹惶怖

具自疏竊藏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適令就席

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

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

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

注微

注微

注微

注微

注微

注微

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

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以人

情知掾史試與正監其撰前世決事受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有

強意未必能然即其餘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

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見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漢末清名之士

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恩齊

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

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

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

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

史 132-562

姓名事跡
多端句法
不齊皆自
漢唐諸氏
手筆也

卷之三

以不為累
多不為
有味哉
讀愈佳

卿以瓦器被虛偽名。郗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管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恭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恭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喻廉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臨康扶風之縣也。秦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重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詡不出戶。卒於家。齊栗離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錮冠賊。視諱。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三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三

中漢文

王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褒之文詞麗如俳優。雖似粉黛無所觀。宅西

京其哀矣。錄此以見文章與時升降。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純之麗密。莫若吟。吟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共敬也。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

諸史品節卷之三

王褒

十

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機。清水焯其鋒。越砥敏其等。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勿若其畫塗。畫塗也。泥。泥濕地也。塗泥也。加以帚掃。泥濕之地。以刀畫泥中。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墉。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吻口角。策所繫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騶騊。騶乘旦。良馬也。頭口至都故曰。騶。騶駕則旦至。故曰乘旦。王良執軌。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

如光景之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

徙靡也。入極。萬里壹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緒絡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虞至寒之

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

以易游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

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有以九九求見桓公

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

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略策。則枯木用其謀。陳

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箕

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

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

辱與潔而升本朝。與幽潔仰也。汗也。言離疏釋躋而

享膏粱。以繩為躋也。躋即今之鞋。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

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

虎嘯而烈風。龍興而致雲。蟋蟀族秋。金蟬蟄出。以陰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遽鍾。遽音遽。遽之遽。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

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

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垣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

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求萬年。何必偃仰。誦信若彭祖。吟嘯呼吸如

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信乎。其以寧也。

劉向。劉向生於中漢。以後大放厥詞。長語漫漫。

京氣格至。是少變所可佳者。有起有結。語相呼應。耳韓退之。極喜道之。予謂不然。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更生以通達能。故辭與王褒

張子儔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

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載在枕中言常存錄

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

重道延命友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

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尚方主巧作金銀之費甚多方所若今之中尚署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

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

其材得踰冬減死論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係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

冬故或逢赦令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間上感

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

諫大夫恭顯曰皆為中郎冬地震時恭顯許史子

弟侍中諸曹甘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

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

欲致太治將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

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

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

夫動亦已明矣謂蕭望之問堪及向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

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

臣孝武帝時見寬有重罪繫後道侯韓說諫曰前吾

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

感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

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王父偃取奏

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

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

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

耿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難一二記係

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

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

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詔曰河東

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

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

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

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掩昧說天託咎此人

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

衆亦嗟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諫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處憂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上封事 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云云

諸史記卷三

劉向

太

一傳事
朋黨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直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子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惓惓之意。滿然見於宗外。非諂於中。皆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選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雖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飭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愛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

諸史記卷三

劉向

七

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教。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蔡伯來

諸史記事

諸史記事

今之人胡惜莫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垂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三。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家麋有域。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殺。大雨雹。雨雪。雷震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蠶螟。蠶年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祗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

諸史記事

諸史記事

九

其國安異。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說並進。章交公車。人清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譖。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秉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翬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諫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求諛諛

書經卷之五

劉向

十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讓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塵。見艱非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謔。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惡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應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謹於疑

書經卷之五

劉向

十一

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紕紕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如忽無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恩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豈不泰之封。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晉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唐事。如此考詳。應之禍。自災異之禍。以按當世之變。放逐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教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

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

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

諸史卷之五

劉向

主

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未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按向論山陵而先及北所無益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廡廡廡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意悽愴悲懷顧謂

諸史卷之五

劉向

主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綈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雅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一妃不從禹葬會稽不列不改樹木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與其妻言不煩殷湯無葬於民也師古曰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爭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櫛里子葬於武庫甘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問得專在本邦故墓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藤傳之間穿不及泉歛以

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也。於斬反。歸復於土。今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竈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也。臣周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王闔閭。遵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難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

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僇里張釋文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更生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讓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太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

諸史記節主卷

劉向

十

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見寬有重罪擊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不遇之臣無負國家此四臣者也

臣衡臣衡以後氣格稍下錄之以見漢世文章如衰

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見天子任之多所貢獻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其不能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臣衡由史高推教進

諸史記節主卷

臣衡

十七

言高輕忽此事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太富貴在身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太富貴在身而列主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狐白謂狐其毛純白集以為裘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感之甚者也平原文學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隱跡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

諸詞亦深長有外焉省人

疏一

漢文辭至
臣等為
之樂生
誠元廷
微不報
願當帝
恩其廷
大端不伏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循

甚好陷
貪財
奸乃臣
本款

大

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恃害不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誡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還善目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常品

大

疏二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正。揚光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者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衡敗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僮地名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秦曹習事

曉知國界舉集前像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封侯如趙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

屬明舉計曰案故國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解何者以分縣此時意猶今言分縣也郡即復

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道從史之衡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

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

衡

王

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徇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止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

相免為庶人

貢禹論賦筭錢及贖罪之幣

禹以為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
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甲農食七人。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城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斬我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
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生盜鑄
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
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
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採山掘
土。手足胼胝。採拔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拾之也。胼。併也。胼胝也。已。奉穀租也。又
出豪稅。豪。禾。鄉部私求。不可勝共。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
以買。賣。田與人而更。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為商賈之業。
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
末者。絕其太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
幣。市井勿得販賣。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
不得雜計百。不得雜計百。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
於農。復古道便。追遵古夫。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
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且免為庶人。廩
食。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也。乘。登。又欲
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上得私販賣與民爭利。
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
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
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
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
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上府。謂所屬之。姦。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府右職。高職也。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操。持切。故。亡義而有財。
者。顯於世。欺諛而善書者。尊於朝。諛。誰也。諛。音。逆。
而勇猛者。貴於官。諛。亂。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
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

而臨官故黜削而黜鉗者猶復獲臂為政於世行雖

大疑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動目以指物故

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

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

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直賢相守崇財利相

侯相也守郡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

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

誅亡得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

諸史記節主奏

重南

主

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

之言亡所折中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況乎以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

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治萬物化正天下易

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自咸康以來幾且千

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

法度而任私意奢修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

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

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譖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

絕然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
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賈捐之罷珠崖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

諸史記節主奏

重南

主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謂昭王為齊桓挾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

公為首止之盟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春秋之國

子以至平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

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

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僞武
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駕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
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
馬。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
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
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
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
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過。籍
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
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
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
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
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平萬
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
詐為使者。乘著鄆地。秦太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

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聚久困。連年流離。
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
陛下不忍。悄悄之念。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宜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
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
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又天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
之蠻。騷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
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顯與
一曰國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蠱蛇水土之害。人
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瑋也。瑋瑋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
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

中漢雜記 元以後事辭

劉向中
鴻寶其必

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祕在書言神僊使鬼物爲。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金之術。及鄉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銀之所若。今之。中尚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踰冬至春行寬。

諸文品第三卷

中漢雜記

天

忠貞

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尹賞長安中姦得。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受有自然於吏或。

孫九萬強

多。間里少年辟革。殺吏受財報仇。或有人謀賊報仇。相與探丸爲彈。爲彈丸作赤黑白三。得赤丸者斫武。色而共探取之也。

虛切

吏得黑者斫文吏。曰者王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也。也。賞以三輔南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

以大小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

長里正父老。伍人。伍人者各共維舉長安中輕薄少。同伍之人。維舉長安中輕薄少。

聖

年惡。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并骨。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也。置放其餘。蓋以次。內虎穴中。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詔令立功以。自贖。能責。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其精。喙。姦惡甚於凡吏。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懼延年。後。

也

謂所置之

罪犯也

發其年

諸文品第三卷

中漢雜記

天

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屬車天子。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遣責延年。何以不移。

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事効。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

不請不待
命而亡
逃亡亡
在命者除
名

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前。霍光。拜爲平陵令。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廢立。太守涿人畢野曰。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悟咸曰。寧負二千石。

新將

郡將
重効
恒効

股弁

請更日
主卷

有見

說之

無貨家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
 至。遣掾孟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
 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心內懼。即為兩効。欲先白。
 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効。延年已知其如此。
 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効。即收送。
 獄。夜入。晨將至。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在高氏吏皆前死
 股弁。股戰若弁。弁謂櫛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
 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強慙息。慙息也。弁野無行盜。威震旁
 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由文
 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之為罪。衆人
 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理而發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
 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捷於事。雖子貢甞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
 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
 無隱情。然姦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孫寶

主卷

請更日
主卷

有見

說之

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亦不得聞。知奏可。
 論死。奄忽如神。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以明
 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
 為除舍。除謂修飾。設儲待。謂豫備。寶自効去。忠固還
 之。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
 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
 太舍子自効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
 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
 獨得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
 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
 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故更候文以剛直不苟合。常
 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
 妻子相對。文未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
 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
 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渠謂渠
 也。言據所部內。文印曰。無其人。不敢受。職寶曰。誰
 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

卷之好

復問其他實錄。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太鴻

臚蕭育等皆厚蓋。實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鄉

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

幸文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

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疑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

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譏它事。過度不

衆曰謹謹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相長聞知之

杜門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

劍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其言悲懼。改文曰我

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

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譏。明年穉季病

死。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

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

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

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

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

野王代王
鳳風御史
而乞之

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

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諷。謂者自自得告也。律史二

道行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止得歸

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於三最予生。令

也。在官連有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

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

事得去。郡亡者令。律施行無不傳曰。賞疑從予。所以

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公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

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

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

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參以同產當相坐。調者

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

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

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

宗族徙歸故郡。參躬躬復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

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禹為

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篳篥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共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篳篥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

此段後自文似表此

便坐

新史記節三卷

一八中葉雜記

三五

窮地

表其所出

王根致禹

家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肥牛亭名欲得五亭處之地為家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官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壤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卑

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萬景字子夏長安人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

萬章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意遂循其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更不以章自隨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

新史記節三卷

一八中葉雜記

三五

樓護

樓護

貴臣萬萬出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愛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豪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厚不得左右不相經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曰鄧謀以血金莽

諸葛王氏
其父撫其
子若貴人
如平生此
其所以為
大俠也

第門欲懼奉令歸政發覺奉大怒殺字而呂寬亡寬
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
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奉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奉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
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
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恭時五侯皆已死年老
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
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垂商故人
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

諸葛王氏
其父撫其
子若貴人
如平生此
其所以為
大俠也

三

此一節不
高且厚上
人名高厚
固處厚

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
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貴如何邑字初
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
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
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
終身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
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廼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官所聞
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校夜還稱詔開門入後

石顯

顯之巧於
自固如此

果有人上書言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
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
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
之恩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
哀憐財幸以此全活羣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上
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
為中常侍閔王閔平阿
又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

諸葛王氏
其父撫其
子若貴人
如平生此
其所以為
大俠也

諸葛王氏
其父撫其
子若貴人
如平生此
其所以為
大俠也

三

非近戚之
智識者

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
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允執
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
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
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
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
思夫躬絕命詞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玄靈決讎將安歸焉厲早橫厲驕徘徊于
厲疾縉若浮桑動則機巧風疾叢棘棧棧焉可棲焉

故取象之

發也忘身。自繞固芳。宛頸折翼。庸得往

芳。音仕山反。屈於繞人之網。何用得去也。涕泣流芳。摧蘭在蘭泣涕。心結惜

芳傷肝。結惜亂。音骨。虹蜺曜芳。日微良浸微也。薛香冥

芳未開。薛邪。痛入天芳。鳴謔。寔際絕芳。誰語。躬自以

而與君絕也。鳴謔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

仰天光芳。自列招上帝

芳我察。其本心。秋鳳為我陰。浮雲為我陰。嗟若是

芳欲何留。撫神龍芳。檻其須。檻與摩同。謂執持之。浮曠廻芳。反

亡期。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芳。世我思。雄謂君上也。據謂

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父。替曰。仲尼惡利口之

獲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僞。亨。即食其欺田。其得不

乎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

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

隱危。華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

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逮走。字。語。諸胥夫差喪。李園

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繆伊

戾坎盟宋。庠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卷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四

蕭望之。通傳舉為蕭望之。傳直媚如迂疎之。狀元帝昏庸不勤召臣意態宛然。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

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府君且十年以令詣

太常受業。今郡國官自好文學敬長蕭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附諸太常受業如弟子也。

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文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

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

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

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

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索搜也。露形。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旬旬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詔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勿主將以

流大化致於洽中是成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

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持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

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

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

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

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舍頭盧見。皆官府之給職役者

中有數指
宜氏之疏
乃教諭
合上意
是一歲三

下車趨門傳其能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
此見一人優考
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後為大司
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
師田電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
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
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
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
高直頭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自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
諸史節要 六書卷之

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
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遂博士陳大夫通政事者補
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
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
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
者云云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
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
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回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

君前為平原太
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
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寇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
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餐隴西以北安定
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羗虜以
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
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
赦者皆得以差入數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幽
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

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
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
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
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有得生貧者
獨死會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
左馮翊所當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
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
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今出財減舉以誅之其公

諸史節要 六書卷之
三

張敞治吏
望之廷常
故不介

諸本不與法主而求
六蕭聖文

果如甲之
言則謂議
不中其然
不如此

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犯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以其罪輕而法重。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兩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銖。十五分銖。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卓衣二十餘年。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卓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嚴幸得儲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事因以篇名。今甲者。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自此以上。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言此。今文真為軍旅梓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疆吏民請益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

二公第勝
法也
不以此
相與之
可用

諸本不與法主而求
六蕭聖文

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與。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老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散議望之。為左馬翊三年京師稱之。還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因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微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

望之引經
議事此其
所長

上經之四

天蘭望人

大

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肆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卑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外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

蘇軾可與
風雨同舟
之謂此
始矣

直敘延壽奏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
再拜已良與訪之言望之不赴因故下手伏地而而
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大夫少進

諸史彙編

不齊集

七

有延壽諡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曰吏
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伏地而而
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
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爲
前後之時議事不合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能
與吾父知御史有冷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
同年邪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漢儀法御史大夫史員四十
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少史冠
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
師古云不書
法冠爲妻引也少說曹史之下者又使賣私所附
益凡十萬三千使其史爲望之家所賣實而史案
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
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
自修賄慢不遜攘受賄監貳二百五十以上二百五
省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請逮捕繫治上於是
條言一尺以上一尺以上矣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
聞教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恩陷于茲
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詔左遷君爲太
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兼道明

孝正直是與師意亡臣靡有較焉之既左遷而黃
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
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諸禮
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
望之以爲卑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
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
此則霸廢之誼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
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寬風伏關於朝享

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禍祚流于上窮萬世之長
策也天子采之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及宣帝侵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傳周堪至禁中拜高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
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嬰尊
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傳見尊重上卽位數
宴見百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虎宣明經達學散騎
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入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
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
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
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
時傾友見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
人之義曰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
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
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增鄭朋陰欲附望之上

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
罪過章視周堪堪曰令朋特詔金馬門鄭朋奏記望
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
乎耳順之年獲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
宣帝察庶莫不懷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親撫
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友至周召乃留平若管晏而
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
見二千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廣行積思塞邪枉
之險踐宜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友之兼

望之所
必不下
願而下
更欲何
望之
休今
等上之
相少
 聰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
 農史李官俱待詔堪獨白官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烈更生教我
 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
 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
 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
 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龍者宣帝時與張子
天書
 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軍騎將軍疏
 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
 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
 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詣詎大臣
 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
 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
 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
 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

一人公然
一公人
小人而無
足得如此
 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末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
 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
言人迷不能言此有過忘
 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
 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
 興算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
 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手
 散騎中郎仅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
言望之自有罪人
 前所坐明白無諸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
 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
 不誣辱建自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
 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
 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
 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

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
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印天歎曰吾豈備位將相
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趣和藥來無父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捐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
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
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終元
帝也望之八子至大官者有咸由

陳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數進博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及宣帝
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制詔太原
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之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
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哀帝之末俱著名字
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麗車小馬不上
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事騎交錯又印

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請中令
白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適遵曰蒲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蒲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侯
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曹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需醉
時突入見遵毋叩頭曰白黑對尚書有期會狀毋適
令從後閣出去

十定國

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
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五日一聽朝入受詔
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其賊發不得恐負
人致其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反無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浸廣民多冤結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關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
以在位多不任職謂令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
趣其科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
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
贍令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

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
上復以詔修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將從東方來者加增
之也何以錯修至是錯互也 謬也 謂吏及欲知其
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
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言能防
宜各以實對 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曰劾歸侯印乞骸
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太錄于君
入錄總 其勲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文賊
錄也

民

六二

十四

成帝起初陵

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滑陵不復
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
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
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富家重貴子公
妻家有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

賜田宅傳善湯心利之即少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
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還
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富富湯願與妻
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
陵邑後徙內郡國民數年自詭三年成後卒不就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有司諫言曰昌陵因卑為高
積土為山度便為使房藏中 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
不保幽室之靈澤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

脂

六二

十四

脂必夜作難古取土東山且與穀園賈賈填作治數
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散府藏空虛下至黎庶熬
熬苦之故陵因宋性據真主處堦高敞旁近祖考前
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
昌陵詔在成紀

兩龔兩龔同時同姓同好

兩龔兩龔同時同姓同好龔同微故為並作一傳
兩龔龔楚人也勝守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交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郎史舍
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

兩人錯
五後元屋
前後負重

諸史卷之五

孫嘉惠人

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後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稟
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
至官廼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式
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霍壽濟陰侯嘉有
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不常為駕徵賢者宜駕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
嘉至皆為諫大夫霍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
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三歲餘遷丞相
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檢煩吏
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
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
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
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
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
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

下兩集

十六

諸史卷之五

下兩集

十七

廢皆歸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恭議者
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
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
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謂如
所劾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
景廟不議者皆問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疾急也言時人意
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悲謂
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
徒狄屬耳版之末世介士
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
子殺母者勝曰之尚書問誰受言於誰
問之也對曰受夏侯
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連恨謂再
被譴去即應曰聞之
白衣戒君勿言也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
上之罪白衣給官府趨走幾人若
今諸司亭長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奏事不密妄
有發作自觸罪勝
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奏事不密妄
有發作自觸罪勝
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更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
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
也急辯訟猜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聚秩各一等勝謝
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千俸為侍郎出勝為渤

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帝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東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於傳舍北宿縣次具酒與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曰遺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父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詣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恐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兄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

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延謂縣之庭內舍曰王有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舍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賞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調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

安海內勝劉曰素恩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適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卿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勝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歎以棺歛從事衣

諸葛亮節孝

太史公

主

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若葬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

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

僕食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叩

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目銷生

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

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史丹

史丹字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

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女曾女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族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豐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

諸葛亮節孝

太史公

主

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

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

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

以撻鼓撻軒檻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類撻音持益反一日撻墮也音丁歷反撻音丁同反

聲中嚴鼓之節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

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

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遇器人於絲

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崧注衛可相國也

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
 好音者也二八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而哭其後
 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平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
 學相長大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
 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
 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謂者告丹
 允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
 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適在
 臣當死上以為然意通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
 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
 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稍侵言漸篤也數問尚
 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
 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問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
 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
 切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
 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石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
 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

泣首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勞而太
 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
 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
 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却退也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還者言
 當速至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
 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
 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
 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刻之武
 彊聚戶千一百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
 滂不備儻滂跡謬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
 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
 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
 妻妾數十人內奢溢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
 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
 寢病不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

將軍復不現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車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遇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諸案

六史丹

古

至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至昏夜罷去遂拜青州刺史父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毋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

以從俱
唐先生

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而不殘始

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

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

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

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

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經術明於大體

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

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于家

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

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

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十筮為事有故太子舍

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

其言幾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者

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西域漢書

中漢文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至于哀平有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十餘里東則接漢

阨以玉門陽關二關皆在敦煌西界阨塞也西則限以葱嶺其南

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

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衍

莎車爲南道波河西也傍步南道西踰葱嶺則出

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

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膏肓不隨畜牧移徙有城郭田畜與

匈奴殊俗故皆役屬匈奴服屬於匈奴爲匈奴西其所役使也

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

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

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塞中國爲中國之然

西不過臨洮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

塞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石地降

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今自初置酒

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

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

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得其勤勞於是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

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收其利

諸之定節事表

一八西戎

至

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

師未盡殄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

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

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

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

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

都護之起自吉置矣言總護南僮僕都尉由此罷

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胘鞬地

披莎車之地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焉

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主族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惠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諸史品節卷

一八四城

走

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遺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嶧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文甲卽璆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四駿馬名也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

明通夫之臺興造甲乙之帳非一以甲乙落以隨珠和璧各與天子負繡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已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都盧都輕善緣者也陽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巴州人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商祖言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漢行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長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澤乃入殿龍激水化成人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華化成黃龍入火出水散戲於庭煥耀日光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等至車船

諸史品節卷

一八四城

走

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池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

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哉
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
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涉車于闐之
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顯而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
時之宜羈縻不絕而尚未計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之讓白雉太宗之卸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日天下有道卻走
馬以冀故賢引也

匈奴贊

贊曰書戒蠻夷循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

諸事品類卷

六西戎

主

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
敬后時樊噲李有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
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
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
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
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詎仲異變強弱相

諸事品類卷

六匈奴贊

主

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
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
遺單于其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
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
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
服親御筆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說也馳射上林講習戰
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
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勸
君不利勸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此說謂勸諭
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此說謂日悅故與之厚利以
沒其意沒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
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
子何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二軍之費城
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堅城固守不勝道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
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呼咽哺胡馬不窺於

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趙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障備塞之具。屬長戟勁弩之機。恃吾所以待邊寇。

前漢書卷

八匈奴傳

三十一

而移賊歛於民。遠行貨賂。剗剗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戎諺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負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大吠之警。楊庶亡干戈之役。後木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

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逋逃。寬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于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論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

前漢書卷

八匈奴傳

三十一

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

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侯應龍邊議

中漢文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驪宮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更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木屑頻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

前漢書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三四

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

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國降民本故匈奴之公

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光祿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

犯今罷塞則生邊多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

相欺相欺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

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

中樂無桀侯望意何然時有古出塞者七也盜賊桀

點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

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

僵落谿谷水間稍稍平之區落謂山上樹木摧折率或立死枯區墮落者

徙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

始欲以壹切省罷戍壹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

有它變墮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

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率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前漢書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三五

大臣告語甚厚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誓

中漢文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天故謂國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府物所聚也極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者皆微然則大率之益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

狄之際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將軍計書也論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已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畫堅固如石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謂自先之計其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推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降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堡微要地音工堯反堡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大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後土為封而虞名王貴人

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

臣也且失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

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以為不壹勞者不欠佚不暫

費者不末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鉞虎之喙運府

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推百萬之師於歌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桀也言其欲掠焉孫侵

公主遇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

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猶也謂時鮮有

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及尚

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蠲

縻之計不顧制顧與等同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戾忿戾形容魁健

也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愈

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

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繡之壁姑繡謂西南夷

藉湯如之場羌屬也藉藉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

文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

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間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靡

卷後無餘苗雅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

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欵誠之心欲難其庭陳見於前此邇上世之遺來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

厭之辭蹂躪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

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

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親於無形聰者

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

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

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不然豈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辨者戰戰於外戰戰言使車交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豐威以太高討者。則用之費一豈為廉。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似上龍身無頭者。大餘計東北向。頭有尾向大者二三根似也在南枝中。迺以制匈奴也。武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空。後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千斤。

嚴尤三策

中漢文

恭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軍。發

新史節年卷

六軍千

四

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中。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聚穀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千丁令。逐之遣入。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儉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蠹之蝨。蝨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賈輕糧。深入遠戍。雖有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以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匈奴亦創艾而天下解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令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孰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甲楯十八斛。

新史節年卷

六嚴尤

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其風多。齋糲銀薪炭。重不可勝。糲古金字也。銀古銀字也。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就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四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五

中漢文

王莽

班氏父子
於王莽元

后二傳出
於周意孫

精於陰陽
漢家興亡

此一大端
終也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辟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謂伯父也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五

王莽

一

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匍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朝騎校尉箕闔。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帳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

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

莽未過折節意地

莽及弟

位極驍固

至是或敗

不增大受

莽兄求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判。關和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莽既拔由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五

王莽

二

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毋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依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臣有癘。美玉可滅癘。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瑑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瑑。從玉。意聲。後轉為瑑者。說也。瑑字。瑑瑑字。

耳音 葉也 休復辭讓 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

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

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

朝妄稱譽之誤後目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

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

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

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死

諸葛亮即世卷

王莽

三

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

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

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

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莽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

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

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

色厲而言方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

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

下用示信於衆庶

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

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

奔走百蠻竝轡轉即臻字也辭決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

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

與陛下有葭莩之故葭莩也葭者其萌果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

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

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

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

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

諸葛亮即世卷

王莽

四

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群卿大夫莫

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

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賢

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

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

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

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

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

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

之師有所聞非則臣恭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前議九錫之議也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衆侯侯月長沙王子侯表安漢公恭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

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五節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月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

王莽

王莽

五

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恭救弗

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

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陛下謂莽也遷杆匡

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

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

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此首復為人

者嬪然成行嬪然多貌行則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國輔

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

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喁喁衆口向上

顯也音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

響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晷之思陛下夕

惕之念哉何謂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

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最夜屑屑

寒暑勤勤屑屑猶切勤作之意無時休息孽孽不已者凡以為

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論至意而安

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

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

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

王莽

王莽

六

入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半步曰跬謂

空衆反百歲之毋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惡頭竿杪也音

反莫小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臣聞

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猶其官室以為奸池納

垢濁焉掘其官以為名曰凶虛也音凶人所居也雖

生葉茹而人不食葉茹茹所食之菜白茹四牆其壯覆上棧下示不

得通後謂以寶藏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辨社諸侯布

也布社國名一作一見以出門見之著以為戒布

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

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海地其地則時即時也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狂也蘇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龍荷鍾馳之南陽龍所以盛土也鍾蓋也諸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求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諸家出師表

王莽

七

贊辭乃叔奇手筆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宜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伎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適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殊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踴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坑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元后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

諸家出師表

王莽

八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元字敬仲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遂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孺逼迫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莫曰吾

自百至
昔者之曰

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
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
栗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
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
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
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
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
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

諸金部出表

元后

九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休次即元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受元卿譚子元崇少
子商子夏子叔根稚卿逢時率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妬去更嫁為
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
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
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
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

以此禁不
系之曰

此元后
入掖庭時
亦天使然

諸子大校
大則佳衣
之類

諸金部出表

元后

十

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
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
馬良娣死太子悲慕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
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
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處侍太子者
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
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
得已於皇后嬪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
子又獨衣絳緣請于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
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
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
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立成帝於甲
館舊堂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懿于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
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倢伃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
日倢伃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未
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
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上初元后之親弟也

諸卷皆元后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則曰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人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

元后

十一

多不之文也建武

變更帝即世卷

元后

十一

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史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餘弟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晚。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

王鳳用事年廷大小皆出不敗專行

成帝公心
安陶王留
侍京師王
氏必不至
是矣

以天子之
尊不能留
一親上而
聽命於鳳
至為對泣
而別

言也
言也
言也

誰能追此
三事皆言
人所不敢
言
一字百金
人與言並
松亂其世
之官不能
用其哉

先帝意遇其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
纖介。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
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
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
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鯁鳳
因言曰。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
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
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
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
之國。非是。通奏封事。言曰。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
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
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
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
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禍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
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
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
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

元后

三

諸帝紀世卷

元后

四

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
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
不肯諂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
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
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
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
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
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
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
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
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
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三卿。忠信
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正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
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
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
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獨側聽。具知章言。
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謝辭

材驚愚意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
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
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
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謂說成以
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
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
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
靡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
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
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昔月之間幸得
廖愈復望惟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
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
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
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
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責欲乞骸骨
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

初以為美
而納其
謂之曰
之曰後又
謂之曰
謂之曰
謂之曰

謝辭
謝辭
謝辭

安心自持期於垂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
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
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
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
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
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
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侍中太僕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
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
磬舞鄭文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
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
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其奢
儻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
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
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儻
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
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

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首敬鳳。畢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未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末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景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閉帷。輯澤。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音與根兄弟。欲自黜。謝太后。上聞之。大怒。適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瑱。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尹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驛將軍音。乘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黜。剿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宗族。疆上一身。窳弱日久。今將一施之。行刑。君其召諸侯。令待府令。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車騎將軍音籍。索請罪。商立根皆召。各謝。質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護。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適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年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為夫將軍。

紅陽侯
景成侯
子況嗣侯

馬黃金
五百萬
罷就第

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賈爭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獻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萬。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姓。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

六元盾

九

此奏亦少

諸吏品節封莽

六元盾

千

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遷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藏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上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危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墜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指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妾。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適皆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

傳官何為者又有此

者皆龍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自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業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

諸帝紀卷五

大元后

王

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遷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自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

此處敘四時其意妙樂太后極妙極妙

諸帝紀卷五

大元后

王

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臺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舉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皇后列侯夫人桑遵薪水而夜除夏遊御宿郭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行君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

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祥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舜素謹敢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

諸帝即世奉

入元后

王

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

是謂朝廷
無一人即
有如果漢
帝武等一
人何至是

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大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此亦文帝之辭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大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大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

諸帝即世奉

入元后

王

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大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壽為西王母共其之祥當為歷代為毋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為殺王諫而封張永為真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

王諫以已
意謂言漢
本以符命
為證故也
故之以滅

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宴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廼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今有知我廼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

入元后

五

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今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聞之封丹子泓爲武恒侯至今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冊聖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莽依周書作大誥

莽曰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誄父紂子也今翟義亦挾劉信而

請乘節對莽奏

天元后

五

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斗筭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莽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言以大誥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主趙主趙主也董趙主趙主也不弔天降喪于趙主趙主趙主也董趙主趙主也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思也冲惟也大思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思也冲惟也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賢之安況其能往知天命人以其輔佐而道百姓於安登

為難辭也。熙我念孺子若涉淵冰。熙嘆予惟往求朕

所濟度奔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以傳近奉承高

皇帝所受命。傳讀曰明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謂周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威明猶言

李反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廼紹天明意。詔予即命

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皮虜故東都太守翟義與

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言者述翟

爾也西土謂京師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

宗之序。誣大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使

民不安。此痛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

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石讀其間口開日也。夢發

宗室之僞有四百人。諸劉見民獻儀九萬夫。氏之

謂賢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以此宗室之僞

者國事終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大事成事也言人謀

成其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汝千伐東郡嚴鄉通播臣。播臣通亡也余國君或

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

於小子族父。破不可征。言余等國臣或有言曰禍難

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

宗室於孺子為族父。帝不違卜。下既得吉故予為冲

人長恩。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鯁寡。哀哉。無事

之人亦同受其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

子不身自卹。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

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泉陵侯劉慶也上曰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

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皇太子即年在

繼祚。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育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辟君也。以明君

為我孺子之故。重數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

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隄。古厄宅厄會也。謂三

日遂極厥命。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

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與

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

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言天道當思助。人況

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石。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

之祥語在元后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親懷元后夢

傳右讀曰祐

主之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
詳之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
 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寧適統不宗元緒者
 辟不違親幸不避戚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傳大統者
 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前日
 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
 于廷論序申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
 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諸廢祀
 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
 號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
 威勝之瑞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德也天地判
 合乾坤序德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足
 也片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
 而備河圖雒書遂自昆侖出於重華昆侖河所出重
 之聖古野字古識著言肆今皇實議故也言有其此
 廼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虞
 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言因此斯爾有惟舊人泉
 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言預當思父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
 不能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之勤乎天慈勞我成功
 所天慎勞我國家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
 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
 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
 卿大夫元士御事肆陳也陳其天輔誠辭言有至誠
 天所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
 終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易敢不謀終祖宗
 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言
 欲輔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易敢不順予聞孝子善
 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
 而構之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厥父當厥子播而穫
 之父當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予害敢不於身撫
 祖宗之所受大命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於今
 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有
 子而長其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
 也言湯武伐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
 義為序肆哉肆陳也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其勉助國道道由也言當由於明亦惟宗室
 之後民之表儀迺知上帝命道由也言當天輔
 誠爾不得易定尊爵也天道輔誠爾況今天降定于

漢國惟大難入。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易知命之不易乎。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焉難。難以于國紀。是自相誅伐其室也。難古。予未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爾天子害敢不終予。晦。高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天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上。害敢不干從。言天美祖。何其極上法敢不。率寧人有肯疆土。況今卜并吉。往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肯疆土。況今卜并吉。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故予大以爾東征。命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言必信。卜陳惟若此。惟兆陳列。廼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友位孺子之意。廼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友位孺子之意。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

後漢文

東漢文辭學士皆陋之。蓋皆以耳食也。余茲擇其聖善不讓西京者表而出之。

帝紀光武明章事辭

光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愛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珎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

者在宛。進大丘。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
王邑不可
張尤如成
安君不用
李左軍之
計勝君之
機在此

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
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
百數。雲軍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
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輜糧城積。弩亂發。矢
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
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
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更士皆厭伏。六月已
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

諸志印卷

八帝紀

二

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
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
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死
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死下
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膽
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
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
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

殺中愈精

諸志印卷

八帝紀

三

者相騰踐奔殛。自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
如注。渰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
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
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
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
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
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十石以下
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

諸志印卷

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
傳令。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
破數十通。紹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
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父乃駕

去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以火德九縣。輒回三

精霧塞。九縣九州也。三精日月星也。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

命靈貺。自甄。甄明也。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貌

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雪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

傳後略
劉氏
王郎

劉庸代紛紜梁趙皮劉皆殺也謂公孫述稱帝於庸
王郎三河未澄四關重擾謂朱鮪等據洛州劉盆子
入關殺更始神旌乃顧遂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
發掘諸陵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赴雄斷於赫有
道靈慶既啓命系隆我漢

系隆我漢

明帝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

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晉

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

日應門聽政之虞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

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

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昭鳴貞潔慎匹以聲

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

御見有度應門擊鼓人上堂退及宴處體安志閒

正容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邪

而致忌耳詔曰昔魯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于有

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

奢靡生者無棺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

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

明帝
近傳
不雅

諸史品節

天帝紀

四

此章亦
引用

章帝癸巳詔齊相省水統方空穀吹綸紫色鮮紫也言

水釋名鈔也方空者鈔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

之方目鈔也綸似紫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鈔也

前書齊有三服官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承

故詔齊相罷之暴秦襲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黽類而

孝宣皇帝以為去聖又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太小夏

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

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

顏氏謂安樂大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頗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

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

儒其正經義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

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

不德上累三光震懼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

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墮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

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獄四演及

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

諸史品節

天帝紀

五

加肅敬焉

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二及側席謂不正

賢良也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謂子大夫之

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

臣以職不直以言諍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華疑難正先

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

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

扶微學廣異義焉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

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

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

正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

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

惴惴無華口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

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彊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

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

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后紀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而崇替去來之

其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策承恩色雖險情贅行

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

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

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

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悲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

黨戚至平東海遂巡于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

退之際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

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

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為司隸校尉

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為之

將后隨家屬徙育陽止於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

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官人俱到洛陽以后為貴

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

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慙傷于懷小雅曰將忍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諡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對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鷂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王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和熹鄧皇后詳綬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

皇后傳
細考

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大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替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飾其衣有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官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勞勞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采飾輅駟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官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

二事洞然
人不知
歷也

皇后傳
細考

此一事尤奇

此節尤善
語稱忠信
明決故能
得情

此一節與杜根事相似皆太后失德

諸史品節其卷

太廟紀

十

此亦尉宗
望也

先抑後揚

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長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其得枉實。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康以太后又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覲。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官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者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入。康聞詔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以虛器。直生懷慙。惡書以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歎之來。茲焉有徵。
 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太后爲愛國。是以班母一試。閨門辭事。太后兄大將軍。勝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以問愛姪微。微見別謝罪。太后見勝班昭及許之語。見昭傳也。

內敘曹操
滅漢之事
伏后董貴
人獻帝遇
之詳

增訂四節抄卷

太后紀

十一

子鳳交遺事洩聞遂
兒妻及鳳以謝天下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言未
后所言太后殺杜但溪田之牛奪之已甚根爲過甚也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太司徒湛之八世孫
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
主爲侍中初平元年從太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
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
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
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
徽以刀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
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
三公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
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
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
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
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
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
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
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

之帝以貴人有愛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亮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如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妒害。包藏禍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郝處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還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為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鄉慮。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過。諷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醢殺之。后在位二十年。況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毋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獻穆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園。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為皇后。親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

與王莽元
后事相似
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光武諸王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頗要帶。十園顯宗甚愛重之。

論曰。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名哲之所為歎。

息嗚呼。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以盛書也。前書。日錄。縛方底。今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及至年老。遂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

大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

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

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耻。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

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樹羊。秋霜肅殺於物。樹羊受制於人。雖欲為

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

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

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陛下謂光武所志。無為扶

蘇將。問呼。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閻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

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

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

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

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

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

再得也。耶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

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

天下有喪。弓弩張設其備。間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

更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

便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

更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

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扶蘇死。將問是

三人囚於內官。胡亥使謂將問曰。公子不臣罪當從

將問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彊得書。惶怖。即

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彊得書。惶怖。即

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荆出止

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

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

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

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

恐。自殺。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

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

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

王。具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

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

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

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

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八朝。從封岱

情深詞至

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熲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請魯及堯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熲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承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熲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熲男無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取也今天下新罹大變熲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熲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求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帝追惟熲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務從約省衣足飲形茅車瓦

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傳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寵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救其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扈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反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光武不加
位吳漢王
故以能前
漢不至今
故也而試
心也寵家
以快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閑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益富強。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益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諸已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蓟，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

光武料敵
如此其非
事雖之將

家公之禍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光武不加

將軍鄧隆救蓟。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逐，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蓟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漢記曰：寵妻入驚曰：奴不奴，乃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其妻頭擊其額。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

寵雖可死
然其不義
其封侯者
何則然耳
後必不得
其死

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晝夜後。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

歆引囂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

上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

並入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

何幸。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

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

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

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

時方望為軍師

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卿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鉞。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二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姙慮。

人臣部

明神。極之高祖文皇帝武皇帝。俾隆厥命。厥宗受兵族類

滅亡。有司奉血。鋟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鉞不濡

血。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茹血加畫

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

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

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

郡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等。故新都侯王

莽云云。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

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

方望如臨
之必勝
雄未集
辭高節
述及外
於元等
述夫

光武之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光武之叔
父國之三
老名良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苟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焉。

八恩部

王二

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許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蹕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各崔義謀欲叛歸。蹕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蹕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亦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蹕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蹕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蹕。蹕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蹕。蹕閉門拒守。

光武報王

不恩部

王二

至。昏時。遂清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蹕。蹕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遵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蹕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蹕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蹕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蹕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蹕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人。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蹕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

光武以實
誠望昭宣
其不見吞

事殷但驚馬鈐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
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賊
聲聞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
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蹀躞
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
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
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與將軍兵馬鼓
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
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

諸史中書卷

不與昭

三

昭本意止
欲三分鼎
峙無心也

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
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關
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
述軍以故屬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
可擊之狀帝以示關因使討蜀以效其信關乃遣長
史王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虛未宜謀
蜀帝知關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
正君臣之儀初關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欽援
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關不欲東連遣使深

昭君臣計
不欲內附

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
來歙說關遣子入侍關聞劉末彭寵皆已破滅乃遣
長子恂隨欽詣關以為胡騎校尉封錡羌侯而關將
王元王捷常以為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
元遂說關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
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
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
建泰豐等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
援諸將武騎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諸史中書卷

不與昭

三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
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
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據隘自守曠日持冬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
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
關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
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漢記曰杜林先去餘
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
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關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
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

隴蜀告曰不禍福。蜀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誠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蜀復遣使周游諸關。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蜀。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蜀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蜀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州乃詔蜀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蜀復上言曰。水險阻。棧閣絕。敗。自水縣有開。蜀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水為閣。道又多設支閘。支柱。障閣。帝知其終不為用。臣欲討之。遂

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蜀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四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蜀戰。大敗。各引退。蜀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蜀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

救臣。蜀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

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蜀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蜀書曰。昔崇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蜀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堅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自不欲報。蜀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蜀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蜀將步騭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蜀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今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蜀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會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蜀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蜀不從。故去焉。六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蜀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

援執秋。蜀將步騭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蜀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今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蜀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會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蜀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蜀不從。故去焉。六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蜀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

援執秋。蜀將步騭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蜀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今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蜀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會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蜀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蜀不從。故去焉。六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蜀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

王通

諸葛亮

不

天

塞鷄頭道平。邯鄲在亭。蹕自悉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由舍助。晡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蹕必敗。滅而與平。邯鄲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歙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復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口。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擊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蹕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蹕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蹕卿將雲集四境。而蹕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執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燕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令蹕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

諸葛亮

不

天

可爲怖懷。其斷之心。曾參之有識。邯鄲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蹕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蹕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余李育保上邽。詔告蹕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爲黠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黠布。蹕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蹕起。月餘。楊廣死。蹕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君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蹕歸。蹕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蹕。九年春。蹕病且餓。出城餐糗。糗盡。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門。望緄。蹕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城。蹕少病。蹕吳門。蹕都門名也。有緄羣山。王元周

宗立鄒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款耿弇延等攻破

門周宗行巡衛字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

京師以東純以巡衛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

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

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王惠孟錄曰平陵

田於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力才氣雄於

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

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款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

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歸援旗紆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

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抵雖隘非有

百二之執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

征伐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

棲有四方之衆四方雄傑皆皆士至投死絕亢而不

悔者矣夫功全則舉頌業謝則累生回成喪而為其

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

之聞命不由人力能回焉此議者寡故未若歸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

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讓西伯也嘆笑也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後父仁為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

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

理姦盜不繁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

正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桀各起其縣以應

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

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

應成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

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

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

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

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

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攻

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二年秋更始遣

李熊之勳
稱王

李熊之勳
述稱帝

詩文新集卷

人禽選

三十三

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
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
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述曰方今
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
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
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
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叩峯君
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
丘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

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
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
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
堅守而力農粟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
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
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
與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天子

詩文新集卷

人禽選

三十三

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
有光耀還以爲符瑞因刻其堂文曰公孫帝建武元
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
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
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越雋任貴
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
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
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東據杆
名並屬巴郡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
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
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
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
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收守印章
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
與呂鮪徇三輔光武之三年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
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
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

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存數縣戎汝南人初起
 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
 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
 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
 江關下臨沮夷陸間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
 不能尅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
 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
 稱黃述自號曰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識記以爲孔子
 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樞曰孔子爲
 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
 十二公家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
 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
 攝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
 並河圖各也援
 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乙卯也述言西方太乙卯也述言西方太
 守能軌絕卯金也五德之運實承赤而白繼黃金
 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
 奇反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
 之而與述書曰圖識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金

識其

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乃復
 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
 主玄印等爲符瑞言不
 足數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
 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
 憂天下神器不可久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
 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
 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詭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
 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
 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
 却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劉有雍州兵強士附
 咸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
 解踴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
 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
 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
 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聞
 使召囂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

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漢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平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實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鳥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政誅殺而不見大體嫁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國中侍中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鑾旗旌騎陳置陞戟然後輦出房闥又

立其兩子為王食健為廣漢各數縣群臣多諛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路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臨駟敗弁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曰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曰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述隗主破者復如此矣俄而隗將正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太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廣將軍馮駿等拔至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因據荊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郡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王若之言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大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述敗

述死守不降亦入降

諸史品節廿卷

一八金孫述

三八

述敗

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訐受害。自疑。今以時目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旦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卽七星橋也。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成門。成都北門有二門。其西者名成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墜馬。吳漢傳云：漢軍高平。奔陳刺殺之。左右輿入城。述以兵

諸史品節廿卷

八公孫述

三九

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當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麕啜羹。二者孰仁。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君烹其子。良失斬而遺之。美樂羊。樂之盡一孟而攻拔中山。將弔人之義也。初。帝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

有違江山難侍。

王郎偽詔

詔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和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前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春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晉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不衛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動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

八公孫述

四

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十石皆聖公所置未親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終

融書詞元

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未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離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道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聖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任黨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茲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異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諒關口陳區區及至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六

不實融

五

高平會黨及叛道絕馳還遣司馬肅封間行逆書帝復遣肅封賜融友書所以慰籍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陳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文修士兵僕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千何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皆山東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

融書詞元

原缺第一至四葉

壯健

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

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問道猶迷不南合子

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虛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

救而輕近敵公孫述而輕光武也特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

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微功於義倘言違義也且初事

本朝積首北面忠臣即也及違弟相送慈父

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

春秋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

生人轉於溝壑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

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

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人得遂廢幼孤將復

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懸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

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大過

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竊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跪請師期

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

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姓者為一宗

故曰五宗言景帝以實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

也魏其侯列傳實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毋

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

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

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

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魏其書痛入骨髓臣見之當

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

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實自知失

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

解排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

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

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

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

金城太守居其郡魏其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

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侯車駕

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

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驅使致遺四

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鬻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鬻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又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鬻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鬻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鬻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

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也且有尾相資鬻執排逆排逆謂促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君兵不早進又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也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平郡有胡名高平今原州縣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適注也是時軍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皆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

軍上章劉乃南朝廷之禮焉當上心

宣旨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諸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又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馬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京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還口達至誠金還安上之弟孫安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

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忤怙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還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宅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著辭且自便令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臧洪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

諸史記世系

八實錄

十

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暮遣中常侍申謁者帥其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暉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亦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賈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也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羌校尉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中呼將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

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實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府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實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

諸史記世系

八實錄

十

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大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沘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此處遂不
及張安世
子孫

區單及施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
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匈奴五
月大會
龍庭祭
其先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
因依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
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
曰鐫王師今征荒裔勦凶虐今戡海外覓其邈今亘
地界封神丘今建隆嵎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
碑負者謂之碣嵎碣也協其
交熙帝載今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

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其年。不離
 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
 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
 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
 家。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授。相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校尉。今是時。負為護。使役人。賓客皆依援。
 轉游漢中。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盡堅。老當
 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
 歎曰。凡殖貨財。以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
 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綴。王莽末。四方兵
 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
 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援為
 新成大尹。及莽敗。援乃自時為增山連率。與援俱去
 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
 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綬為綬德。將
 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帝於蜀。遣使援往觀之。援
 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
 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
 制都布單衣。都作答。記曰。答布千匹。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案文曰。都致錦袍。無極皆布名。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旋騎
 警蹕就車。聲折而入。聲折者。馬嘶也。警蹕。官屬甚盛。
 欲援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
 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
 飾邊幅。言若布帛。修飾其邊幅也。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
 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
 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
 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
 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
 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
 蜀。述嗾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
 人而簡易若是。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幃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過黎丘。轉至東海
 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
 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流言。及京師得失。流
 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談語。日夕

諸葛亮傳

天馬

本

至且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聞心見誠無所隱伏。問
 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
 比。翼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知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嘉飲酒。翼意不懌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
 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
 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
 苑中。帝許之。會翼薨。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
 詆責。譬於翼。翼然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
 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
 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
 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
 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
 與隗囂本質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
 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專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
 憎主人。左傳盜憎主人怨其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
 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鈞

諸葛亮傳

天馬

本

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
 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翼將高峻任
 禹之屬下及无豪為陳禍福以離翼。友黨援又為書
 與翼將楊廣使曉勸於翼曰。春卿無恙。春卿楊
 翼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
 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
 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懇懇以致側隱之計。乃聞
 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謠邪之說。游翁王自謂
 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
 內。過存伯春。存伯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
 疑轉鹿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
 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
 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也季孟
 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
 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
 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及薄之。季孟

援言蓋
謀金城
帝然之於是詔武成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

客人在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侯塢小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又遣羌豪楊封聲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

甘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至君長賜印綬帝

悉從之為罷馬城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

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氐道縣屬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

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

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

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事援輒曰此

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郡當邊戍丞為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

得返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

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請閉城今蘭州縣也援時與賓客

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曉狄道長歸守

寺舍曉喻也寺良怖急者可狀下伏良甚後稍定郡

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

後五錄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

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下餘條乃

隨牒解釋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目還京

師數被進見為入明須髮眉目如畫開於進對尤善

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

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

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初卷人維卷維名屬河南郡怒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

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祀神化不死以誑惑百

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曉城曉城名屬江郡殺曉

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

之獲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

廣等斬之又父姓女子徵側及兄弟徵貳反徵側弟

立為王於是征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

印書伏字大外衛城卑令印皇字為白下羊承印四

下羊對印白下人八羊一師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

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慈以扶

韓侯

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又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車人為車行行山者欲長較短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為郡掾吏殺則利長較則安御款段馬形段遲緩也

韓侯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耶矣致求盈餘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漆上霧霧氣薰蒸仰視飛鳥跼蹐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復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也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公為封溪望海

三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外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略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列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裴氏廣狸鞭鑄銅為鼓狀唯高六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懸鼓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銀執以叩鼓叩鼓還土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骨法骨法接實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親見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韓中昂氏骨法齒謝氏骨法屠髡丁氏身中備此數

韓侯

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外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略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列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裴氏廣狸鞭鑄銅為鼓狀唯高六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懸鼓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銀執以叩鼓叩鼓還土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骨法骨法接實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親見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韓中昂氏骨法齒謝氏骨法屠髡丁氏身中備此數

依儀氏韓中昂氏骨法齒謝氏骨法屠髡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爲法援綱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至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中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欲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渾服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縣簿欲厚而後膝欲薄也腹下欲平滿汗滿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腹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堅如石齒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入孟翼名有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戡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王奚用相濟翼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爲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乎爭中邪翼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凡入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若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二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

太馬集

主

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武陵有五溪謂雒溪沅溪澧溪辰溪沅溪也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黎氏之子孫也上俗雄作熊貓作明池作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二月到武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陵東從充則塗夷而

太馬集

主

此若不到
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
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不為報

不為報

不為報

不為報

不為報

運使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乘
 日曹種不如進壺頭益其喉咽也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舫
 不得上會暑其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因乃穿岸
 為室以避炎氣壺頭山邊有石室即援所穿室也室
 內有蛇如百斛餘大云是援之餘愛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
 莫不為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
 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
 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般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
 御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單
 胡到一處輒止言以商胡所至之
 處輒止即實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
 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於宿懷不平往援
 其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
 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
 子也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入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安是非正法謂
 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

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由父母之
 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曰無擇言
 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
 良豪俠好義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
 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
 類狗者也故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
 郡以為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于孫效也季良名
 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詔保為行澤
 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
 嘗固以之結交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
 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
 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迹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
 屬南陽
 郡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
 州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
 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
 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

明詩文序
此書七武
至死不
始白

南史卷之七

本馬援

幸

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焉武與於陵侯侯昱等
徒侯霸皆以章言其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
之干也
喪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地豪葬而已裁他也豪葬
坐時權勢故稱豪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援妻孥草索相
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
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
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
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大臣曠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
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
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恩侯馬援援自西州欽慕聖
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
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
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計聞國計狐疑衆營
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異路斷
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帝命漏刻拔奉詔
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

南史卷之七

本馬援

幸

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
敵人隴箕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鏖
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
土多障氣援與妻孥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
克平二州開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
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
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
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
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天之言橫被
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
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
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
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
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
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

朱勃字

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
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
伏田里竊感榮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關庭

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侯援
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甄矩步者同於皆中規矩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

諸史品世卷

不馬援

主

以馬援之
賢尚不知
朱勃然余
白免於此
勃也知人
之難如此

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
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

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不詔曰告平陵令勃人
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
子若孫勿令

遠詣關謝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
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

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
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用

杜李氏
援先兄

氣自持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解果與司隸校
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蕭復出入

北官及王侯邸策援謂司馬曰種曰是援行軍之元名為天下重臣以住海內日當安耳但憂

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藩侯王子不許交還賓客若多通
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

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
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

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識种人也策

諸史品世卷

不馬援

主

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
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

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失
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

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
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

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
敏援甚許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

卿亦大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且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
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
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及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諸史品節卷之

諸史品節卷之

馬援

馬援

卸形

卸形字偉君信都人也形聞世祖從前還失軍欲至
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嵩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
匹結路迎世祖軍形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
郡之助而兵糧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
還長安形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
父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陰道以
迎之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
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
又上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竊趙之
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
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
重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
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城民不肯捨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
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形為後
將軍和成太守如故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者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

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嘗謀夫景同邛彭之志名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邛彭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邛彭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甲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詔避狄固爲安全但恐危駕之去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邛彭皆一代之名臣也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八

後漢文

功臣序出中

觀記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豪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委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孰疑則隙生力作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鉗戮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棄業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弇之鴻烈分土不過太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八

不邛彭

美一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八

不功臣

一

課職責答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直繩則虧養恩舊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登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散未遠謂兼勲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親望故不得難塞也若違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散未遠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名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三公故功臣不用是時則侯惟高家固始膠其餘東二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

雖優以寬料。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
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曰。此謀反耳。陛下起
布衣。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故臣恐謀反也。
傳曰。光武以侯爲并州牧。帝引侯。因言。選補衆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
鄭興又戒功臣專任。興曰。道成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
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畫其外。又有王帝
李通。賈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朱暉字文季

朱暉 子穆 二傳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
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
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婦
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
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
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
以病去。卒業於大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

朱暉字文季

朱暉 子穆 二傳

高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
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諸侯家丞。暉遂閉門不受。就
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
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
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
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
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
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
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
遽以白。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
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帝聞壯之。及
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初。暉同縣張堪。
素有名稱。官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
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
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
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

宋常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相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顛隊阨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厲及極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箕執地

諸葛亮傳

宋

四

親重美有以扶侍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侯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推折惡類則福從之矣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濟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嵩樂巴等而明

年嚴肅謀立清河王祿又黃龍二見沛國其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嵩為從事中郎薦巴

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豹圖引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虎豹圖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責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責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

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天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

老氏語

老子語

五

行謂之德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詩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意於絕纓楚嚴曰絕其冠纓告王起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頭緇人之爵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操爵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

高世祿
名人物

始月
自妙

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獲人之者敦。
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深明此道。
可以為訓。故誠其兄子曰。吾家世聞人之過。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言而違。則聖賢
復之上世。近則祁吉張子孺行之。漢廷。不察史曰。大
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名遠。權。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挫不
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
相誹。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修。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
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愛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
見之。而不能自還。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
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貧士孤而不
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韓安
國為
漢王太傅。生法。失官。安國以淳干以貴。執引方進之
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
言。程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姁子。封侯。陳
言。父。能謀。諫。為尤。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萬之
也。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

收錄
前到
已有此格

史記

史記

史記

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
前。而莫繼於後者也。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報。繼
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故時敦俗美。則小
公感惜。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故時敦俗美。則小
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
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
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俗
風有棄。早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
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
援之新節。鄙二幸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
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曹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
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
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
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
懷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累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
違之如赴壑。本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群公之
首。一目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嘗

和帝已立
十年改元
永興

和帝時事

和帝時事

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
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滯
令充是公賦既重私歛又深收守長吏多非德選貪
聚讎讎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
下吏人酸鼻道路嘆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
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
悛卒至亡滅晉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
歲耳而財貨盡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
揚之間幾成大患九江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
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
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
實莫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復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
之解乎冀不納而縱放日滋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
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其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
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
漂官人庶幾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

八子書

八

諸葛亮集

未子書

九

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
侍並以椒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
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
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
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偕為輿璠玉匹偶人玉
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著以
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
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
勿書石形以為重負忠義欲為畫像置廳事上檢留板書曰
之木綱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大學書生劉陶
等數千人詣闕上書帝覽奏赦之穆居家數年朝
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
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
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
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
更上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
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侍執
枯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云

卷之十三

年辛

已見前

諸家傳本

云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憤懣發疽延壽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疏

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處恭機密

守死善道宜家族龍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

集奏教書詩記頌凡二十篇泰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

自寓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議謚曰貞宣先王

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

泰山松書曰蔡邕謚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謚

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棄

世載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

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

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

義詩載識朋之誼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

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

者之方焉至乃由實衡霍之游客廉頗程公之門賓

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候生豫子

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身以利害移心懷德成

節非夫父昭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

少全因絕同志之求當彼生散而志得朋之義蔡氏

貞孤之旨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

貢萬陳遵張柬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朱穆絕交論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

趨業無私游之交相地以公朝子會以禮紀否則朋

徒受耳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

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于來不忘于君犯禮以

進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

求蔽過竊舉以贖其私事皆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以

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賄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

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之敢塞游蹤蹂躪而莫之禁

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

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百言以補往過時

無孔望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

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

不真物我

昔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毋憂乎。親解線絲。入豐寺。及我爲侍青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及反因計。以詔相與。足下豈丞相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詔爲榮寵乎。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索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餓則木攫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味。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未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蔡邕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誹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致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勢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於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

蕭書節中卷

六恭覽

十一

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感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未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樂盛也。便交而可廢。黍其慙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憐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

商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右交誼三篇。然范曄助而鐸其失矜也。宋穆貞而孤。其失激也。伯喈清而婉。其失微婉。三君異辭。工手同狀。要之其屬未定。

許荆

循吏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曾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家有別居。於是共割財產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鄉人皆稱弟。

全二弟

不孝

古

辛成已名

充讓而鄙武。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三弟年長。未獲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生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皆皆在荆。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滅絕。願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太守嘗行春。到萊陽縣。人有將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臧。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

循吏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文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全二弟

不孝

古

供養。加鳩其毋。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寃。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寃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哉。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縣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無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父趾北境。常通商販貨。

羅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
遠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
死餓於道。曾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
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良
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曾既不得進。乃載鄉民
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
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曾曰。
臣前後七表曾。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
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
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曾單身謝病。躬耕釐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
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
土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河而樂之。數曰。安得賢
白吾門左右。客十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
朝收市。征暮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
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也。上之毛。腹下之義。無尺寸之數。
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而沈淪豈
右。客十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義也。而沈淪豈
耕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柘
紉盡。而忠貞之節。求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天

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槩木朽株。爲當棄用
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早
曾之姿。超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
會息。亡身進賢。曾息。秦大大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終
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後公威。而捕出曰。臣
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諱。詩外傳。曾竟不見用。年
七十卒于家。

仇覽 循吏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青生。淳默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
盈室。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
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全足帥英雄四集。志士
交結之秋。雖移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
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
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謂之。遂請留
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馮緄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
疾惡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

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誣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
遼東。討尉儼。儼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
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
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正。上。并罪。無晚
煩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微奮抵罪。長沙蠻
寇益陽。屯聚積久。合二萬餘人。又武陵蠻夷悉反。寇
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
南。皆沒。於是拜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
策組曰。蠻夷猶夏。父不討攝。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
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
軍素有威猛。是以權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
寡擊衆。至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
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
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
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饑饉。帑
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
所遣將帥。宦官輒唱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親性烈
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

度尚

疑荀曰。無循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璽書。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組以財自
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組軍至長沙。賊聞悉請營
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
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
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組將傳
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
理。尚書令黃劭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
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官者同郡侯覽視。因得為郡
吏。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饑尚開
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
部。見尚其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八千人。
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趾刺史及蒼梧
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立討。

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古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潘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闘志。尚計緩之。則

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刎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目適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求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轉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楊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璆入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順帝時
帝時
帝時

人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車設弓弩。剋期命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旋。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表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述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罪。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竊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免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宜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孝行

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

毛義
孟嘗
江革
劉般

此段亦能
發其孝友

晉書卷第三十八

六孝行

卷二

孝行

生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償。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

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封宜平侯。帝嘗

光武時

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

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燕輒

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

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

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

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

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

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

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

公卿者。弘嘗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

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微之笑。

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

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

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

威及同郡范滂孟博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

千人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縣軍知天神乎。赤

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

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

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

深相敬待。以為侍書。後因疾告去。辭還林舍。嘗覆

欲令疆起。遂稱爲驚。驚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也。東觀漢記

記曰。林寄寓地終不降志辱身。至若高唐莫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

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間

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囿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

成物故。囿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

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

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

去。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

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與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出以示宏等曰林流

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

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

諸生無悔所學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

郊祀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

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

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論曰太威彊以自禦方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

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陌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

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

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

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

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

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烈

兩入擁相厚然問

厚然問

卿祿常有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寒明

寒明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

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

學博通書傳以前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

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

及隨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

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明心傷其

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明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

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

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卽知所犯不道故多有

虛引其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

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

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

帝怒曰史持

兩端促提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

兩端促提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

急而關里自開斯豆天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
道邪乃會入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
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未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
求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
侯遷楊州牧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
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威貴重
求以事効良大不敬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
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未
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復罪司隸所不
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祠諫家
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
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思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馥坐事
建武十五年故未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
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未至城牟
詔書迎拜爲兖州牧便道之官日君展夜骨能邪露
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惟恤視事三年病卒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
有劇賊太守賊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
守尚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
由是知名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便封
胡降檄檄軍書也若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
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
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
臣之子復爲司隸也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
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
之舊今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建初元年
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復災
書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
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
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
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
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
繼絕死生復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蘇竟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

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

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

邊多惟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

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

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

兵據南陽陰縣為寇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時

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

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

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

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

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遊陳平知項王為天下所棄故

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

延岑字子屈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千又何以

加陳平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

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

首領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

友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稍論當世疑誤視

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上可圖非與或

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你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

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亦制秘經斷秘之經

見即玄包幽定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秘藏之

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

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

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

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假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

士作書亂失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

有師曠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次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

方熾感星西方太白星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太

白出入過度熾感進退見態熾星繞帶天街咸星不

舍氏房前書曰卯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

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

野客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卯為房心

尾為燕分滌陽是也寅為尾集東海董憲迷惑未降

其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託言發兵。實避其。

隋史品節卷之二十八終

諸史品節卷之三十九

後漢文

相榮

本榮事亦厚

相榮字春卿沛郡龍元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問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

相榮

一

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

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皇弘。帝曰。俞。往女諸。因拜榮為博士。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孔安國注。伏者何歟。榮也。

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榮弟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皇弘。帝曰。俞。往女諸。因拜榮為博士。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相榮

一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陛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帝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前代儲君。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

同進道

進三公東南書後四百石除太子報書曰莊以重蒙

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

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臨

而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

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慎疾加餐重蒙玉體二十年拜為太常樂初還倉

卒與族人相元卿同饑尼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嘆榮

臥但甘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

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榮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

謝承書

八補榮

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

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常幸太常府

令榮坐東而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正蒼以

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

嚮恣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求

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官也謂明每大

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下說諸下語乃封榮為關内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

而諸說之也前書按順十有餘年前云日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

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乎涕賜

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

失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帝親自

其具視喪送葬賜冢坐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

四百石都讎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子郁嗣

論曰張佚計切陰侯以取高位尼言犯衆義動明后

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受爵

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

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及麇以罪

作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

邪幾於辨矣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

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

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

問候上徵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

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

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相譚

相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

一八相樂

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當王莽居攝。天下之士莫不競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

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

譚雖醇正。有法亦是作家。

湯但宜于。實不宜議。

六相譚

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

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指高祖時事也。先帝謂高祖。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謂保官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取稅謂舉錢輸息利也。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既趨走。備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事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識多。以決定嫌疑。又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

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說。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方伎醫方之家。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緯書也。命之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譚云。矯稱孔丘為。譚記以誤人主也。臣謹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儒同之俗誣。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入臣生。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謹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軍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臣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

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誅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東觀記載譚曰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繡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柰何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稱自裴焉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父本世徙杜陵祖野玉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華橋嘗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東觀記載譚曰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繡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柰何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稱自裴焉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父本世徙杜陵祖野玉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華橋嘗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摩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母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闕存身賢智之慮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息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

召公也愛社其棠而況于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主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

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

摩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母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闕存身賢智之慮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息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史記卷之

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有非於世
有獨見之慮其贅於人微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
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追及無鹽與
赤眉戰死街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
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街因以計說永曰街聞明
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
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
石令聞不忘今街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
久矣始自東郡之師莽居攝元年正月長起兵於東
莽奮其地為西海郡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
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罕未解兵連不息連引也刑
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食
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
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
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駘藉也四垂之人肝
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率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

六馬街

十一

大章婦咸懷怨怒皇帝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
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作嘯長驅武關破百
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乃拜將軍九雷霆四海崩卷
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
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
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
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德順驚風而飛鴻
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
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冤結
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
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
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
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將定國家之大業
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
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孽賊安其疆宇況
千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
可以忽也且街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
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邯鄲謂王郎而大將軍

六馬街

十一

此說不延
據其才陽
在更始除
圖日嗣之
計

諸史事節主九卷

六馬街

三

此與田邑
同心結盟
以與更始

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賊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
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
逼彊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
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
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
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
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
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
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
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
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
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
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
迹。垂井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
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
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也。太原狼孟縣
名屬太原
郡與上黨太守田邑等。凌士打衛升土及世祖

本付切與
田邑同心
結盟陽為
轉漢陰日
圖順為三
分七同十
計不意田
邑乃留陽
先歸洛陽
以此成陽

諸史事節主九卷

六馬街

十

即位遣宗正劉延政。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
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
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
求衍。求衍等疑不肯降。而念邑昔前約。衍與邑素重。
任衍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
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
赤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
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天子黨之。
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
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安
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吳嬰臨
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郿。曾以晉魯不喪其
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
無挑萊之利。謝息得挑邑萊山故。而祓咩人之心。蒙
降城之耻。竊為左右羞之。且邾賈其竊邑。咩君以要
大利。曰賤而必書。昔車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
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肯此而身名能
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

貞之節立矣

身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

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削符之書

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食上堂

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堂覆

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

李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

故陷終身之惡穆子叔孫也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

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遇為聖

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殤於時無與

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

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問者老母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耳節乎若

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

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

在忠義可立維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

上堂黥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軍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賞誠知故朝為

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鄠也隴西此地從風

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此言明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

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

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抑

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

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

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長敬通君長鮑揭節垂組自相置立蓋仲由使門

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鮑

行將軍事安其并州據兵屯太原而河東畔田兵不

入原以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疑之也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疑言不征

不窺太谷不窺言不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

國權日損三正皆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

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主亡一歲莫知

定所虛冀安言為未欲保安自據為君也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

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播太山

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

隨赤眉在北求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祁州縣

情以不
身不顯
之從進
下不餘
又有餘
諸不足
也

卷

六

七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感百姓。求遺弟升及子
壻張舒。誘降潁城。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臣先及城門內兵殺其縣長馮吳。立故
潁縣名爲上黨郡。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求
降。求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
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人。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府卒。求衍審知更始已歿。
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但以幅巾飾首而已。帝怒。衍
等不時至。求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而衍說下懷。衍
獨見求。求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置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
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
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
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
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
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

北。漢書
卷之六

卷

六

七

衍爲狼孟長。以罪權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
見者。欲毀君也。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
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
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
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
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
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聚之則親。以文帝之
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
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
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
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
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
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於下氏。五侯參。爲中山王太后後。爲哀帝相。而臣
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而臣
衍復遭操擾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

諸東臨幸奉

木馮衍

九一

不用又不得其文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廢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
 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
 數欲本業之紡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不受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咸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而怨讎最興讖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權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昔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太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翔翔與時變化去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傲黨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父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懷情悲天伐水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

蘇長史起此筆法

諸少卿印

木馮衍

手

位食祿三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葬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新曲豈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街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者盛德於前車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收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誅其道彊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人作則自厲命其篇曰顯志。不錄顯宗即位又多短

行以文過其質遂廢於家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

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

節奉使金謂印紫謂綬揭持也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

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哀賤而

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

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若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書記說自序官

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

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

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

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

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

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

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

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

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

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論

龍光顯節三卷

六馬行

圭

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

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壁得矣夫納妻

皆知取置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如情易

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此

以上皆華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

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夷既降執義守直既行

以見屈於既往也之於已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

人見衍被黜彌難於將來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與陰就書曰衍聞神

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

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懇論義

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

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

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

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鄒語曰

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

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閭

棺之日鬼復何恨

龍光顯節三卷

六馬行

圭

此書曲附

不列朝

事所出
要似非處
家之道

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墮堦於時。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千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謾口嗽嗽。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

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立。紡績織紵。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懷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殺。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侶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藉藉。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嫌殺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卑。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還復。舉宗達人。解脫。訶如循環。口如布殺。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豹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

街與妻弟
共門之
惡人所不
及和者撰
諸略

詞與情真

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關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新金和部三卷

八為軒

三

東觀記載田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倖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祗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

東觀記載田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倖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祗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勿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湮城。破生長之國。壞父母之鄉。百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衝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

新金和部三卷

八為軒

三

頭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嘯。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于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誅。春舒也能。吳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無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

千餘歲已見諸子品而矣故此不刊錄

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事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固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足危自上起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播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臨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跡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入復知漢乎彪既疾蹕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蹕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茂才徐縣屬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

此謂左氏定京師人又謂國語左氏所撰誤矣說見國語存首

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本初武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楊雄桓譚揚雄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識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檇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杌之事遂聞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史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漢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詩本戰國策採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本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

移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也。則
 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
 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蔽傷道。所以遇極刑
 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野。文質相
 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
 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
 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
 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
 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
 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者項羽本紀。又陳涉
 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細意委曲。條
 亂當世家而編之列傳。進退之宜也。細意委曲。條
 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
 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
 不齊一。謂刪落繁蕪。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者。其字
 之皆為人。並不顯郡之類也。
 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蕭曹者平陽人也。張釋
 今此後篇。慎敘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
 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

徒王泥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
 保多闕。彪下書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習誼以
 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
 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為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
 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
 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師太保。大南官括
 散宜生。左右前後。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
 瞻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
 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異子。言哲王之
 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
 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
 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聞其人。
 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
 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
 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
 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
 因坐東箱。省視。普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且旦請問
 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太子漢一人。秩千石。中允
 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徹巡。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也
徒為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
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
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
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
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諸史品節卷之四十

後漢文

班固錄其辭章

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
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
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
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
詣闕上書得召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召請校書部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
臺今史六人
秩百石掌
書劾奏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

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
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
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
闕而不錄故探撰則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固自永
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
其甚重其事學者莫不諷誦焉固為郎後遂見親近
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
西傾固感前世相如詩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
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

供之論

西都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其南陵夏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南故曰二嶠石界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

以虎視。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秦建策留侯演成。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上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間閭且千。九

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其三在道東南

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鰲

見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杜霸謂杜陵霸陵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史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犂諸

夏兼其所有。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

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

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

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蟠。

決渠降。雨。荷車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史記曰韓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造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河水首起谷口尾入漆陽澮山四千餘頃因名曰渠後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梁市為雲決渠為雨澮水一石其泥數斗通溝大

溝。溝渭河。河。舟。舟。東。東。控。控。引。引。淮。淮。湖。湖。與。與。海。海。通。通。波。波。

渠通渭史記曰渠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其宮室也。體象乎天。

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樹中

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

虹梁。列禁楹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周禮王作中天前書謂何作東闕北闕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漢文曰禁復屋之棟楹桴也翼屋之四阿也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閭房周通。門闥

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徇以離殿。別

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

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宋

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室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增繁業

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

宴。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坐。不。呈。材。牆。不。露。形。象。以

史 132-688

六
城
固

四

讀史歸四

固本培元

五

32-689

是後宮乘輦路登龍舟。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滌
淡浮。輦車也。祛。板及淮。南。子。曰。龍舟。輦。首。浮。次。以。虞。社。舉。也。漣。隨。風。之。貌。也。漣。走。濫。反。遂
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嶷。東薄河華。
西涉岐雍。官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薄。迫。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修族世之所嚮。
工用高曾之規矩。

東都

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諸葛亮四書卷下

二 東都

本

觀此二賦
則西都之
勝舉一而
之矣。東都
之美。百
而不聞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
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旄
掃電。旌旗拂天。吐燭生風。吹野燎山。西盪河源。
東澹海澗。北動幽崖。南超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
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襲水
懷。奔走而來賓。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於是百姓滌瑕盪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

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且夫辟界
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領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汾
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
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
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復法度。翼翼濟濟也。
子習秦阿房之造。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
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班超

諸葛亮四書卷下

八 班固

七

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
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卽超與母隨至洛陽。家
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
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研。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
生耳。一作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
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
相也。父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傭書受直。

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六人。私

即主支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

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

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

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鄯善王廣本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

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

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

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

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

鄯善破。隨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計已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

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

鄯善

天大風。超令千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

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

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

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超

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

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實

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遣使使西域。帝壯超

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

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

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

護其國。超既西。无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

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

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字並作驕。馬。超密知其狀。輒

詐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

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懼

恐。即殺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明帝

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
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
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繁城九十里逆
遣吏用慮先往降之初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
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
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除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
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
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
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渠犂城去長安七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
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
繁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
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
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
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
至于真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
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六

明帝

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
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百里南與疏勒接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
率疏勒康居等兵拘捕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
康居國去長安萬里康居國去長安萬里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
國乃上疏請共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
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
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
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
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
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況乎公卿大夫
漢之感而無鉏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
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唯
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
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願
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
則慈領可通慈領國也慈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
待于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

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此敦煌郡書聞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大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友。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起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僭什自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起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起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起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所將起非大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起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傾心起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朝

矣遂去其妻帝知起忠乃切責邑曰縱起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起同心乎今邑請起愛節度起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起曰邑前就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起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起故今遣之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起起因發疏勒千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嘆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起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起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起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今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起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起起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起起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起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

此處妙

夢車降

諸葛亮第四十卷

入班超

五

初月氏

龜茲降

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咸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

西域記

於八國兵討焉者

諸葛亮第四十卷

入班超

五

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幹城徐幹也。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絲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賞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

計斬

西域五十
國皆約

諸本中第

一六

十六

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

腹父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所緣逃亡

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

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八馬玄車

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並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

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

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

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石

破白山臨捕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

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

覆沒都護弁及吏士先命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

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

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

從改立其王而殺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

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耻以報將士之讎

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

為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

孔融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不私

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

魏略曰熙出在山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

舍后怖代姑膝上帝令李頭就視見其顏色非比太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

昔肅慎氏不貢楮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

年餓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

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

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

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

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

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

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

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

漢屈原不鋪糟歌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

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
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
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
損今令不棄又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
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畿內不以
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
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太業山陽都慮

鴻豫山陽

八孔融

太一

操書解

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江表傳曰獻帝
時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
處舉劾曰融昔宰比海政散人派其權安在遂與融
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處從光祿勳
遷御史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
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
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
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融錯念
國難初於表益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
於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
惜守拘邑二人爭權相
攻遂殺欽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
因反擊焉

昔廉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
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
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中夜而
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
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
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
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
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

聖表

八孔融

九

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
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言所不逮
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
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
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父被其
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
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
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冠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
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

誠無所至也。晉侯著其臣所爭者太而師曠以為不
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
辱利軻嘗游榆次字蓋最論劍蓋其怒而目之荆軻臣去不知貶毀之於已猶
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
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
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罅當以無用罪之耳。各有所居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有樹郭者它者奉尊嚴教不
法堅如石厚而無罅願獻先生不敢失隊都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援卻穀不輕公
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也

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融成公之喪使子叔
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私不將公事遂入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
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更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
言至意終身誦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
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
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
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也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
在不得篡位也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
終身後謂曹丕受

稱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貞園委屈可以毋其
生哉國即劉字劉謂劉圓無稜角也每貪也言懷慄
焉鵠喙焉其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

蘇氏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
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
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
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
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
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

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
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于孫滿前而
呻吟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
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
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
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尊天若昨漢公使備誅
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
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蔡邕

卓被誅。置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卓陳辭謝乞黜首則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也。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

○
○
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今之言武帝。并指權。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玉身。臨刑故微文刺譏。斯。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吾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齋。仰日月而不見照。燭。

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語平得逆風塵也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阨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塋。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章。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北叟塞上叟也。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臂。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之九。其子獨以破之。故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況國憲倉卒。

○
○
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和氣。執政乃追怨于戶。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釋誨當其有事也。則兼筮並載。援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軀圓。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僎。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贖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藉。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

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
 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
 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
 貴之譽崇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薰胥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史遷熏胥以刑謂前車已覆襲軌而齏相薰蒸得罪也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
 天高地厚踣而躋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并無景則

日陰食安子見伯常問曰昔吾兄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凡日陰食則并無影也
 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側匿肅急也舒緩也
 見緒復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
 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
 持神任已羣東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
 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藉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繁旋乎周孔之庭手揖儒
 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乘天
 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
 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
 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
 歲之後歸乎其居幸立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也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
 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也非君子之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侯玄玄見而異焉謂曰
 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已及
 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真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
 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寐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
 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
 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

步履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我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後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丁鴻

論曰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繫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曄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也

論亦同

卷一

卷一

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谷者焉

陳登

謝承書曰珪子登字元龍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

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罕有事汜曰昔遭亂至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獨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勉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殊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惜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

李業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太守劉

廷令以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十
君。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
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
曰。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
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文夫斷之於心
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迷聞業死。大驚。又耻
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輩逃辭不
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並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
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恭募

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汎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起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妹請設饌以俟之毋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一
其母曰若然恐累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盡歡而別式止爲郡功曹後元伯寢

原缺

2072241

S

Z121.5

16a



ZW 21181888513741

諸史品節三十九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陳深編深有周禮訓備已著錄是書所采自國
語以及後漢書皆隨意雜鈔漫無體例